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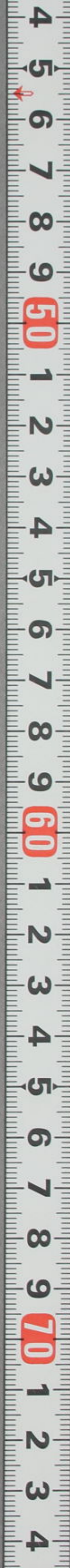


十三經注疏

孟子四

476
120

四



12
疏
卷

波
18
120

東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一上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孫奭疏

所錢文
有翰那
泰西圖
固宜欽

趙氏注

告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稱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

疏

言也以此告子能執弟子之問故以題篇

性遂為篇題次於萬章不亦宜乎此篇凡三十六章趙氏分之以成上下卷此卷凡二十章而已一章言養性長義順夫自然殘木為器變而後成二章言人之欲善由水好下迫勢激躍失其素真三章言人之性與善俱生四章言明仁義由內以曉告子五章言公都告子受命然後乃理六章言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趨之善惡異嚮其七章言人稟性俱有好憎或為君子或為小人猶麩麥不齊雨露使然也八章言秉心持正使邪不干猶止斧斤不伐牛山則草木茂人則稱仁九章言齊為小數不精不能一人善之十人惡之若竭其道何由智哉十章言舍生取義義之大者也十一章言由路

孟子注疏卷十一上

求心為得其本。十二章言舍大惡小不知其要。十三章言莫知養身而養其樹木。十四章言養其行治其政。俱用智力善惡相厲。是以君子居處思義，飲食思禮。十五章言天與人性先立，其大。十六章言古人修天爵，自樂之也。今要人爵以誘待也。得人，人棄。天道之忌也。或以招之，小人事也。十七章言所貴在，身人不知求。十八章言為仁不至，不求諸己。謂水勝火熄而後己不仁之甚，終為亡矣。十九章言功毀幾成，人在慎終五穀不熟，莫稗是勝。是以為仁必其成也。二十章言穀張規矩以喻為仁學不為仁，由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者也。其餘十六章趙氏分在下卷，各有教焉。注告子者，姓至篇題。正義曰：云告子名不害者，盡心篇有浩生，不害疑為告子。姓告名不害，以浩生為字。趙注又云：浩生，姓名不害，又為二人。其能經傳未詳。甚人云：論語子罕言命。蓋論語第九篇首云也。故以題其篇。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柷楛也。以人性為仁。

義猶以杞柳為柷楛也。告子以為人性為水，幹義為成器。

柳也。一曰杞木名也。詩云：北山有杞，柷楛柷素也。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

而以為柷楛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柷楛也。

戕猶殘也。春秋傳曰：戕舟發梁，所能順完杞柳，不傷其性而成其柷楛乎？斤斧殘賊之，乃可以為柷楛乎？言必殘賊也。

如將賊杞柳而以為柷楛，則亦將戕賊人以為

仁義與？孟子言以人身為仁義，豈可復殘傷？率天下之

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也。夫以告子轉性為仁義，若

故言率人以禍仁義者，必子之言也。夫蓋嘆辭也。疏：告子至言夫。正義曰：此章言

變而後成。孟子拂之不假，以言也。告子曰：至為柷楛。告子言

人之性，譬若杞柳。義若柷楛也。以人之性為其仁義之道，若

以杞柳之木為之柷楛也。杞柳也。柳少楊也。柷素樸也。柷

器之似屈轉木作也。以其杞柳可以揉而作柷也。孟子曰：子

能順杞柳之性為柷楛乎？必子之言也。夫孟子乃拂之曰：子

能順杞柳之木性以為柷楛乎？以其將以斤斧殘賊其杞柳

然後為之柷楛也。如將斤斧殘賊杞柳而以為之柷楛，是亦

將殘賊人之形軀也。然後以為仁義與？且驅天下之人而殘

仁義與？

禍仁義之道者是亦必子之此言也孟子所以拂之以此蓋謂人之性仁義固有不可比之梧捲以杞柳為之也○注杞柳杞至素正義曰案說文云杞柳杞柳少楊也梧醜也捲屈木孟也所謂器似升屈木作是也詩云北山有杞南山有

也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水。園也。謂湍水。湍。紫水也。告子以喻人性若是水也。善惡隨物而化無本善不善之性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

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孟子曰水誠無分於東西故決之而

往也水豈無分於上下乎水性但欲下耳人性生而有善猶水之欲下也所以知人皆有善性似水無有不下者也躍跳顙額也人以手跳水可使過顙激之可令上山皆迫於勢耳非水之性也人之可使為不善非順其性也亦妄為利欲之勢所誘迫耳猶是水也

疏

告子至是也○正義曰此章言人之欲善猶水好下迫勢激躍失其素真是以守正性為君子隨曲折為小人者也告子曰性猶湍水也至東西也告子言人之性猶紫迴之水也湍園紫迴之勢也紫迴之水決之使流於東方則東流之使之流西方則西流之而人之性無分於為善為不善也如紫迴之

也告子曰生之謂性

凡物生同類者皆同性

孟子曰生之謂性

性也猶白之謂白與

猶見白物皆謂之同白無異性

曰然

告子曰然

白羽

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歟

孟子以為

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以三白之性同邪

曰然

告子曰然誠以為同也

然

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

孟子言犬之性豈與牛同

所欲牛之性豈與人同所欲乎〔疏〕告子曰生之至性歟正義曰此章言物者也告子曰生之謂性告子言人之生與物之生皆謂之性以其為同也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歟孟子見告子以為凡物生同謂之性故問之曰然則生之謂性是如凡物之白皆謂同白無異性也曰然告子以為誠如是也白羽則白羽毛之白亦如白雪之白亦如白玉之白歟孟子又言是故以此三者問告子然孟子以謂羽毛之白則其性輕白雪之白其性易消白玉之白其性堅是其性有不同其白也曰然告子不知為有異故亦以為誠然也言則同也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孟子曰又如是則犬狗之

性猶牛之性牛之性亦猶人之性與孟子所以言此者以其犬之性金畜也故其性守牛之性土畜也故其性順夫人受天地之中萬物俱備於我者也是其稟陰與陽之氣所生也故其性能柔能剛是為不同者告子不知但知其巖者也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

也

人之甘食悅色者人之性也仁由內出義在外也不從己身出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

內義外也

孟子怪告子是言也

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

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

外也

告子言見彼人年老長大故我長敬之長大者非在我者也猶白色見於外者也

曰異於

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

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歟且謂長者義乎

長之者義乎

孟子曰長異於白馬白人同謂之白可也不知敬老馬無異於敬老人邪且謂老者為

義乎將謂敬老者為有義乎且敬老者已也何以為外也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

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

也告子曰愛從己則己心悅故謂之內所悅喜老者在故曰外也曰者秦人之炙

無以異於者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

炙亦有外歟孟子曰耆炙同等情出於中敬楚人之老與故曰物則有然者也如耆炙之意豈在外邪言楚秦喻遠也

者雖從外行其事者皆發於中明仁義由內所以曉告子之惑者也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告子言人之嗜其甘食悅其好色是人之性也仁在我為內非自外而入者也義在彼非在我故為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孟子見告子以為仁內義外故問之曰何以為仁內義外曰彼長而我長之至故謂之外也告子言彼

人之年老而我從而敬長之非有長在我也如彼物之色白而我從而白之是從其白於外也我故謂義為在外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歟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孟子又闢之曰彼長而我長之異於彼白而我白之也於白馬之色白無以異於白人之色白也是則同也蓋白馬之白與白人之白者彼白而我白之耳我何容心於其間哉固無異也長馬之長與長人之長則有欽不欽之心矣此所以有異焉以其長人之長者有欽長馬之長者無欽是則長者有義乎何得謂之外乎故問之曰且謂長者為有義乎長之者為有義乎曰吾弟則愛之至故謂之外也告子又謂我之弟則親愛之秦人之弟則我不愛是愛以我為悅者也愛主人故謂仁為內也敬長楚人之長者亦敬長吾之長者是以長為悅者也長主義故謂義為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至亦有外歟孟子又以秦人之炙而排之曰好秦人之炙無以異於好吾之炙為物耳則亦有如是也然則好炙亦有外歟且孟子所以排之以此者蓋謂仁義皆內也以其秦人之弟則不愛吾弟則愛之愛與不愛是皆自我者也告子謂之以我為悅

五

則是矣吾之長者吾長之楚人之長吾亦長之長之亦皆自我者也告子又謂之以長為悅則非矣是亦猶秦人之炙與吾之炙雖不同而嗜之者皆自我也如是則義果非生於外者也云炙實周書曰黃帝始燔肉為炙是也秦楚所以喻外

子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季子亦以

為義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公都子曰以敬在心而行之故言內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季子曰曰敬兄公都子曰

當敬酌則誰先季子曰酌酒曰先酌鄉人公都子曰

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季子曰

敬者兄也所酌者鄉人也如此公都子不能答以告

孟子公都子無以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

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

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

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孟子使

答季子如此言弟以在尸位故敬之鄉人以在賓位季子

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

也隨敬所在而公都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

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湯水雖異名其得寒溫者中心也雖隨敬之所在亦中心

敬之猶飲食從人所疏孟季至是亦在外也○正義曰此

欲豈可復謂之外也章言凡人隨形不本其原賢者達

情知所以然季子信之猶若告子公都受命然後乃理者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孟季子猶若告子以為

義外故問孟子弟子公都子曰何以謂義為內也曰行吾敬

故謂之內也公都子答之曰所敬在心而行之故謂義為內

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季子又問之曰鄉之人有長

於己之伯兄一歲則當敬誰曰敬兄公都子曰當敬己之兄

於己之伯兄一歲則當敬誰曰敬兄公都子曰當敬己之兄

於己之伯兄一歲則當敬誰曰敬兄公都子曰當敬己之兄

也酌則誰先季子又問之曰如在筵則酌酒先酌誰曰先酌
鄉人公都子曰當先酌鄉人也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
非由內也季子又言所敬在兄是敬在此酌在鄉人是所長
在彼是義果在外者也非由內而出之也公都子不能答以
告孟子公都子於此遂無言以應荅而乃告知於孟子孟子
曰至斯須之敬在鄉人孟子謂公都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
彼季子將曰敬叔父則問之曰弟爲主則誰敬彼季子將曰
敬弟則又問之曰如敬弟則安在敬其叔父也彼季子將曰
弟在位故敬之也子亦與之曰所以先酌鄉人者亦以在賓
之位故先酌之也言常敬者在兄斯須少頃之敬在鄉人也
季子聞之至非由內也季子聞孟子此言故謂之曰敬叔父
則敬之敬已之弟則亦敬之是隨敬所有則敬在外非由內
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至亦在外也公都子因孟子教之
以此乃曉其理故自又以冬夏所飲比喻而曉季子之惑也
言冬寒之日則飲湯夏熱之日則飲水如是則飲食亦在
外者也蓋謂湯水雖異名然得其寒熱而飲之者在我之中
心然也猶敬叔父敬弟雖有異然而能敬之者在我而已敬
在我則敬在心而出之者也安得謂之在外乎季子即下卷
所謂季任爲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公都子道告子以爲人性在化無本善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

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子曰或人以爲可教以善不善亦由告子之意也故文

武聖化之起民皆喜爲善幽厲虐政之起民皆好暴亂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

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

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使之爲善瞽瞍爲父不能化舜爲惡紂爲君又與微子比干

有兄弟之親亦不能使其二子爲不仁是亦各有性也矣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歟

然則彼之所言皆爲非歟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

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若順也性與情相爲表裏

公都子曰或人者以爲各有性善

惡不可化移堯爲君象爲臣不能

人事之不齊也舜麥大麥也詩云貽我來麩言人性之同如此麩麥其不同者人事雨澤有不

足地之有肥磽耳磽薄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

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聖人亦人也其相覺者以心知耳故體類與人同故

舉相似也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

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龍子古賢人也雖不知足小大作屨者猶不更

作蕢蕢草器也以屨相似天下之足略同故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

得我口之所嘗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

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嘗皆

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

下之口相似也人口之所嘗者相似故皆以易牙為知味言口之同也惟耳亦

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耳亦猶口也天下皆以師曠為知聲之微妙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

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目亦猶耳也子

都古之姣好者也詩云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儻無目者乃不知子都好耳言目之同也故曰口之於

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

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言人之心性皆同也

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

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

口心所同者義理也理者得道之理聖人先得理疏孟子

曰義之要耳理義之悅心如芻豢之悅口誰不同也曰至我口。正義曰此章言人稟性但有好憎耳目口心所

之美好者狂狂人也且辭也箋云人之好色不往觀子都反
往觀狂醜之人凡此是知子都為美好者也。草牲曰芻穀
養曰豢。正義曰說文云牛
馬曰芻犬豕曰豢是其解也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一上

盧氏
直

而精嘉高二十七書
用六經樓藏中精

南昌縣知縣陳煦棨

孟子注疏卷十一上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人性為才幹 閩監毛三本孔本足利本同韓本考文古本才作本

所能順完杞柳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所作子

而成其柎椽乎 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

將斤斧殘賊之 各本同岳本將下有以字

如將戕賊杞柳 此本脫戕字

明不可此柎椽 此當作比閩監毛三本作比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明不可比柎椽也

以告子轉性為仁義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為上有以字

蓋嘆辭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蓋字

章指言養性長義順夫自然殘木為器變而後成 岳本孔本韓本

考文古本此下並有告
子道偏見有不純八字
仁內義外孔本作內
仁外義
違人之端孟

子拂之不假以言也

湍水圜也謂湍水湍縈水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
本考文古本上湍水作湍者

下湍水無水字縈作灤案偽
疏引亦作湍者圜也音義出
灤字

搏而躍之音義丁作搏

猶水之欲下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之字

章指言人之欲善猶水好下迫勢激躍失其素真是以守
正性者為君子隨曲拂者為小人也

令謂縈迴之水者然其水流沙上案今誤令言誤然監
毛本不誤

無異性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
下有也字

問告子以三白之性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
古本疊子字

章指言物雖有性性各殊異惟人之性與善俱生赤子入
井以發其誠告子一之知其麤矣孟子精之是足利本
作人在其中

則犬狗之性閩本同監毛二本無狗字

見彼人年老長大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老字
非在我者也猶白色見於外者也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
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
本在下有於字無二者字

同謂之白可也各本同考文古本可作何

為義義乎閩監毛三本少一義字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
本作為有義于案廖本是也

且敬老者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且字

愛從己

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已誤心

所悅喜老者在

外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脫老字

故曰外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也字

者秦人之炙

音義本亦作嗜下同。案嗜正字音假借字

已情性敬之

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性作往

章指言事雖在外行其事者皆發於中明仁義由內所以曉告子之惑也

且孟子所以排之

閩監二本同毛本且作故

云炙實

監毛本實並作者

行吾敬

此章敬字石經諱作欽

故言內也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無也字

則誰先酌

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則先酌誰

鄉人以在賓位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以字

斯須之敬在鄉人

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章指言凡人隨形不本其原賢者達情知所以然季子信之猶若告子公都受命然後乃理

孟季至是亦在外也

是食之誤閩監毛三本不誤

公都子曰或人者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無者字

以為各有性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各上有人字

使其二子為不仁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其作此

是亦各有性也矣

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矣字閩監毛三本也作者

皆為非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皆非邪

孝經云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云作曰

其有下愚不移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譬若乎破疾不成之人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乎字考文古本無乎字

民之秉彝

閩本同石經彝作夷監本毛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石經下同

言天生蒸民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蒸作衆

民之秉夷夷常也

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二夷作彝

故曰人皆有是善者也

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皆曰人皆有善也考文古

本作故言人皆有善也

章指言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趨之善惡異衢高下相

懸賢愚舛殊尋其本者乃能一諸

非天降下才性與之異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也字

以飢寒之厄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厄作阨音義出阨字

樹之時又同

石經此文漫漶樹似諱作植

貽我來麩

各本同考文古本來作麥

地之有肥磽耳

各本同足利本地上有如字

古賢人也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人作者

誰不同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草食曰芻穀養曰豢入字宋本食作牲古

孟子注疏卷十一上校勘記
本作性山井鼎云性恐性誤

章指言人稟性俱有好憎耳目口心所悅者同或為君子
或為小人猶麩麥不齊雨露使然也孟子言是所以勗而
進之

孟子注疏卷十一上校勘記

奉新趙儀吉校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一下

孫奭疏

告子章句上

趙氏注

孫奭疏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
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
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
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
此豈山之性也哉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息
長也濯濯無草木之貌牛山未嘗盛
美以在國郊斧斤牛羊使之不得
有草木耳非山之性無草木也雖存乎人者豈無仁
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
木也旦旦而伐之可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

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

存在也言雖在人之性亦

猶此山之有草木也人豈無仁義之心邪其日夜之思欲息長仁義平旦之志氣其好惡凡人皆有與賢人相近之心幾豈也豈希言不遠也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枯亡之矣枯之

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

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

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旦晝日晝也其所為萬事有枯亂之使亡失其日夜

之所息也枯之反覆利害于其心其夜氣不能復存也人見惡人禽獸之行以為未嘗存善木性此非人之情也故

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

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

謂與

誠得其養若雨露於草木法度於仁義何有不長也誠失其養若斧斤牛羊之消草木利欲之消仁義何

有不盡也孔子曰持之則存縱之則亡莫

疏

孟子曰牛山

知其鄉鄉猶里以喻居也獨心為若是也正義曰此章言秉心持正使邪不干猶止斧斤不伐牛山則

山木茂人則稱仁也孟子曰牛山之木至惟心之謂與者孟子言牛山之木常為秀美矣然以其為郊國之外也殘之以

斤斧之伐可以為秀美乎言以其斤斧常伐之則不可為美也雖為斤斧所伐然以其日夜之所長息雨露之所潤澤非

無萌芽絲蘗生焉奈何萌蘗既生而牛羊之畜又從而牧養於其間是以牛山若彼濯濯無草木之貌也人見其濯濯然

無草木以為牛山未嘗有材木焉是豈牛山之性無草木哉言牛山之木常有其材木耳其所以無之者但斧斤牛羊從

而殘滅之矣言雖存在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然人之所以放去其良心而無仁義者亦如斧斤之伐於牛山之木也

是日而伐滅之可為美材乎言不可為美材也言牛山日夜之所息長草木與人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者不遠

矣以其牛山日夜所息長草木莫不欲秀茂為美而惡其斧斤牛羊殘害之為惡也人之平旦之氣尚未有利欲汨之則

氣猶靜莫不欲為之善也而惡為之惡也但人平旦之氣則其旦晝之所為利欲有以枯亡之矣平旦則未至於晝旦晝

所以為日之中矣且人於平旦之時其氣靜未有利欲事緒

以動之則未必不善矣以其善固存於此時也亦如牛山日
夜所長草木無以斧斤牛羊殘害之則未必不美矣以其萌
且晝所為利欲以枯亡之者焉惜手械也利欲之制善使不
得為猶枯之制手也枯之反覆其情緒不一則夜於平旦之
氣不足以存既不足以存而為利欲萬緒措而亡之則其違
異於禽獸之行不遠矣以其近也人見其為禽獸之行者而
為未嘗有才性焉是豈人之情為如是哉言非人之情也言
人情本欲為善矣其所以終而為者但利欲從而枯亡之矣
故苟得其所養無物不長苟失其所養無物不消如牛山苟
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與平旦之氣是得其所養者也是
則無物不長矣如牛山苟為牛羊從而牧之與旦晝所為而
枯亡之是失所養者也是則無物不消矣孟子又引孔子云
操持之則存縱舍之則亡其出入徇物而不有常時莫知其
所向之鄉惟獨心為若是也凡此孟子所以言人心性本善
但當有常操而存之者矣○注牛山齊之東南山○正義曰
蓋亦以理推之亦自可見故傳所謂齊景
遊於牛山之上是亦知之為齊之山矣 孟子曰無或
乎王之不智也 王齊王也或怪也時人有怪王
不智而孟子不輔之故言此也 雖有

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
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
有萌焉何哉 種易生之草木五穀一日暴溫之十日陰
寒以殺之物何能生我亦希見於王既見
而退寒之者至謂左右佞諂順意者
多譬諸萬物何由得有萌牙生也 今夫弈之為數小
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 弈博也或曰圍碁論語
曰不有博弈者乎數技
也雖小技不專
心則不得也 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
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
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
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
然也 有人名秋通一國皆謂之善弈曰弈秋使教二人弈
其一人惟秋所善而聽之其一人志欲射鴻鵠故不

如也為是謂其智不如也曰非也以
不致志也故齊王之不智亦若是
章言奔為小數不精不能一人善之
由能成者也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
時人無怪齊王之不智也以其孟子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如一日温煖以
之是以未有能生者也雖有能生之
我自輔佐齊王而退歸而姦佞詔諛
尚如有心欲使王萌而為善是如之
蓋謂吾君不能者是謂賊其君者也
之不智也當輔佐君為之而已孟子
之臣又陷君於為惡故有激而云此
齊王以為善也一日暴之喻孟子一
之喻姦佞臣之眾陷君於為惡也陷
則齊王所以不智也喻未有能生者
技數雖小技如不專一其心致篤其
奔人名秋者通一國皆稱為善能奔
其一人專心致志唯奔秋之言是聽
為有鴻鵠之鳥將至乃思援弓繳矢
秋然亦不若其專心致志者精矣為

疏

孟子曰無或至非

弗若也以其不專心致志而聽奔秋之
是其智弗若與繼之曰非然也言不
者蓋謂齊王如能專心致志惟賢者
乎奈齊王不能專心致志惟賢是聽
以如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矢而射
遂不為善矣然則時人亦不可謂齊
然既輔之亦當齊王能專心致志聽
以既退而尚如有萌焉奈何終輔之
而不能聽從為善耳此故以奔秋喻
一以為有鴻鵠思援弓繳而射之喻
專心致志惟在於鴻鵠耳○注奔博也
按陽貨論語第十七之篇云不有博
說文云作博局戲也六著十二碁也
之奔說文奔從升言速兩手而執之
殺故謂之圖碁稱奔者又取其落奔
善奔○正義曰按傳記有云奔秋通
而聽之則奔敗笙泪之也又云疑首
過彎弧擬問以三五則不知鴻鵠亂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能掌亦我所欲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

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熊掌能喻生也

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

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

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

患者何不為也

有甚於生者謂義也義者不可苟得有甚於死者謂無義也不苟辟患也莫甚於生則苟利而求生矣莫甚於死則可辟患不擇善何不為耳

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

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有不用不用苟生也有不為不為苟患而辟患也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

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人之餓者得此一器食可以生不得則死噉爾猶噉爾咄啐之貌也行道之人凡人以其賤已故不肯受也蹴蹋也以足踐蹋與之乞人不潔之亦由其小故輕而不受

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言一簞食則貴禮至於萬鍾則不復辯別有禮義與不鍾量器也萬鍾於已身何加益哉已身不能獨食萬鍾也豈不為廣美宮室供奉妻妾施與所知之人窮乏者也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

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

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而食則身死尚不受也今為此三者為之

是不亦可以止乎所謂失其本心者也

義曰此章言舍生取義之大者也

彼納此蓋違其本凡人皆然君子則否

我所欲也至失其本心者孟子言魚之為味我所欲者也

熊蹯之味亦我所欲者也然而魚與熊蹯二者不可兼得也

捨去其魚而取熊蹯也以其熊蹯之味又有美於魚也魚在

水之物熊蹯在山之物欲在水不可兼得於在山者在山又

不可兼得於在水者故為二者不可兼得也魚所以喻生也

熊蹯所以喻義故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然而生

與義二者亦不可兼得之但捨生而取義也以其義又有勝

於生也如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不忘在溝壑有殺身以成

仁是皆以義有勝於死也是舍生而取義也然而生亦為我

心之所欲其以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為我

心之所惡疾者其以所欲有甚於死者故患禍有所不逃辟

也如令人之所欲者無有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

而行之也令人之惡者無有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

不擇而為之也蓋可以得生可以辟患者皆是不義也故不

為苟得故患有所不辟也者是有義也由此言之則生而

有不用也是不苟生也則可以辟患者有不為也是不苟為

惡以辟患者如此故所欲有甚於生所惡者有甚於死非獨

賢者有此心也人皆有此心也但賢人能常存之而勿喪亡

之耳蓋所欲有甚於生者是義也所惡有甚於死者是不義

也且以一簞所盛之食一豆所盛之羹得而食之者則養其

生不得此而食者則餓而死然而噉爾吐咄而與之雖行道

塗之中凡人且不肯受而食之也如蹴爾踐蹋而與之雖乞

丐之賤人且以為不潔而不肯受而食也言萬鍾之祿則不

貴辨禮義而受之者雖萬鍾之多然於我何足為益焉於我

何益以其已身不能獨食之也己不能獨食則為宮室之廣
美供奉妻妾施與所知之人窮乏者而已如是則鄉日不得
節食豆羹則身死尚不受今乃為宮室廣美供奉妻妾與施
所知之人窮乏者而受為之如此是亦不可以止乎言此可
以止而不止者也是謂失其本心者矣是忘其義者矣故本
心即義也所謂賢者但能勿喪亡此本心耳注熊蹯。正
義曰按史記世家云宰夫膾熊蹯不熟晉靈公怒而殺之裴
駟注云服虔曰蹯熊掌其肉難熟注鍾量器也正義曰齊大

夫晏子云已說在梁惠篇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

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不行仁義者不由路不求心者也可哀憫

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

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人知求雞犬莫知求其心者惑也學問所以求之詳矣孟子

以求疏孟子曰至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由路求心為

之矣疏得其本追逐雞犬務其末也學以求之詳矣孟子

曰至而已矣者孟子言仁者是人之心也是人人皆有之者

也義者是人之路也是人人皆得而行之者也今有人乃舍

去其路而不行放散其心而不知求之者可哀憫哉且人有

雞犬放之則能求追逐之有心放離之而不求追復然而學

問之道無他焉但求其放心而已矣能求放心則仁孟子

義存矣以其人之所以學問者亦以精此仁義也

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

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

也無名之指手之第四指也蓋以其餘指皆有名無名指者非手之用指也雖不疾痛妨害於事猶欲信之不遠

秦楚為指之不若人故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

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心不若人可惡之大者也而反惡指故曰不知其類也類

也疏孟子曰至不知類也。正義曰此章言舍大惡小不

事也疏知其要憂指忘心不即於道是以君子惡之者也孟

子曰至此之謂不知類也孟子言今人有第四指為無名之

指屈而不信且非疾痛有妨害於為事也如有人能信者則

不遠秦楚之路而求信之以為惡其指之不若人也且以無

名之指為無用之指則恥惡之不若人其心不若人則不知

恥惡之是之謂為不知其類者也荀子云相形不如論心同

其意也蓋云秦楚者以其秦楚相去最為遠者也故取為己

言指屈尚不遠秦楚之路而求信况心即在於己為最

近者也尚不能求之耶此孟子所以為不知類者也孟子

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

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

梓哉弗思甚也

拱合兩手也。把以一手把之也。桐梓皆木名也。人皆知灌溉而養之。至於養身之道。當以仁義而不知用。豈於身不若桐梓哉。不思之甚者也。宜孟子有是以言之歟。

曰此章言莫知養身而養其樹木失事違務不得所急所以誠未達者也。孟子言桐梓之木方於可拱把之時。人誠欲其生長皆知所以灌溉而養之者。至於已之身而不知以仁義之道養之者。豈人之愛保其身。反不若桐梓之為急哉。但人弗思忖之而已。故以

甚者也。宜誠之以此。子墨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

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

尺寸之膚不養也。

人之所愛則養之於身也。所以考

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在己之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

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養小則害大。養賤則

害貴。小口腹也。大心志也。頭頸貴者也。指拇賤者也不可。舍貴養賤也。務口腹者為小人。治心志者為大人。故也。

今

有場師舍其梧櫟養其檠棘。則為賤場師焉。

治場圃者。場以治穀圃。園也。梧櫟檠棘皆木名。檠棘小棘。所謂酸棗也。言此以喻人舍大養小。故曰賤場師也。

養

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

謂醫養人疾。治其一指而不知其肩背之有疾。以至於害之。此為狼藉亂不知治疾之人也。

飲食之人

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

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飲食之人。所賤之者。為

其養口腹而失道德耳。如使不失道德。存仁義。以往不嫌於

養口腹也。故曰口腹豈但為肥長尺寸之膚哉。亦以懷其道

德。疏。孟子曰人之於身。至膚哉。正義曰此章言養其行

也。疏。治其正。俱用智力。善惡相厲。是以君子居處思義。飲

食。思禮者也。孟子曰人之於身也。至於已取之而已矣。孟子

言人之於一身也。無有所不愛也。以其兼愛之矣。兼所愛則

言人之於一身也。無有所不愛也。以其兼愛之矣。兼所愛則

言人之於一身也。無有所不愛也。以其兼愛之矣。兼所愛則

言人之於一身也。無有所不愛也。以其兼愛之矣。兼所愛則

言人之於一身也。無有所不愛也。以其兼愛之矣。兼所愛則

必兼有所養也。是則一身之中無有一尺一寸之肌膚不養之也。以其兼所愛必兼焉。則亦無有一尺一寸之肌膚不養之也。所謂頤其大體則為大人。從其小體則為小人。豈非已自取之謂乎。蓋孟子但云尺寸之膚者。則心存乎中。又有居待而言者也。且心為一身之君。所謂心為天君者也。荀子云。心居中虛以治五官。此之謂也。言人既愛尺寸之膚。雖心亦在所愛焉。既養尺寸之膚。雖心亦在所養焉。所謂愛養心者。亦以仁義之道愛養之而已。人之已矣。體有貴賤。至尺寸之膚。哉。孟子又言。人體有貴亦有賤。又有小亦有貴。大於人之一身。合而言之。則謂之體。自體而言之。則謂之小。則耳目口鼻。形心者。為一體。之賤者。小者。言人之於一體。不可務愛養其賤者。小者。以害其貴者。大者。也。如養其小者。則為之。小人養其大者。則為之。大人以其耳目口鼻。形心者。其所好。不過利慾而已。而心稟於有生之初。仁義之道。俱存於其間。是以養心者。為大人。君子養耳目口鼻。形心者。以利慾為小人。耳故孟子所以有是言也。今有場師治場圃者。如舍其梧櫟之良木。而特養其槲棘。是為賤場師焉。梧櫟也。槲山楸。

也。槲棘小酸棗也。梧櫟可以為琴瑟材。是良木。小酸棗無用之才也。是賤木也。此所以喻養體不養其貴者而養其賤者也。又如養其一指之小。而失其肩背之大。則為狼疾。藉亂而不知醫治者也。此所以比喻養體不養其大者而養其小者也。且務飲食之人。則人皆賤之者矣。無他是為其養小而失其大也。如飲食之人。亦無有失其養大。則口腹豈但肥長適尺寸之膚為哉。言是亦懷仁義之道者也。注。槲棘為桐梓。酸棗正義曰。說文云。梧櫟山楸。又云。槲棘也。槲棘小酸棗也。是所以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鈞同也。言有大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大體心思禮義。小體縱恣情慾。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公都子言。人何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

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孟子曰人有耳目之官不思故為物所蔽官精神所在也謂人有五官六府物事也利慾之事來交引其精神心官不思善故失其道而陷為小人也此乃天所與人情性先立乎其大者謂生而有善性也小者情慾也善勝**疏**公都子至已矣。正義曰惡則惡不能奪之而已矣。此章言天與人性先立其大心官思之邪不乖越故謂之大人者也公都子問曰鈞是名為大人或有名為小人是如之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是如之何也孟子曰從事於大體而仁義養其心是從其大體故謂之大人也從其小體以利慾養其耳目之官是從其小體故謂之小人也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公都子未曉故問之曰既皆是人也或以從養其大體或從養其小體是如之何曰耳目之官至此為大人而已矣孟子又答之曰人有耳目之官不以心思主之而遂蔽於者慾之物既蔽於物則已亦已失矣已已失則是亦為物而已是則物交接其物終為物引之喪其所得矣惟心之官則為主於思如心之所思則有所得而無所

喪如不思則失其所得而有以喪之耳是以天之所與付於我者所以先與立其大者則心是也既與立其大者則小者斯不能奪之矣小者則耳目是也是以為之大人而已矣蓋耳目主視聽是以為官者也心君主官者也亦謂之官者以其亦主思故亦為官矣荀子云心君也房中虛而治五官者也是以心思之大者而小者不能奪其耳目不為利慾之所蔽茲所以從其大體而為大人也彼小人者以其不思而為利慾所蔽故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天爵以德人爵以祿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人爵從之人爵自至也以要人爵要求也**疏**孟子至得人爵棄天爵惑之甚也終亦必亡而已矣棄善忘德終必亡也**疏**孟子至正義曰此章言古脩天爵自樂之也今要人爵以誘時也得人棄天道之忌也惑以招亡小人之事者也孟子曰有天爵

者至終亦亡之而已矣孟子言有所謂天爵者有所謂人爵者仁義忠信四者又樂行其善而不厭倦者是所謂天爵也自公卿大夫者是所謂人爵此孟子所以自解之也自古之人脩治其天爵而人爵自然從之如舜耕於歷山樂取諸人以為善而堯自然禪其祿位是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者也又如伊尹之徒亦是也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求人爵既得其人爵而又棄其天爵則蔽惑之甚者也如登龍斷以罔市利乞墻間之祭者是其類也此孟子所以指今之人而言也如此者終亦必亡其爵而已矣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矣人之所貴

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皆同欲貴之心人人自

有貴者在己身不思之耳在己者謂仁義廣譽也凡人之所貴富貴故曰非良貴者趙孟晉卿之貴者也能貴人又能賤他人不能賤之也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

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

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詩大雅既醉之篇言飽德

者飽仁義之於身身之貴者也不願人之膏

梁矣膏粱細梁如膏者也文繡繡衣服也疏

此章言所貴在身人不知求膏粱文繡已之所優趙孟所貴何能比之是以君子貧而樂也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至文繡也孟子言凡所願欲其貴者世人所同其心也以其人皆欲之也然而人人有貴只在己者但思之耳凡人所貴者非是良貴也良貴者不以爵而貴者是謂良貴如下文所謂仁義廣譽者是也且以趙孟晉卿之貴雖為所貴者然而趙孟又能賤之是人之所貴者非為良貴也此孟子所以引而喻也以其趙孟者即晉襄公之臣趙盾者是也為晉卿然人為晉卿出則為盟主是謂貴矣奈何其賢則不及趙襄其良則不及宣子則所貴特人爵之貴耳如此得無賤耶故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也詩大雅既醉之篇有云既醉之以酒既飽之以德是言飽乎仁義者是亦所謂德將于醉之意同謂德則仁義是也言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乎案禮云公食大夫則稻粱為嘉膳則膏粱味之至珍者也然而不願人之膏粱則以仁義為膏粱令聞廣譽之名聲既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案詩以一裳

為顯服則文繡為服之至美者也然而不願人之文繡則以
令聞廣譽為文繡也蓋令聞者以其內有仁義之德則人特
不特見而善之又有以聞而善之者也故云令聞令譽令善
也聞名聲而人所聞之也廣譽者亦以內有仁義之德則不
特近者美喻之而遠者又有以美喻焉故云廣譽廣遠大也
譽美稱也凡此孟子所以教時人之云耳故論君子貧而樂
如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者是之謂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之
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
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
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水勝火取水足以制火一杯水
謂水不勝火為仁者亦若是則與作不 疏 孟子至此已矣
仁之甚者也亡猶無也亦終必亡仁矣 正義曰此章言
為仁不至不反諸已謂水勝火熄而後已不仁之甚終必亡
矣為道不卒無益於賢者也孟子言為仁勝強於不仁也若
水之勝火矣今之為仁者不知反本心而為仁如以一杯水
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火不熄滅則謂水不勝火以為不仁

勝仁此又與於不為仁者又甚之也以其有過於不為仁者
也是亦終必亡其仁矣且如湯武之至仁然後勝桀紂之至
不仁也今之為仁但以轉粟移民之為仁而望民多於鄰國
以羊易之仁而欲朝秦楚而撫四夷是若一杯水而望救一
車薪之火也此所以終必亡其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
仁矣此吾孟子所以有激而云 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
而已矣 熟成也五穀雖美種之不成則不如萑稗 疏 正義
章言功毀幾成人在慎終五穀不熟萑稗是勝是以為仁以
其成也孟子言五穀者是天下種之美者也苟五穀不成則
不勝萑稗之所奮夫仁者亦天下道之美者也苟為仁不成
則不勝不仁之所害故云夫仁亦在乎成之而已矣此章與
前章相類亦若齊宣有愛牛之仁而功不至於百姓梁惠有
移民之仁而民不加多於鄰國是為仁不成之過也五穀已
說於前矣云萑稗者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毅
即禾中之莖草也 學者亦必志於毅 羿古之善射者毅張弩付的者用
思要時也學者志道猶射者之張

也。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大匠攻木，工規所以為圓也。矩所以為方也。誨教也。教人必須規矩。學者以仁義為法式，亦猶大匠以規矩者也。疏。孟子言辨為善，仁學不為仁，猶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者也。孟子言辨為善，射者其教人射，必志在於勢，勢者張弓也。張弓以其力分之，所至處也。言辨善射，其教人亦必求之於力分之內也。大匠為攻木之工，其教誨人為匠，必在於規矩規所以為圓之度，矩所以為方之度，以其規矩為法度之至者也。言大匠論人亦必求之於法度之內矣。大匠誨人既求之於法度之內，則學之者亦必求於力分之內矣。然必皆求於力分之內，則內則學之者亦必求於法度之內矣。然必皆求於力分之內，者以其力分所不到則射亦末如之何矣。法度者亦如是矣。此喻人以道教人而學之者亦如此耳。如皆不求之於力分之內，與法度之內，則於道終亦不得矣。注辨古之攻射者與匠為攻木之工者。正義曰：此已說於前矣。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一下



孟子注疏卷第十一下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牛山未嘗盛美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未作木

亦猶此山之有草木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此也二字

可為美乎

補各本可下有以字此本脫

日晝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作晝日也

利害于其心

監毛二本同廖本閩本孔本韓本于作干

以為未嘗存善本性

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存作有木作才閩監毛三本存作有木作本

章指言秉心持正使邪不干猶止斧斤不伐牛山山則木

茂人則稱仁也

其所以終而為者

補監毛本而作不是也

其一人志欲射鴻鵠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足利本志作念韓本考文古本志下有念字

故齊王之不智亦若是

各本同孔本下行也字

章指言奔為小數不精不能一人善之十人惡之雖竭其道何由智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孟子所以引為比者

閩監毛三本比誤此

不為苟患而辟患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患作惡

蹴爾而與之

音義張取六切或作雖音同案玉篇雖蹇也則蹴雖可通用虛刊音義雖作躍非也通志堂微

波榭本俱不誤

人之餓者

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餓誤賤

猶噉爾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噉作呼按呼是呼即今俗云招呼啍啍謂招呼也

行道之人凡人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凡上有道中二字

則不辯禮義而受之

音義云丁本作變案周易坤釋文由辯荀作變是辯變古字通用

則不復辯別有禮義與不

廖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不改否考文古本復作得

窮乏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所謂失其本心者也

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章指言舍生取義義之大者也箠食萬鍾用有輕重縱彼納此蓋違其本凡人皆然君子則否所以殊也

有甚於死者

閩監二本同毛本於下行言字

可哀憫哉

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考文古本哉作也

人知求雞犬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犬作狗

學問所以求之矣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矣字有者是
章指言由路求心為得其本追逐雞狗務其末也學以求之詳矣

且人有雞犬放之閩監二本同毛本且改儿

為指之不若人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岳本孔本韓本無之字

章指言舍大惡小不知其要憂指忘心不嚮於道是以君子惡之也

不思之甚者也宜孟子有是以言之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宜孟子以下九字

章指言莫知養身而養孔本韓本樹木失事違足利本務誤遠

不得所急所以誠未達者也

宜誠之以此閩監二本同毛本脫宜字

不可舍貴養賤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也上有者字

為大人故也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故也二字

楓棘楓棘古書皆作楓棗爾雅遵羊棗注引孟子養其楓棗古本爾雅皆同詳爾雅按勘記唐宋人本艸注皆作楓棗毛傳曰棘者棗也統言之也故羊棗雖小而得稱棗

棘棘小棘按此是棘棗小棗之誤不可不正小棘之語尤為不通

人所賤之者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所下有以字

豈但為肥長尺寸之膚哉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哉作邪

亦以懷其道德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作亦為懷其道德者也考文也孔本韓本作亦為懷道德者也考文

古文作亦以懷其道德者也足利本作亦以懷其道者也

章指言養其行治其正俱用智力善惡相厲是以君子居

處思義飲食思禮也

此天之所與我者

廖本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此作此乃亦作比方又集注云舊本多作比而趙注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注亦作此乃未詳孰是○按朱子誤矣趙注既云比方安可因近本之謬而疑之上文官有二故此方之而先立其大者文意甚明漢書賈誼傳比物此志也如淳曰比謂比方也今多謬此物公羊傳注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今本比亦謬此

此乃天所與人情性

朱子後

則惡不能奪之而已矣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而已矣四字

章指言天與人性先立其大心官思之邪不乖越故謂之

大人也

終必亡也

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也作之

章指言古修天爵自樂之也今要人爵以誘時也得人棄

天道之忌也惑以招亡小人事也

故曰非良貴者

孔本者改也浦鐘云也誤者

晉卿之貴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足利本無也字

又能賤人

孔本無又字

人之所自有也者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章指言所貴在身人不知求膏粱文繡已之所優趙孟所

貴何能比之是以君子貧而樂也

則人特不特見而善之補監毛本上特字作將是也

此章言所貴在身此上常有正義曰三字閩監毛三本不脫

何能救一車薪之火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能救作勝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救作勝

則謂水不勝火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則字

亦終必亡仁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亡作無

章指言為仁不至不反諸已謂水勝火熄而後已不仁之

甚終必亡矣為道不卒足利本無益於賢也

以羊易之仁易下脫牛字閩本剗增牛字是也監毛二本同閩本

章指言功毀幾成人在慎終五穀不熟萑稗是勝是以為

仁必其成也

必志於穀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志作至下同浦鐘云志誤至

古之善射者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善作工疏引作攻

穀張弩付的者付字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廖本孔本韓本本作穀張也張弩向的者考文引穀張云

古本下有也字又引弩付的者云付作向○按張弩向的所謂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也

用思要時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時作專孔本韓本要作專

得射者之張也得字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得作猶浦鐘云得當猶字誤

攻木工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攻木之工疏引有之字

所以為圓也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岳本圓作圓孔本脫也

章指言事各有本道有所隆穀張規矩以喻為仁學不為

仁猶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也

孟子注疏卷十一 下 拔勘記

奉新趙儀吉拔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二上

趙氏注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趙氏注

孫奭疏

疏

正義曰此卷趙氏分為下卷者也此卷十有六章其一章言臨事量宜權其輕重以禮為先食色為後若有偏殊從其大者二章言天下大道人病不由不患不能是以曹交請學孟子辭焉三章言生之膝下一體而分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以為愆也四章言上之所欲下以為俗五章言君子交接動不違道亨見之儀亢荅不差其六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孔子將行冕不及稅七章言王道浸衰轉為罪人八章言招攜懷遠貴以德禮義勝為上戰勝為下九章言善為國者必藏於民賊民以往其餘何觀十章言先王典禮萬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尊十一言君子除害普為人也十二言民無信不立十三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槩死斯為下矣十五言聖賢困窮天豈其志次賢之困而免死斯為下矣十五言聖賢困窮天豈其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意十六言學而見賤恥之大者教誨之方或析或引凡此十六章合上卷二十章是告子之篇有三十六章矣

孟流卷十二上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

任國之人問孟子弟子屋廬連

問二者何者為重

曰禮重

禮重

色與禮孰重曰禮重

禮重上也

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

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任人難屋廬子

云若是則必待禮乎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

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於音烏歎辭也何有為不可答也

不揣其本而

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

豈謂一鈎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

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

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孟子言夫物當揣量其本以齊等其末知其大小輕

重乃可言也不節其數累積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岑樓山之銳嶺者寧可謂寸木高於山邪金重於羽謂多少同而金重耳一帶鈎之金豈重一車羽邪如取食色之重者比禮之輕者何翅食色重哉翅辭也若言何其不重也

應之曰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則不

得食則將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搜其處子則得

妻不搜則不得妻則將搜之乎

教屋廬子往應任人如是紵戾也搜

率也處子處女也則是禮重食色輕者也

疏

任人至搜之乎正義曰此章言臨事量宜稱其輕重以禮為先食

色為後者也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任人任國之人任國之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任人為重曰禮重屋廬子答之以為禮重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任人又問色與禮二者孰重曰禮重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任人又問色與禮而後死至必親迎乎任人又問之曰人若待有禮然後食則飢餓而死不待禮而食者則得其食而不見飢餓必待以禮然後食乎任人意以為不待禮而食也行親迎婚之禮則不得其妻不待親迎之禮則得其妻必待親迎之禮任人意又

以爲不待親迎也所謂禮食者案禮云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凡此之謂所謂親迎者又案禮云夏氏迎於庭商人迎於室周人述於戶凡此是也今任人不知此爲重故以食色並而問之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屋廬子未有言以答應故不能對任人之問乃明日之鄒國以任人此言告於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至則將樓之乎孟子見廬子不能答此言而乃嘆之曰答此之言何有難乎何爲不可答也言凡物有常如不揣量其本但齊等其末則雖方寸之木可令高於岑樓岑樓山之銳峯也此乃齊等其末而不量其本之謂也言雖可謂之一帶鉤之金與一車羽毛之謂哉是亦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之謂也以其揣之以本則方寸之木不能過於岑樓一帶鉤之金不能重於一車之羽也如不揣其本則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比喻之何啻食爲重也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比並之則何啻色爲重也如此是猶積累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積疊一車之羽毛可使重於一鉤金也是則任人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且爲不以禮食則飢而死則人誰不以食爲重也不親迎則得妻則人誰不以色爲重也故孟子所以於此又教之屋廬子使往應於任人曰終戾其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其食不終戾之則不得其食則將可

以終戾兄之臂乎踰越東家之牆而牽其處女則得爲之妻不牽之則不得爲之妻則將可以牽處女乎言不可如是也故以乎言之所謂東家則託此言之矣如謂鄰家也然而鄰亦有西南北何不言之蓋言東則西南北不言而在矣。注任國。正義曰任薛同姓之國在齊楚之間後亦有案文在孟子居鄒之段。注岑樓山之銳嶺。正義曰釋云山小而高者曰岑是知岑樓即知爲銳嶺之峯也曰樓者蓋重屋曰樓亦取其重高之意也。注云處女。正義曰未嫁者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曹君之弟交名也答曰然者言人皆有仁義之心堯舜行仁義而已交聞文王十尺湯九

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皆長而聖今交亦長獨但食粟而已當如之何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

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

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

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

孟子曰何有於是言乎仁義之道亦當為之乃為賢耳人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雛則謂之無力人言我能舉百鈞百鈞三千斤也則謂之有力之人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移舉千鈞人能舉其所任是為烏獲才也夫一匹雛不舉豈患不能勝哉但不為之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之不

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長者也弟順也人誰不能

也弟順也人誰不能徐行者患不肯為也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子服

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

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孝悌而已

人所能也堯服衣服不踰禮也堯言仁義之言堯行孝悌之行桀服譎詭非常之服桀言不行仁義之言桀行淫虐之行為堯似堯為桀似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

而受業於門交欲學於孟子願因鄒君假館舍備門徒也曰夫道若大

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

師孟子言堯舜之道較然若大路豈有難知人苦不肯求耳子歸曹而求行其道有餘師不少也不必留館學

也疏曹交至餘師。正義曰此章言天下大道人病不求

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曹交曹君之弟也姓曹名交然曹交

問孟子曰凡人皆可以為堯舜二帝有諸否乎孟子曰然孟

子答之以為誠如是也交聞文王十尺至如何則可者曹交

又言交嘗聞文王身長十尺湯王身長九尺今交身亦長九

尺四寸但獨食粟而已當如之何則可以為堯舜曰奚有於

是至是桀而已矣孟子答之曰何有於此言之謂乎言非論

身長短之謂也所以為堯舜者是亦為之而已且託今有人

於此其力不能舉任一匹雛之小是則為無筋力之人也今

又曰能舉任三千鈞之重則為有筋力之人也如是言之則

能舉烏獲千鈞之重任者此亦足為烏獲之徒而已矣且夫

人豈以不能舉勝一匹雛之小而為憂患哉但不為之耳如

用力舉之則勝矣以言人之所欲為堯舜者豈患其不能為

之哉亦但不爲之耳且以徐緩而行後於長者是謂之梯順
急疾而行先於長者謂之不梯順夫徐緩而行者豈凡人所
不能知是哉但所不爲徐行之矣夫堯舜二帝之道而已子
今若身服堯之法服以衣服不越禮口誦堯之法言以其言
有法度所行則行堯所行堯所行之迹以其行不淫虐如此
是亦爲堯之徒矣若子於今身乃服桀非常之服口誦詭儒
之言所行乃行桀淫虐之行如此是亦爲桀而已矣交得見
於鄒君至於門曹交問孟子言至此乃曰交得見鄒君可以
因而假館舍願留止而受業於夫子之門而學於孟子也曰
夫道若大路至餘師孟子乃荅之曰夫道若大路較然易行
也豈爲難知者哉言不難知也但人病不求之耳子歸曹而
自能求之而行其道亦不少師也何必願受業於我孟子所
以荅之此者蓋爲曹交欲挾鄒君而問是挾貴而問者也是
以辭之而已抑亦不屑教誨之謂也。注。鈞三千斤。正義
曰己前篇說之矣。注。烏獲有力人也。正義曰案皇甫士安
帝王世說云秦武王好多力之士烏獲之徒並皆歸焉秦王
於洛陽舉周鼎烏獲兩目血出六國時人
也孟子假是而開闢曹交之蔽而已矣 公孫丑問曰

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

怨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怨者怨親之過故謂之小人曰固哉高叟之

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

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

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

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固陋也高子年長孟子曰陋哉高

也親其兄故號泣而道之怪怨之意也伯奇仁人而父虐之

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重言固陋

傷高叟不達曰凱風何以不怨詩邶風凱風之篇也公

詩人之意也獨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

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

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

于天○正義曰按史記云幽王嬖愛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申侯女而為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曰以褒為后以伯服為太子後立為平王者是宜曰者也以此推之則伯奇宜曰也故小弁之詩注云幽王娶申女生太子宜曰又娶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為后而放宜曰將殺之故也○凱風至小弁曰行有死人尚或墮之○正義曰凱風美孝子之詩也云莫慰母心者注云慰安也言有子七人無以安母之心也云行有死人尚或墮之者注云墮路塚也箋云相視投掩行道也視彼人將掩兔尚有先驅走之者道中有死人尚有覆掩之成其墮者言其心所不忍也宋輕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也宋輕宋人名輕學士年長者故謂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輕自謂往說二王必有所遇得從其志也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孟子

敬宋輕自稱其名曰軻不敢詳問其指欲如何說之王言與兵之不利也曰我將言其不利也輕曰我將為二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

曰先生志誠大矣所稱名號不可用也二王悅利罷三軍三軍士樂之而悅利則舉國尚利以相接待而忘仁義則其國從而亡矣

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兄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

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以仁義之道不忍興兵三軍之士悅國人化之咸以

仁義相接可以致王疏宋輕至何必曰利○正義曰此章言上之所欲下以為俗俗化於善

人而致平俗化於惡久而致傾者也宋輕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宋輕宋國之人姓宋名輕孟子尊老之曰先生宋輕將欲往楚國孟子相逢於石丘之地石丘則宋國地也孟子乃問之曰先生將何往曰吾聞秦楚構兵至我將有遇焉宋輕答孟子曰我聞秦楚二國交兵我將見楚王

說而罷之如楚王不悅我說我將又見秦王說而罷之秦楚二王我將有所得從其志也曰軻也至將何如孟子敬宋輕故自稱名曰軻也請無敢問其詳悉願聞其指意說之將如何說之曰我將言其不利也輕答之曰我將說之以言其興兵之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至何必曰利孟子又答之

曰先生之志則誠為大矣先生之名號則不可用也先生今以利說秦楚二王秦楚二王悅於利是必罷三軍之眾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三軍之眾乃三萬七千五百人也如此是三軍之士卒樂罷兵而悅利也為人臣者苟懷抱其利以奉君為人子者又懷抱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又懷抱利以奉其兄是則君臣父子兄弟皆以仁義之道特懷抱利以相接待君臣父子兄弟皆以利相接待然而不身亡者未之有也言必亡其身矣先生將以仁義之道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從仁義而罷去三軍之眾也如此是三軍之士卒樂罷兵而悅從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抱仁義之道以奉其君為人子者懷抱仁義之道以奉其父為人弟者懷抱仁義之道以奉其兄是則君臣父子兄弟皆以仁義之道相接待也既懷抱仁義而相接待則父子兄弟乃去其利而抱仁義相接待也此則不為王者未之有也言如此則可以為王矣何必曰利以說之乎蓋為利則其害至於亡身為仁義則其利至於王故曰何必曰利也此孟子所以持仁義之道教宋輕事其秦楚譏其欲以利說秦楚也○注宋輕宋人名輕○正義曰案荀卿非十二子云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曾不足以容辨異懸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宋鉞也楊倞云宋鉞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同時

孟子作宋經與
鉞同口莖反是也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

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

而不報任薛之同姓小國也季任任君季弟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之居守其國致幣帛之禮以交孟子受之而不報平陸齊下邑也儲子齊相也亦致禮以交於孟子孟子而不答之也他日由鄒之

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

連得間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

子為其為相與連屋廬子名也見孟子答此二人有異故喜曰連今日乃得一見夫子與之間隙也俱答二人獨見季子不見儲子者以季子當君國子民之處儲子為相故輕之邪曰非也書曰

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為其

不成享也孟子曰非也非以儲子為相故不見尚書洛誥篇曰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物事

也儀不及事謂有闕也故曰不成

享禮儲子本禮不足故我不見也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

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屋廬子已曉其意聞

越境至鄒不身造孟子可也儲子為相得循行國中但遙交

禮為其不尊賢故疏孟子居鄒至平陸○正義曰此章言禮答而不見之也君子交接動不違禮享見之儀亢答

不羞是以孟子或見或否各以其宜者也孟子居鄒至而不

報言孟子居處鄒國季任為任國居守者也以其任國之君

朝會於鄰國季任為居守其國也季任為居守以幣帛之禮

以交孟子孟子受而不答孟子為齊卿相之時居處於平陸

齊之下邑儲子為齊相以幣帛交孟子孟子亦受之而不答

他日由鄒之任至不見儲子言孟子異日自鄒之任國乃見

其季子自平陸往齊國乃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至為相與

屋廬子見孟子於此二人見與不見故喜而言曰連於今日

得間隙與夫子為語矣故問孟子曰夫子往任國乃見季子

往齊國乃不見儲子是為其儲子為齊相故欲輕之歟曰非

也至為其不成享也孟子答之曰非為其為相故不見而輕

之耳以其尚書洛誥篇有云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

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

而不報任薛之同姓小國也季任任君季弟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之居守其國致幣帛之禮以交孟子受之而不報平陸齊下邑也儲子齊相也亦致禮以交於孟子孟子而不答之也他日由鄒之

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

如儀不及享獻之物是曰不享以其無儀法雖有物以享之
但亦如不享耳惟在上者不役使下之志於享也是以我不
見儲子者為其儀不及物不成享也我所以受之幣而不見
答也屋廬子悅至得之平陸屋廬子已曉故聞孟子言而喜
悅或人見屋廬子故問之曰此洛誥云是何之謂屋廬子答
之曰季子以其守國故不得越境親至鄒國見孟子故但以
幣交孟子孟子所以往而見答也儲子為齊相得循行國中
可以親至平陸見孟子然以不親見之但亦以幣交之是其
不尊賢者也是所謂儀不及物為不成享也孟子所以齊
故不見而答之也○注任薛之同姓正義曰案魯隱公十一
年左傳云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
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杜預云薛任
姓也齒列也是知薛與任為同姓也○注尚書洛誥篇云○
正義曰此篇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此洛
誥之篇也孔安國云既成洛邑將欲成王告以居洛之義也
云亨多儀至惟不役志于享者案安國傳云奉上謂之享言
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於禮物惟曰不奉上人
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矣
淳于

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

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

如此乎淳于姓髡名也齊之辨士名者有道德之名實者治國惠民之功實也齊大國有三卿謂孟子嘗處

此三卿之中矣未聞名實下濟於民上匡其君而速去之仁者之道固當然邪孟子曰居下位

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

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

同道其趨一也伊尹為湯見貢於桀不用而歸湯湯復貢之如何者五思濟民冀得施行其道也此

三人雖異道所履則一也一者何也髡問一曰仁也君子亦仁而

已矣何必同孟子言君子進退行止未必同也趨於屢仁而已髡為其速去故引三子以喻意也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

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髡曰魯繆

公時公儀休為執政之卿子柳泚柳也子思孔子之孫也
二人為師傅之臣不能救魯之見削奪亡其土地者多若是
賢者無所益於國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

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歟孟子云百里奚所
去國亡所在國霸

無賢國亡何但得削豈可不用賢也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
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

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
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

則髡必識之王豹衛之善謳者淇水名衛詩竹竿之篇泉
源在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曰河水洋洋北
流活活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
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縣駒善歌者也高唐齊西邑縣駒處
之故曰齊右善歌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二人齊大夫死
於戎事者其妻哭之哀城為之崩國俗化之則効其哭髡曰

如是歌哭者尚能變俗有中則見外為之而無功者髡不聞
也有功乃為賢者不見其功故謂之無賢者也如有之則髡
必識之矣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

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
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

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孟子言孔子為司寇為賢
臣不用不能其道也從

魯君而祭於宗廟當賜大夫以胙燔肉不至燔肉不至
燔炙芬芳反歸其舍未及稅冕而行出適他國不知者以
為不得燔肉而慍也知者以為為君無禮乃欲以微罪行燔
肉不至我黨從祭之禮不備有微罪乎乃聖人之妙旨不欲

為誠欲急去也眾人固不識君子疏淳于至不識也疏
義曰此章言見幾而
之所為謂髡不能知賢者之志也

雖辨終亦屈服正者勝也淳于髡曰至固如是乎淳于髡齊
國之辨士也淳于髡問孟子曰先名實者為人後名實者
自為也言名生于實者也有功利之實斯有功利之名進而

治國濟民則名利在後故後名實者為自為今夫子嘗處於三卿之
則功利在後故後名實者為自為今夫子嘗處於三卿之
中而名實未加及於上下而去之仁人固肯如是乎髡之意
以為仁人必不如是也故以此譏之蓋名實未加於上下以
其上無以輔佐君而治國下無以惠澤而濟於民也孟子曰
至其趨也者孟子乃曰居臣下之位不肯以賢而奉事不
肖者是伯夷也所謂伯夷非其君不事是矣五就於湯五就
於桀者是伊尹也所謂伊尹非其君不事是矣五就於湯五就
惡乎君不辭小官者謂柳下惠也所謂柳下惠不怨是矣此三
能澆我哉既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是矣此三子者雖進退
之道不同然其所履則一而已一者何也髡又問孟子所謂
其趨一者是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問孟子所謂
荅曰其一者是一於仁也言三子進退行止皆一於仁也伯
夷之仁則見於必退以為清伊尹之仁則見於必進而為和
下惠之仁則見於不必進亦不必退而為和如此則君子進
退行止亦履仁而已何用同其進退行止然後為仁也孟子
所以引此三子而喻者蓋謂之去齊是亦伯夷之清者也是
亦有益於國也故以是荅淳于髡曰魯繆公之時公儀休為政
至無益於國也髡又曰魯繆公之時公儀休為政甚如此是賢
柳孔伋為師傅之臣而魯國為敵國所侵削益甚如此是賢

者不能拯救之是賢者無所益於國家也曰虞君不能信用百里奚
而亡至何可得歟者孟子又荅之曰虞君不能信用百里奚
而亡其國秦繆公任用之而得為霸是則不能信用賢則國亡
矣何特止於見削歟故曰削何可得歟蓋百里奚知虞公之
不可諫而去之秦而穆公釋其囚授之以國政號曰五羖大夫
夫是至識之者髡又曰往日衛之善謳詠者繇駒居於高唐而齊右
而西河之人皆善謳齊之善歌詠者繇駒居於高唐而齊右
之人皆能善歌凡此是皆以謳相尚故然也齊之二大夫華
周杞梁皆死於戎事其二妻以謳相尚故然也齊之二大夫華
皆効其哭是以如此歌哭者尚能變化其俗則有諸中必見
於外如無其功者髡未嘗見之也如此是故無賢者也有賢
者則髡必知之矣淳于髡所以又言之此者以其不知繆公
不能師公儀休也淳于髡所以又言之此者以其不知繆公
此明孟子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人固肯如是乎髡之意
復譏於孟子曰水西高唐齊右皆地名也曰孔子為魯司
寇至眾人固不識也孟子又荅曰孔子嘗為魯國司寇之官
不得用其道從魯君祭於宗廟當賜大夫以胙燔肉且不至
孔子以謂孔子反歸其舍未及脫祭祀之冕而適他國不知孔
子者以謂孔子不得燔肉故為此而行也其知孔子者以謂

為君無禮乃欲以微罪行微罪以其孔子為司寇大夫之官
凡有祭則大夫之黨從君祭既從祭之禮有不備所以有
罪矣然則君子之所為者庸眾之人固不能識而知也孟子
言此者又有以譏誚髡也○注淳于髡至然也正義曰案史記列傳
豈淳于髡所識也○注淳于髡至然也正義曰案史記列傳
云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辨數使諸侯
未嘗屈辱齊威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酒不治委政
於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之左右莫敢諫淳于
髡曰國中有大鳥云云文恐煩更不具述○注髡曰魯繆公
至賢為正義曰云公儀休為執政之卿者案史記云公儀休
魯博士以高弟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
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漢書曰公儀子相
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
吾以食祿又奪園夫織女利乎是公儀休執政之事也云子
柳泚柳也檀弓云子柳鄭注云子柳魯敬仲皮之子子碩兄
也子思孔伋已說於前矣○注孟子云百里奚去國至賢也
正義曰云百里奚所去國亡所在國霸者即經所謂知虞之
將亡而先去之相秦而霸其君是也云何但得削者如楊子
云或人問魯用儒而削雄曰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儒無
敵於天下安得削亦是意也○注王豹衛之善謳至知之○

正義曰王豹衛之善謳者注案衛詩淇水在衛地說文云
淇水出河內其北山東入河又晉世家云晉西有河與秦
接境北邊翟東至河內是也竹竿碩人皆衛國之詩也云高
唐齊西邑案齊莊公元年晉伐齊至高唐杜氏曰高唐在祝
阿縣西北是也云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二人齊大夫案
魯襄公二十三年齊莊公旋自晉不入遂襲莒杞梁華旋載
甲夜入宿于莒郊明曰先遇莒子於蒲侯氏杜注云近莒之
邑也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
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
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
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
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室杜注云杞梁杞殖也華周即華
旋也或云齊莊公襲莒逐而死其妻孟姜向城而哭城為之
崩○注孔子為魯賢臣從魯君而祭於宗廟燔肉不至者○
正義曰案孔子世家云魯定九年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
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三年季
氏將墮費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門人聞
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於是誅大夫亂
政者少正卯齊人歸女樂定公有怠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
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燔于大夫則吾猶可止於是

致燔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宿于此此魯國之南地也王肅曰燔祭肉也孔子因適衛矣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一上



而精嘉萬千天雷
用亦深禮藏中精

南昌縣知縣陳煦棻

孟子注疏卷十二上拔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何者為重

各本同孔本無者字

豈重一車羽邪

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考文古本車作輿

翅辭也若言何其不重也

按翅辭也者翅者是語詞即不啻也說文日部日啻語時不啻也奚翅不啻猶史漢之言駭頤或析翅字訓但誤矣注云若言何其重也正謂色食之重者後人添不字遂不可解矣

章指言臨事量宜權其輕重以禮為先食色為後若有偏

足利本作徧殊從其大者屋廬子未達故譬樓紆也

周人述於戶

述當作迎閩監毛三本不誤

當如之何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力不能勝一匹雛音義匹丁作疋云注云疋雛小雛也匹不訓小而詁訓及諸書疋訓耦訓小無文今案方言少小也音節蓋與疋字相似後人傳寫誤耳

則謂之無力人閩監毛三本同孔本謂作為力下有之字韓本考文古本力下有之字

百鈞三千斤也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千作十考文引亦作十足利本無百鈞二字案廖本非也

則謂之有力之人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矣字

孝悌而已矣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韓本悌作弟。按悌者俗字

淫虐之行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為桀似桀而已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而已矣三字

不必留館學也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館作此

章指言天下韓本考文古本有之字大道人竝由之病於不為不患

不能是以曹交請學孟子辭焉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孔本韓本足利本作也

夫堯舜二帝之道而已閩監毛三本而已上增孝弟二字是

則行堯所行堯所行之迹閩監毛三本剛堯所行三字是

口誦詭懦之言閩監毛三本誦下增桀字

注鈞三千斤案鈞上非也有百字閩監毛三本改千為十

帝王世說云案說當作紀

高父之為詩也閩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監毛二本父誤復

不達詩人之意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意下有甚字

不可磯按段玉裁曰注中訓磯激也但於雙聲求之磯與柎槩字古音同謂摩也故毛詩音義曰磯居依反又古愛反古假借字耳近人以石激水解之殊誤說文固無磯字

而曾不閱已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閱誤關案十行本閱字稍模糊翻刻閩本時誤認爲關字遂改爲關耳

而慕其親不殆閩監毛三本同岳本考文古本足利本慕上有思字孔本韓本與岳本同始作息是也

孝之至矣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矣誤耳

爲不得矣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得誤達

章指言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

疏怨慕號大是以小弁之怨未足以孔本韓本考文引古本無以字爲愆

也

孟子又問孫丑閩本同監毛二本孫上增公字非下孫丑又答之同

以襄爲后閩本同監毛二本襄下增姒字

問欲何之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得從其志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不敢詳問其指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其上有願問二字

先生之志則大矣毛本生誤王下先生之號同

三軍士樂之而悅利考文古本無三軍二字

則其國從而亡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從而二字

惡久而致傾是以君子創業慎其所以為名也

居守其國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致幣帛之禮足利本無帛字

受之而不報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不作未下有也字

亦致禮以交於孟子閩監毛三本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於字

孟子亦不荅之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考文古本作而未荅也孔本韓本足利本作受而未荅也

聞義服故悅也閩本同監本服上刻增而字毛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監本。按當作聞義則服用弟子職語

用弟子職語

故禮荅而不見之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禮之也三字

章指言君子交接動不違禮享見之儀考文古本作允荅不差

是以孟子或見或否各考文古本否以其宜也

有道德之名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見貢於桀足利本貢作責下復貢同。按貢是也

不用而歸湯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有桀字

如何者五閩監毛三本何改是岳本孔本韓本作此

所履則一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則作者

趨於屢仁而已補案屢當作履監毛本不誤

髡為其速去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為作譏

孔子之孫伋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子之孫三字

衛詩竹竿之篇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日字

北流活活

監本下活誤活

齊右善歌

毛本歌誤謳。按右一本作后見文選注藝文類聚要非趙本也

為之而無功者

考文古本之作事

則髡必識之矣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之矣作知之

為司寇為賢臣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為魯賢臣

膊炙者為燔

毛本膊誤燔

未及稅冕而行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稅下有解祭之三字

不欲為誠欲急去也

考文古本上欲作敬

衆人固不識君子之所為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識作能知二字

章指言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孔子將行冕不及稅庸人不

識課以功實淳于雖辯終亦屈服正者勝也

孟子曰至其趨也者

閩監毛三本也上增一字毛本趨作趨

下惠之仁

閩本同監毛二本上增柳字

蓋謂之去齊

閩監毛三本之上增我字

則大夫之黨黨從君祭

補監毛本下黨字作當是也

齊侯歸杞梁之妻

閩本同監本杞上剗增遇字毛本同

宿于此此魯國之南地也

閩本同監毛本此改屯

孟子注疏卷十二上按點記

奉新趙儀言按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二下

孟子注疏

告子章句下

趙氏注

孫奭疏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五霸者大國秉直道以率諸侯齊桓

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王是也

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

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謂當孟子之時諸侯及大夫也諸侯

臣總謂之大夫罪人之事下別言之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

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

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

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措

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

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擄諸侯以伐諸侯者也

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巡狩述職皆以助人民慶賞也養老尊賢能者

在位賞之以地益其地也培克不良之人在位則責讓之不朝而至三則討之以六師移之就之也討者上討下也伐者敵國相征伐也五霸強擄率諸侯以伐諸侯不以王命也於三王之法乃為之罪人也五霸桓公

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

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

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

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

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

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

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齊桓公五霸之

盛者也與諸侯會于葵丘束縛其牲但加載書不復歃血言畏桓公不敢負之不得專誅不孝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也不得立愛妾為嫡妻也尊賢養才所以彰明有德之人敬老愛小恤於孤寡客羈旅勿忘忽也仕為大臣不得世官賢臣乃得世祿也官事無攝無曠庶僚也取士必得賢也立賢無方也無專殺大夫不得以私怒行戮也無敢違王法而以己意設防禁也無遏止穀糴不通鄰國也無以私恩擅有封賞而不告盟主也言歸于好無構怨也桓公施此五命而今諸侯皆犯之故曰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

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

諸侯之罪人也君有惡命臣長大而宣之其罪在不能拒逆君命故曰小也逢迎也君之惡心未發

臣以諂媚逢迎之而導君為非故曰罪大疏也孟子至罪人今諸侯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罪人也也○正義曰

此章言王道浸衰轉為罪人孟子傷之是以博思古法以匡時君者也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至五霸之罪人也者又至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孟子言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五霸者乃為夏禹商湯周之罪人也今之諸侯謂孟子時之諸侯乃為五霸者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亦謂孟子時之大夫乃為今之時諸侯之罪人也自天子適諸侯至三王之罪人也者此一段是孟子自解五霸為三王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守至助不給已說在惠王篇言入其疆謂古天子行巡守之禮巡諸侯所守之地至入其諸侯疆境見其土地開辟而不蕪田野耕治而不荒又能養其耆老尊敬賢者有俊傑之才能在位行政事如此則有慶賞以其慶賞益其地也入其封疆見土地荒蕪而不開辟又遺棄其耆老失其賢人惟以培克多取聚斂之臣在其位以殘民如此則有責讓不特責讓之又其一不朝觀述所職則貶損其爵至二不朝則削滅其土地以至三不朝則命六師以移易其位也以其不能保安社稷也是故天子於諸侯有罪則討而不行兵征伐諸侯之於諸侯則行兵征伐而不討蓋彼有罪而布令陳辭以責之是謂討也彼有罪而用兵行師以加之是謂伐也且五霸者率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以其五霸擅自尊權不待天子錫之弓矢然後征錫之鈇鉞然

後殺者也特率諸侯以伐諸侯而已是則豈非三王之罪人歟故齊桓率諸侯以伐蔡晉文率諸侯以滅曹秦繆率諸侯以伐晉宋襄率諸侯以伐楚楚莊率諸侯以滅陳是樓諸侯以伐諸侯者也五霸桓公為盛至五霸之罪人也此一段是孟子自解今之諸侯乃五霸之罪人也言齊桓公為五霸最盛者也以其土地之廣甲兵之衆強制諸侯懼其未盡從已也於是期約諸侯為葵丘之會葵丘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有葵丘魯地也諸侯皆束縛其姓但加載書而不復歃血敵血歃血也言不敢負桓公之約也桓公於是初命之曰誅不孝言所誅在不孝矣無易桓公之約也桓公於是初命之曰誅不易也無以妾為妻言不得以愛幸之妾而立嫡妻也其再命之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言賢者當尊之於朝以崇其才德者當養之於學以成其德是所謂以彰明有德者也其三命之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言當敬重其耆老慈憫其幼少又當無忘忽其賓客羈旅其四命之曰士無世官不得兼攝其職也以其一官不專則一事不舉也取士必得言所取之士必得其賢不得使之羣小殺亂之也無專殺大夫言大夫有罪者當皆請命於天子而諸侯不得專殺之也其五命之曰無曲防言不得曲防其水以專利也當通水利而防鄣之而已無遏繹言不得遏止穀糴不通於鄰國也無有封而不告

言不得有私自封賞而不告於天子也五命之後於是又布告之曰凡我同盟會盟之人自今既盟誓之後言當歸於交好無更構怨也然今之諸侯皆犯此桓公之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者此一段孟子自解今之大夫為今之諸侯罪人者也蓋自諸侯之下皆為大夫者也言君有惡命臣長益而宣布之其罪猶小以其但能距逆君之命也君之惡未著而為之臣乃諂媚逢迎而導君為非故曰其罪大以其有以啓之也然今之大夫皆有以迎君之惡而啓之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五霸至者也正義曰云齊桓晉文至楚莊五者今案史記諸侯年表云周莊王十二年齊桓公小白即位周釐王三年始霸會諸侯於葵丘天子使宰孔賜胙命無拜襄王九年卒是桓公自釐王三年始霸至卒凡得四十二年晉文公重耳自周襄王十六年即位是為霸五襄公茲父自周襄王三年即位十三年薨即位凡得九年而已宋是歲襄王十五年矣秦繆公任好自周惠王十四年死泓戰十八年會晉代楚朝周是歲周襄王二十年三十五年伐晉報殺敗于汪三十九年卒以人從死是歲襄王三十一年矣

楚莊王侶自周頃王六年即位十三年薨是歲周定王十六年誅陳夏徵舒立陳成公午三十三年薨是歲周定王十六年矣云夏禹商湯周文武說於前矣。注齊桓至罪人也正義曰云與諸侯會于葵丘案魯僖公九年左傳云夏會諸侯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秋齊桓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是之謂也是歲所謂周襄王元年矣云誅不孝者如衛世子輒拒其父蒯聩楚世子商臣弑其父凡此之類是不孝者也云無易其世子者如晉獻公立奚齊以易申生是易世子者也云無立愛妾為嫡者正如曰嫡也如晉獻公於驪姬是以愛妾為嫡也云尊賢育才者如南有嘉魚之詩云育才也凡此是尊賢養才之意也云敬老愛小菘之詩云樂育才也凡此是尊賢養才之意也云敬老愛小恤矜寡孤如周禮大司徒之職云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孟子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是其旨也云賓客羈旅無忽忘也周禮太宰職云以禮待賓客之治是不忘賓客也孟子曰關市譏而不征是不忘羈旅也云仕為大臣不得世官乃得世祿者如魯有臧孫氏仲孫氏叔仲氏季孫氏晉有狐氏趙氏荀氏郤氏欒氏范氏齊有高氏國氏崔氏衛有甯氏孫氏是皆世官之類也孟子曰文王治岐士無世祿是世祿之謂也云無曠庶僚者孔安國云僚官

也曠空也尚書注云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位非其人爲
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大官私非其人亦具官而事無
攝則爲非禮孔子曰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僉所以譏謂之矣
云取士必得禮之無方者如桓公取管仲於賊國湯立賢無
方是矣若晉奚齊之於里克陳靈公於夏徵舒是取士不得
矣云不得以私怒行戮者如文公六年左傳云賈季怨陽子
之易其班而知其無援於晉乃使續鞠居殺處父成公八年
晉殺其大夫趙盾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山十六年楚殺其大
夫公子側是也凡此之類春秋書之四十有七是專殺大夫
也云無敢違王法而以己意私設防禁者然而此意亦通義
矣奈何據其下文曰遏糴則無曲防是爲無曲防障其水以
專利者也故先王制畎遂溝洫所以爲此矣是齊桓會諸侯
于陽穀公羊以爲障谷會諸侯于葵丘穀梁以爲無壅泉凡
此可見矣云無止糴如秦饑晉閉之糴是也云無以私恩擅
有封賞如成公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是也凡此五命
案左傳文則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而不
五命案公穀梁述葵丘會云無遏糴無易立子無以妾爲
妻無使婦人與國事無壅泉而不及誅不孝尊賢育材士無
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無有封而不告案公
羊述桓公陽穀之會則云無障谷無貯衆無易立子無以妾

爲妻而不及無使婦人與國事其詳略與此不同蓋所以相
終始而已又案春秋凡書諸侯會者有四十九而齊桓十有八
焉內臣會凡二十有六而齊居四焉書外相會凡十有三而
齊居六焉案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孔子曰桓公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注云十
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會郵十六年會幽二十七
年又會幽僖公元年會榿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
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也魯欲使

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
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

然且不可慎子善用兵者不教民以仁義而用之戰鬪是

使民有殃禍也堯舜之世皆行仁義故好戰殃

民者不能自容也就使慎子能爲魯一戰取齊南陽

之地且猶不可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

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釐慎子名不

悅故曰我所不

知此言

何謂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

知此言

何謂也

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人以求之乎

孟子見慎子不悅故曰明告子天子諸侯制制如是諸侯當來朝聘故言守宗廟典籍謂

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周公大公地尚不能滿百里儉而不足也後世兼侵小國今魯功五百里矣有王者作若文王武王者子以爲魯在所損之乎在所益之乎言其必見損也但取彼與此爲無傷害仁者尚不肯爲況戰鬪殺人以求廣土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

已

言君子事君之法牽引其君以當正道者仁也志仁而已欲使慎子輔君以仁也

疏慎子至

正義曰此章言招攜懷遠貴以德禮賤其用兵義勝爲上戰勝爲下明賤戰者也魯欲使慎子爲將軍戰鬪孟子曰不教民以仁義之道而用之戰鬪是謂殃禍以殘害民也故好戰而殃禍殘害其民者不容於堯舜二帝之世也以其堯舜之世民皆仁義但如四凶者則誅戮之是不容殃民者也今欲使慎子爲將軍雖爲魯一戰而遂取南陽之地然且猶不可況有不勝者乎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之罪也慎子見孟子此言乃勃然變顏而不悅而憤之曰此言則滑釐所不知也故自稱名爲滑釐是以因知滑釐爲慎子名也曰吾明告子至於仁而已孟子乃與之曰我分明告子以其不可之意也且天子之地方濶千里不濶千里則其中無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濶百里不濶百里則其中無以待諸侯諸侯常籍法度之文也謂先祖之典籍也周公之封於魯也其地爲方闢百里者也非其地不足而儉用於百里然亦不敢縱欲以敗王制也太公之封於齊亦然今魯國方百里之地有五以其方五百里者也子今且以爲有王者興作則此魯國之地在所損之中乎在所益之中乎言必在所損也是則徒

務戰鬪取彼以與此也是則仁者且不肯為而戰鬪殺人以求廣土地乎。注慎子善用兵至南陽也。正義曰案史記慎到趙人也學黃老道德之術著十二篇徐廣曰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六篇墨子云公輸子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滑釐等三百人已持魯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也雖殺臣不能絕也於是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是慎子即慎到矣荀卿非十二子篇注云慎子與宋鉞孟子同時是也墨子之云則又知是為善用兵者矣云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者案尚書禹貢岳陽孔安國云山南曰陽岱山即太山在齊國之南者也周公封於魯太公封於齊案周禮上公之地五百里齊魯是為上公之封則百里實封之五百里兼附庸之地也今魯方百里非兼附庸也安詩自廣而已禮記曰周公封於曲阜百里史記云周封伯禽於魯四百里太公於齊兼五侯地是皆臆說不足取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為君辟土

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辟地侵小國也充府庫重賦斂也今之所謂良臣於古之法為民賊者也賊傷民也故謂之賊也君不鄉道

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為惡君聚斂以富之為富桀也謂若

夏桀也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

之所謂民賊也連諸侯以戰求必勝之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

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說與上同由今之道無變

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今之道非善道今之世俗

漸惡久矣若不變更雖得天下之政而疏正義曰此章言

治之不能自安一朝之間居其位也

善為國者必藏於民賊民以往其餘何觀變俗移風非樂不

化以亂齊民不知其善者也孟子曰至不能一朝居也孟子

言今之世為臣而奉事君者皆曰我能為君廣關土地充實

府庫以其皆培克之人也今之所謂忠臣良臣者皆古之先

王治世所謂為殘賊民者也孟子於此又言君既不趨向慕

於道其心之所之又不志於仁是為惡也而為臣者又培克

聚斂而求富之是如富於夏桀之君也又且曰我能為君期

與敵國戰鬪必能勝如此是今之所謂良臣即古之所謂民

賊者也君既不向慕道不志於仁而為臣者又求為之強戰
鬪於敵國是輔桀也若猶用今之不善之道又不能變更今
之世俗如此者雖與之以天下亦且不能自安一朝之間以
居其位也是以孟子於魯欲使慎子為將軍所以深闢之也
白圭曰吾欲一十而取一何如白圭周人也節以貨殖省賦利民使二十

而稅一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

則可乎貉夷貉之人在荒服者也貉之說二十而取一萬家之國使一人陶瓦器則可乎以此喻白圭之所

言而曰不可器不足用也白圭曰一人陶則瓦器已矣曰不可器不足用以供萬室之用也曰夫

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

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養無百官有司故二十而

取一而足也貉在北方其氣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獨生之無中國之禮如此之用故可二十而取一

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

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

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

大桀小桀也今之居中國當行禮義而欲効夷貉無人倫之敘無君子之道豈可哉陶器者少尚

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之道乎堯舜以來什一而稅足以行

禮故以此為道今欲輕之二十而稅一者夷貉為大貉子為小貉也欲重之過什一則是夏疏白圭至小桀也。正義

桀為大桀而子為之小桀也疏曰此章言先王典禮萬

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尊裔土簡情二十而稅夷狄有君

不足為貴圭欲法之孟子斥之以王制者也白圭曰吾欲二

十而取一何如白圭周人也白圭言於孟子曰我今欲省賦

利民但二十中而稅一如之何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

之國一人陶則可乎孟子欲闢之故與之曰子以二十而稅

但一道乃荒服北裔貉之道也故託喻以問之曰萬室之國

也白圭荅之曰一人陶器而供萬室之國則器不足用也是

為不可也曰夫貉五穀不生至大桀小桀也孟子又與之言

曰夫貉居於北方其地寒燥而五穀不生長惟黍早熟於寒

燥故生之又以其無中國之城郭宮室又無宗廟祭祀之禮
又無幣帛饗餼之費又無百官之衆供贍朝食曰饗夕食曰
飧如此無有費用供贍故於貉但二十而稅一亦足給也今
居中國之地如去人倫之敘使無君子之道如何爲可乎然
而陶器之少且尚不可以爲供國之用況於國而無君子之
道乎且自堯舜二帝以來皆以什一而稅也今欲輕於堯舜
什一之道而欲二十而取一則夷貉爲大貉而子爲小貉也
如欲重於堯舜什一之道而過於什一則夏桀爲大桀而子
爲小桀也以其桀暴於賦斂者也此孟子所關之白圭也。
注曰圭周人也。正案班固志貨殖傳云白圭周人也當魏
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自圭樂觀時變故人弃我取人取
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慾節衣服曰吾治生與伊尹呂尚之謀
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又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籍古者
易爲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而籍小桀
寡乎什一而籍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而籍小桀
頌聲作矣何休云多取於民比於桀蠻貉無百官制度之費
稅薄穀梁云古者什一而籍孟子曰夏氏五十而貢殷人七
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凡書傳云什一者衆矣杜預曰古者
公田之法十取其一謂十畝內取一舊法既以十畝取一矣
春秋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又履其餘畝更復十取其一乃

是什取其二故魯哀公問有若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
也周禮載師云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
皆取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彼謂王畿之內所共多故
賦稅重諸書所言什一皆謂畿外之國故鄭玄曰云什一而
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言天下皆什一耳不言畿
內亦什一也孟子云方百里爲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
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鄭玄云詩箋
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則九而稅一其意又異於漢食貨志
云井田方百里是爲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
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然而諸儒多用孟子爲
義如孟子所言則家別一百一十畝是爲十外稅一也是爲
鄭玄有異於此也又孟子對滕公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
使自賦鄭玄以周禮匠人注孟子此言乃云是邦國亦異外內
之法則鄭玄以爲諸侯郊外郊內郊其法不同郊內十一使
自賦其一郊外九而助一是一爲二十而稅一故鄭玄又云諸
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爲正郊內郊外相通其率爲十
稅一也杜預直云十取其一則又異於鄭惟謂一夫百畝以
十畝歸公趙注不解夏五十殷七十而助七畝好惡取於
此鄭注考工記云周人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

愈於禹

丹名圭字也當諸侯之時有小水白圭為治除之因自謂過乎禹也

孟子曰子過

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

吾子以鄰國為壑水逆行謂之泔水泔水者洪

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子之所言過矣禹除中國之害以四

海為溝壑以受其害水故後世賴之今子除水近注之鄰國

疏

白圭至過矣。正義曰此章言君子除害普為人也白圭壑鄰亦以狹矣是故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白圭曰

丹之治水也愈於禹丹圭名也趙注所以知其為圭字也孟子與之曰子此言有過謬矣夫大禹之治水因水道而疏通歸於海也此故禹以四海為溝壑以受其水害故當時民皆得平土而居之今吾子以鄰國為壑以受害而又有逆其水道且逆水者所以謂之泔水謂泔水即洪水之水也是為仁人之所惡之也今子如是乃云有愈於大禹是吾子之過謬矣白圭云所以言此者是又不知大禹不自滿假不自伐之謂也於禹治水之功是又白圭未得禹萬分之一也宜其孟

子辭而闕之以為過謬者矣抑亦不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謂也

孟子曰君子不亮

惡乎執

亮信也易曰君子履信思順若為君子之道捨信將安所執之邪

疏

正義曰此章言重信

之至者也孟子言君子之道如不以信為主則君之道惡乎執言執君子之道特在乎信也亮信也然言亮而不言信者蓋亮之為義其體在信其用在明君子之道惟明為能明善在信為能誠身不明乎善不能誠其身矣是則君子不亮又惡乎執歟以其誠也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故論語云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是重信之至也

魯欲使

樂正子為政

樂正子克也魯君使之執政於國

孟子曰吾聞之

喜而不寐

喜其人道德得行為之喜而不寐

公孫丑曰樂正子

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丑問樂正子有此三問之所能乎孟子皆曰否不能有此也

然則奚為喜而不

寐

丑問無此三者何為喜而不寐

曰其為人也好善

孟子言樂正子之為入也能好

善故為之喜

好善足乎

丑問以但好善足以治國乎

曰好善優於天下

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

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詭詭

子既已知之矣詭詭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

之外

孟子曰好善樂聞善言是采用之也以此治天下可

之內皆輕行千里以善來告之誠不好善則其人將曰詭詭

賤他人之言詭詭者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詭詭之人發

聲音見顏色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也道

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

居國欲治可得乎

懷善之士止於千里之外不肯就之則邪惡順意之人至矣與邪惡居欲

使國治豈可得乎

疏

魯欲至得乎。正義曰此章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槩禹聞讒言答之以拜詭詭距之善人

亦逝善去惡來道若合符者也魯欲使樂正子執政故言於

弟子曰我聞魯欲使樂正子為政遂喜而不寐以其樂正子

將得行其道也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子曰否公孫丑曰孟

子此言以為喜而不寐乃問孟子曰樂正子有強力勝乎曰

否孟子荅無以力勝也公孫丑問有智慮能善謀乎曰否孟

子又荅之曰無用智慮謀也公孫丑又問曰有多聞見識乎

曰否孟子又荅曰無多聞見識也然則奚為喜而不寐曰其

為人也好善孟子曰樂正子為人能好善言故為之喜也好

善足乎又問言樂正子但好善言足以治國乎曰好善優於

天下至可得乎孟子與之曰能好善言足優為於天下也而

況魯國乎夫人苟好善則四海之內有善言之士皆得不遠

千里而來告之也苟不能好善則四海之內人將曰彼人之

詭詭自足其智不好善言我既已知之如此則詭詭之人發

聲音形顏色以距止人於千里之外是則善言之士既止於

千里之外而不來告之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然而與

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使之治尚可得乎言不可得而

治也莊子云好言人之惡以為讒希意導言以為詔不擇是

非而言以為詭。注樂正子克。正義曰已說於前矣。注

聞善言虞舜是也。正義曰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

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是之謂也。注禹聞讒言荅之以

拜至此之謂也。正義曰禹聞善言則拜尚書讜言說於前矣。詩曰雨雪漉漉見現曰消者此蓋角弓之詩文也。注云現日也。漉漉雨。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陳臻問古雪之盛貌。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何禮也。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次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所去就謂下事也禮者接之以容禮衰不敬也貌衰不悅也其下者困而不能與之祿則當去矜其困而問之苟免死而已此三就三去之道窮餓而去

不疑也故不言去免死而留為死故也。疏。陳子至此已矣。正也。權時之宜嫌其疑也故載之也。困而免死斯為下矣。滿此三利無疑者也。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陳臻問孟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可進為之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孟子答之曰古之君子為仕所去就有三也。下文孟子解之者是也。自迎之致敬至死而已矣。是解所去就有三矣。言國君迎接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用其言也則就有三矣。言國君行可之仕也。如禮貌接之以禮又有樂賢之容未衰而言弗得行也則當退而去之以其為道而仕道不行則去矣。其次國君雖未行用其言然而接之致敬以有禮則就而仕之是所謂際可之仕也。及其國君接之不以禮又無樂賢之容是其禮貌衰也是則退而去之以其為禮而仕禮既衰則去矣。其下朝且無以食夕昏又無以食以至飢餓困乏不能出其門戶國君聞之乃曰吾大為之君者不能使之得行其道又不能聽從其言而使飢餓於我之土地吾羞恥之也。如此國君有以周賜之亦可以受之而不辭也。無他免其餓死而已矣。以其為貧而仕是公養之仕也是以昔之孔子去就如是此孟子答陳臻之問所。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以執此而詳悉告之。

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
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
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
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
性曾益其所不能舜耕歷山三十微庸傳說築傅巖
武丁舉以為相膠鬲殷之賢臣遭
紂之亂隱遁為商文王於囿販魚鹽之中得其人舉之以為
臣也士獄官也管仲自魯囚執於士官桓公舉以為相國孫
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為令尹百里奚亡虞適
秦隱於都市穆公舉之於市而以為相也言天將降下大事
以任聖賢必先勤勞其身餓其體而瘠其膚使其身乏資絕
糧所行不從拂戾而亂之者所以動驚其心堅忍其性使不
違仁困而知勤增益其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
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人常以有謬思
過行不得福然

後乃更其所為以不能為能也困瘁於心衡橫也橫塞其慮
於胃中而後作為奇計異策憤激之說也徵驗見於顏色若
屈原憔悴漁父見而怪之發於聲而後喻若甯戚商歌桓公異之是而已矣

人則無法家拂

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
患而死於安樂也入謂國內也無法度大臣之家輔弼
之士出謂國外也無敵國可難無外

患可憂則凡庸之君驕慢荒怠國常以此亡也故知能生於
憂患死於安樂也死亡也安樂怠慢使人亡其知能者也

疏孟子曰至安樂也。正義曰此章言聖賢困窮天堅其
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意凡人佚樂以喪知能賢愚之教
者也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至死於安樂也者孟子言舜
初起發自歷山畎畝之中而堯禪其位傳說築於傅岩之間
而高宗舉之為相膠鬲鬻販於魚鹽之中而商文王舉為賢
臣管仲為士官之囚而桓公舉為相國孫叔敖隱遁於海濱
而楚莊王舉為令尹百里奚亡虞歸秦而隱於都市秦繆公
任之以為相故天欲降其大任與之卿相之位於此六人也
必先所以為相故天欲降其大任與之卿相之位於此六人也
疫瘠其皮膚又使其身空乏無資財所行不遂而拂戾其所

為又所以驚動其心堅忍其性曾益其素所不能而已又言
人常以過謬然後更改而遷善困瘁於心而無所通則其操
心也危橫塞其慮而思慮無所達而後乃能興作其大憔悴
枯槁之容而驗於色而後有吟咏嘆息之氣而發於聲則人
見其色聞其聲而後喻曉其所為矣又言國君者入於國內
無大夫循守其職而為之法家又無輔弼諫諍之士出於國
外則無強敵之大國為危難之警如是者其國未為不喪亡
矣故曰國常亡如是則然後因而知人以憂患謀慮而生以
安樂怠慢而死也故曰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注舜耕
歷山至不能行○正義曰自舜耕歷山至繆公舉之以為相
也是皆案史記之文也○注若屈原憔悴與甯戚商歌桓公
異之○正義曰案史記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事懷王為三閭
大夫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因讒
之王怒而疎平復逐放之平乃遊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
憔悴形容枯槁時有漁父釣於江濱怪而問之曰子非三閭
大夫乎何故至此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
獨醒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混
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啜其醪而哺其漉原曰吾聞
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誰能以身察察受物之汶汶
者乎寧赴常流而葬魚腹中耳遂作長沙之賦懷石自投汨

羅以死後百餘年賈誼為長沙王大傳過湘投書以吊之甯
戚角歌者案三齊記云齊桓公夜出迎客甯戚疾擊其牛角
高歌曰南山粲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解
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桓公乃召與語談之遂
以為大夫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

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教人之道多術予我也屑絜也我
不絜其人之行故不教誨之其人
感此退自修學而為仁
疏 正義曰此章言學而見賤恥之
義是亦教誨之一道也
大者激而厲之能者以改教誨
之方或折或引同歸殊途成之則者也孟子言教人之道非
特一術耳以其多有也我之所以於不絜人之行而不教之
者此亦我有以教之也以其使彼感激自勉修為之而已是
以亦為教誨之者也蓋謂教亦多術者有君子之五教或三
隅不反則不復也或叩兩端而竭於鄙夫或瀆則不告或
謂子之歸求有餘師或為挾貴而不答是教之多術矣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二下



中清嘉萬二十又書
中中記禮藏中林

南昌縣知縣陳煦棻

孟子注疏卷十二下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商湯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商作殷

周文王是也 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王改武

則有讓 石經讓諱作責

不朝而至三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而字

則討之以六師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則字

乃為之罪人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為之二字

五霸桓公為盛 石經桓諱作威

無易樹子 石經樹諱作立

敬老慈幼 石經敬諱作欽

不敢負之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之作也

不得立愛妾為嫡妻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妻字

取士必得賢也立賢無方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上也作立下賢作之孔本韓本考文

古本同廖本惟少一立字

不得以私怒行戮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戮上有誅字

而以己意設防禁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意上有曲字

擅有封賞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有下有所字

臣以諂媚逢迎之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之字

章指言王道寢衰轉為罪人孟子傷之是以博思古法匡時君也

五霸至者也

閩監毛三本上增註字者閩本作是

士無世祿

補監毛本無作者不誤

天子諸侯制制如是

上制字誤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地是閩監毛三本作之非

在所損之乎在所益之乎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乎作中邪二字下

乎作中也二字。按上云邪下云也古人文法多如此

以當正道者

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正誤王

章指言招攜懷遠貴以德禮既

孔本韓本作及考文古本作賤其用兵廟

勝為上戰勝為下明賤戰也

慎子至而已

閩本同監毛二本上增魯欲使三字

今之事君者皆曰

閩監毛三本孔本同考文古本足利本無皆字

侵小國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小作鄰

今之所謂良臣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者字

於古之法為民賊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也二字

賊傷民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賊字也字

求必勝之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章指言善為國者必

孔本韓本考文引古本作以藏於民賊民以往其

餘何觀變俗移風非樂不化以亂濟民不知其善也

孟子止居也

閩本同監毛二本止改至

省賦利民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上有欲字

以此喻白圭之所言而已矣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以此喻白圭

所言也

無諸侯幣帛饗饗

饗當作殮毛本饗作饗

故二十而取一而足也

諸本無上而字

故可二十而取一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而字

二十而稅一者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而字

則是夏桀為大桀而子為之小桀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是字而

字之字考文引而子為之小桀也云古本無而字之字

章指言先王典禮萬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尊裔土

考

古本簡惰二十而稅夷狄有君

韓本刪此四字孔本作貉道有然

不足為

貴

此四字韓本亦刪

圭欲去之孟子斥之以王制也

正案班固志貨殖傳云

正下脫義曰二字閩監毛三本不脫

井田方百里是為八九家共之

閩本同監毛二本百作一八九家作九夫八家是案此文監本擠寫是監本刻改

當諸侯之時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之字

因自謂過乎禹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乎字

是子亦過甚矣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是字

章指言君子除害普為人也白圭壑鄰亦以狹矣是故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

君子不亮惡乎執

音義本亦無乎字

捨信將安所執之邪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無所字廖本孔本韓本捨作舍無所字邪字考文古

本無所字邪字

章指言論語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重信之至者

孔本

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也

則君之道

君下漏子字閩監毛三本不脫

丑問以但好善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以作人

舜是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有虞字

懷善之士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善下有言字

章指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概禹聞讜言荅之而拜訑訑吐之善人亦逝善去惡來道若合符詩曰雨雪瀼瀼見睨聿消此之謂也

注禹聞讜言答之而拜至此之謂也閩監毛三本而作以此之謂作合符者

正義曰禹聞善言則拜尚書讜言說於前矣詩曰雨雪

漙漙見晁曰消者此蓋角弓之詩文也注云晁日也漙

漙雨雪之盛貌閩監毛三本無詩日至盛貌三十一字

謂何禮可以仕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謂作得

迎之致敬以有禮石經敬諱作飲下同

三十徵庸監本徵誤微。按此三十當同五十而慕注作二十

文王於鬻販魚鹽之中音義鬻字或作育

章指言仕雖正道亦有量宜聽言為上禮貌次之困而免

死斯為下矣考文古本備考文古本此三科亦無疑也

所以不能行之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者也三字

人恒過石經恒諱作常下同

徵於色石經徵諱作證

橫塞其慮於胷中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胷下有臆之二字

若甯戚商歌考文古本商作高案非也

是而已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四字

輔弼之士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弼作拂

安樂怠慢使人亡其知能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慢作惰無

者字

章指言聖賢困窮天堅其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慮凡人佚樂以喪知能賢愚之敘也

何不啜其漕而備其瀉

補監毛本漕作槽瀉作醕是也

是亦教誨之一道也

聞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亦下有我字

章指言學而見賤恥之大者激而厲之能者以改教誨之方或折或引同歸殊塗成之而已

成之則者也

毛本則下有一字

孟子注疏卷十二下按勘記

奉新趙儀吉按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二上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五章

孫奭疏

志誠堂

趙氏注

盡心者人之有心為精氣王思慮可否然後行之猶人法天天之執持綱維以正二

十八舍者北辰也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心者人之北辰也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故

以盡心為篇題

疏

正義曰前篇章首論告子之言性此篇章首以論盡心蓋以情性有主於心故次之以盡心也言盡己之心與

天道通是道之極者故孟子七篇所以終於盡心也此篇凡八十四章趙氏分成上下卷此卷即有四十五章而已一章言盡心性二章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三章言每必以誠恕己而行四章言人有仁端達之為道五章言遠辱不為憂六章言不慕大人何能有恥七章言王公尊賢以貴下賤八章言內定常滿賤不失道達善天下九章言小人待化十章言人情富盛莫不驕矜十一章言勞人欲以使之殺人欲以生之十二章言王政浩浩與天地同道霸者德小民人遠觀

孟疏卷十二上

十三章言明法審令崇寬務化十四章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十五章言聖人潛隱十六章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十七章言容悅凡言社稷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己十八章言育養賢才樂過萬乘十九章言臨蒞天下君子之樂尚不與焉二十章言王政普大二老間歸二十一章言教民之道富而節用二十二章言能大明者無不照二十三章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跖二十四章言揚墨放蕩子莫執中二十五章言飢不妄食二十六章言下惠不恭二十七章言為仁由己必在究之二十八章言仁在性體其次假道二十九章言放惡攝政伊周有為凡人志異則生篡心三十章言君子正己以立於世三十一章言人當尚志善之所由仁與義也三十二章言事有輕重行有小大三十三章言奉法承天政不可枉大孝榮父遺棄天下三十四章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三十五章言與服器用人用不殊尊貴居之志氣以舒三十六章言取人之道必以恭敬三十七章言聖人踐形三十八章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益富貴愈厭思減其日三十九章言教人之術莫善五者四十章言道大難追人能弘道四十一章言窮達卷舒屈伸異變四十二章言學尚虛己四十三章言賞僭及淫刑濫及士季文三思四十四章言君子布德各有所思四十五章言振裘持領正羅惟綱其餘三十九章趙氏分在

下卷各有敘焉○注盡心者至篇題○正義曰云人之有心為精氣主思慮可否則後行之猶人法天者蓋以性之得於天心之生於性天莫之為而所以命人者性也性則湛然自得所以為主者心也則人之心為精氣主思慮可否則後行由人法天也云天之執持維綱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者二十八舍案一首天文志云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奎婁胃昂畢觜參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凡此四七之星分布四方是二十八舍也然所以正之者蓋在乎北辰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包注云北辰之不移而眾星拱之爾雅釋文云北極謂之北辰郭璞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然則極中也按漢書天文志云宮太極曰北極以正四時故曰北辰又按漢書天文志云宮太極星其一明者太乙之常居也旁三星三公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方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係於斗是眾星所拱也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性有仁義禮智之端心以制之惟心為正人能盡極其心以思行善則可謂知其性矣知其性則知天道之貴善者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能存其心養育其正性可謂仁人天道好生仁人亦

好生天道無親惟仁是與行與天合故曰所以事天也

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

所以立命也

或壽終無二心改易其道殀若顏淵壽若邵公皆歸之命脩正其身以

待天命此所以立命之本

疏

言盡心竭性足以承天殀壽禍福秉心不違立命之道惟是為珍者也孟子曰盡其心者

至所以立命也者孟子言人能盡極其心以思之者是能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道矣知存其心養育其性此所以能承事其天者也以其天之賦性而性者人所以得於天也然而心者又生於性性則湛然自得而心者又得以主之也蓋仁義禮智根於心是性本固有而為天所賦也盡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則是知仁義禮智之性知吾性固有此者則知天實賦之者也是所以存此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以長育仁義禮智之性是所以事天者也是性即天也故存心養性是為事天矣又言人之於命雖有或殀或壽但操執其心而不仁也既天壽不二而修其身以待其在天者如何耳如是所以為能立命之本也以其殀壽皆定於未形有分之初亦

此而不二也不可徵求之矣但脩其在我以待之是為立命也如於殀壽而二其心以廢其所以脩其在我者則非所以立命者也商書云我生

莫無也人之終無非命也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惟順受命為受其正也已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

正命也

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於巖墻之下恐壓覆也盡脩身之道以壽終者得正命也

死者非正命也

畏壓溺死禮所不弔

疏

孟子曰至非

義曰此章言人必趨命貴受其正巖墻之疑君子遠之也孟子曰莫非命至非正命也者孟子言人之死無非是命也然當順受其正盡道以生死也書云惠迪吉是其順受其正之旨也是故知命之君子不立身於巖墻危險之下以其能壓覆人也是以盡其脩身之道而死亡者乃為受正命而死也陷於刑獄為桎梏而死者非受正命而死也以其不能盡脩身之道而順受其命而死也桎足械也梏手械也今刑獄匣手足者也案孔子云人有三死而非命飲食不節勞逸過度

是病其殺之者也居下位而上誣其君嗜慾無厭是刑其殺之也
以少犯衆以弱侮強是兵其殺之者也又云人有三死而不
正也。正義曰云命有三行善得善曰受命者如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而莫之禦而終得升于帝而
崩是也。行善得惡曰遭命如淮南子伯牛有癩論語曰伯牛有疾孔子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包曰伯牛有惡疾是也行惡得惡曰隨命如舜之四凶之類是也。注畏壓溺死。所不弔。正義曰禮於檀弓云死而不弔者三畏壓溺死。鄭氏云謂輕身忘孝也
畏人或時以非罪故已不能以說之死者孔子畏於匡是也。歷行止危險之下是也。溺不乘橋船是也。荀子曰夏首
之南有人曰涓蜀梁其爲人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爲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爲立魅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是亦畏死者也。又秦武王時大蛇從身出復入穴五女示之
五子拔蛇壓殺五女是壓死者也。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是溺死也。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
者也。孟子之言其趨則一也。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

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謂修仁行義事在於

我求則得我舍則失故求有益於得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

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謂賢者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曰求之有道也脩天爵

者或得或否故曰得之有命也爵祿須知已知己者疏孟子
在外非身所專是以云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言
至者也。正義曰此章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者不求則亡
仁義禮智性之所有如就性而求之則得之舍而不求則亡
是則仁義禮智求之有益於得者也是求之在我者也以其
仁義禮智有生之初性固有者是爲在我者也是爲天爵也
求之有道則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也既脩其天爵而人
爵或有不得者是或得或否是得之有命也是則人爵求之
無益於得也是求之在外者也以其人爵非身所專故爲在
外者也如論語云求仁而得仁是求則得之謂也易云舍
爾靈龜凶是舍則失之謂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是
求之有道者也荀子云君子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
得之有命者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
而誠樂莫大焉

物事也我身也普謂人爲成人已往皆備知天下萬物常有所行矣誠者實也

反自思其身所施行能皆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當

實而無虛則樂莫大焉 **疏** 孟子至莫近焉。正義曰此章言

強勉以忠恕之道求 **疏** 每必以誠恕已而行樂在其中仁

仁之術此最為近也 **疏** 孟子至莫近焉。正義曰此章言

之至者也孟子言人之生也萬物皆備足於我矣但能反已

思之以誠不為物之喪已是有得於內矣有得於內則為樂

亦莫大焉以其外物為樂則所樂在物不在於我故為樂也

小以內為樂則所樂在己不在物其為樂也大又言勉強以

忠恕之道而行之以求仁之術為最近故傳有云仁 **孟子**

者必恕而後行是之謂也斯亦力行近乎仁之意歟 **孟子**

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

不知其道者眾也 人皆有仁義之心日自行之無所愛

愛子亦以習矣而不能察知可推以為善由用也終身 **疏**

用之以為自然不究其道可成君子此眾庶之人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人有仁端達之為道凡人用之不知其為實

也孟子言仁義之道人皆有之然而行之而不著則其述不

能彰明習此仁義之道而不察則其理不能推明終身用而

行之而不知其是為道凡如此者非君子者是則為凡眾

者矣故孟子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 人不可以無所羞

以此閱之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 恥也論語曰行已

無恥之恥無恥矣 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是為改行從

疏 正義曰此章言恥身無分獨無所恥斯必遠辱不為憂

恥是為遷善遠罪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累之矣案禮云君

子有五恥朝不坐燕不善君子恥之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

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

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如此則人可以無恥乎此孟子所以

有此言而救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

時之弊與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

者無所用恥焉 恥者為不正之道正人之所恥為也今

道也取為一切可勝敵之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恥

宜無以錯於廉恥之心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恥

不如古之聖人何 **疏** 正義曰此章言不慕大人何能有恥

有如賢人之名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不慕大人何能有恥

不正之道也不正之道正宜羞恥而無為之也是為恥之於

人為大者也今之人乃造機變陷阱藏兵之巧以為攻戰者

是為不正之道也是無所用而恥之也如不恥不若古之聖賢何能有古聖賢之名也。注隰朋顏淵。正義曰凡於趙注有所要者雖於文段不錄然於事未嘗敢棄之而不明今有以隰朋不及黃帝佐齊桓以有勳顏淵慕虞舜仲尼歎庶幾也案杜預春秋傳云隰朋齊大夫也史記注云徐廣曰朋或作崩常愧恥不若黃帝之為人後齊桓得之輔佐桓公四十年卒顏淵慕虞舜案經云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注所以引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樂善而高宗得傳。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何獨不然何獨不者所樂有所忘也樂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由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亟數也若伯夷非其君不事伊尹樂道堯舜不可得而臣致敬盡禮可數見之乎作者七人隱各有方豈之者乎。疏 孟子至之乎。正義曰此章言王公尊賢以貴下賤樂道忘勢不以富貴動其心者也孟

子曰至而況得而臣之者乎孟子曰古之賢者之君好人之善而忘己之勢古之為賢士者亦然以其能樂己之樂而忘人之貴勢也如此故有王公大人不致其敬而盡其禮則不得數數見其賢者然而見之且猶尚以為不可而況得臣之而卑下者乎。注高宗得傳說而稟命。正義曰案尚書說命篇云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岩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曰臣下罔有稟命孔安國傳云名說稟受也令命也。注經許由洗耳可謂忘人之勢正義曰案高士傳云許由潁川人也隱箕山堯聞之躬聘為九州長由不赴遂洗耳於河巢父見之曰吾欲飲牛汚吾牛口於是牽牛上流飲之由大慙而隱是也。注亟數也至作者七人。正義曰云伯夷伊尹者此蓋本孟子之正文也已說之詳矣云作者七人者案論語之文也七人包注云凡七人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是也王弼云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是此七人者也。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矣。宋姓也句踐名也好以道德遊欲行其道者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句踐問囂囂自得無欲之貌也。何執守

可尊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尊貴也孟子曰能貴德而履之

樂義而行之則可以囂囂矣樂義而行之則可以囂囂矣

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失義不為不義而苟得故得己之本性也

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達不離道思利民之道故民不失其望也

則兼善天下古之人得志君國則德澤加於民人不得志謂賢者不遭遇也見立也獨治其身以

立於世間不失其操也是故獨善其身疏孟子至此章言內定

常滿器器無憂可出可處故云以士脩身立世賤不失道達

善天下乃用其寶句踐好遊未得其要孟子言之然後乃喻

子謂句踐曰子好逸遊乎我今語以教子之遊也言人之知

已亦但囂囂然自得人不知己亦但囂囂然而自得曰何如

斯可以囂囂矣句踐問之曰當何如此可以囂囂然自得矣

曰尊德樂義至達則兼善天下孟子又與之曰尊貴其德所

樂以義以此則可以囂囂自得矣德有所得於內義有所

不為於外既所貴在德而盡性於內所樂在義而窮理於外

是以樂天知命故知不知斯囂囂然自得矣如此故士窮

而在下則不失義而不為苟得故得己之本性達不離道而常

思利民故民不失其所望是以古之人得志遭遇其時則布

恩澤而加被於民不得志則脩治其身以立於世問是其窮

則獨善其身達則得其道而兼善天下也言古之人以是者

如顏子之徒窮而不得志則不改其樂而獨善其身伊尹之

徒得志而澤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

加於民也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凡民無自知者也故由文王之夫乃能自興起

以趨善道若夫豪傑之才知千萬於凡人者雖不疏正義

遭文王猶能自起以善守其身正其行不陷溺也疏曰此

章言小人待化乃不邪僻君子特立不為俗移故稱豪傑自

孟子卷十三

六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

人遠矣附益也韓魏晉六卿之富者也言人既自有家復益以韓魏百乘之家其富貴已美矣而其人欲然

不足自知仁義之道不疏正義曰此章言人情富盛莫不

免過卓絕乎凡也孟子言人自有富復附益以韓魏晉六卿

百乘之家富而貴之如其自視已於仁義之道欲然不足則

超絕有過乎衆人遠矣注韓魏晉六卿百乘之家正義曰已說於梁惠首篇孟子曰以佚道

使民雖勞不怨謂教民趨農役有常時不使失業當其雖勞後獲其利則佚矣若亟其乘屋之類也故

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謂殺大辟之罪者以坐殺人故也殺此罪人者其意欲生民也故雖伏罪而不怨殺者

孟子曰霸者之疏孟子至殺者正義曰此章言勞人欲以佚之殺人欲以生之則民不怨者也孟子言國君如使民趨於農耕是以佚道使民是農耕時雖為勞然後有所獲稼則又有以佚樂矣如是則何怨恨其勞乎故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又言國君殺戮其罪人者以其恐有害於民故殺之而意有在

於欲生其民也是則罪人被殺雖死且不怨恨殺者也故曰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注若亟其乘屋之類正義曰已於滕文公說之矣注大辟之罪孟子曰霸者之

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

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霸者行善恤民恩澤暴見易知故民驩虞樂之也王者道大法天浩浩而德難見也殺之不怨故曰殺之而不怨庸功也利之使趨時而農六畜繁息無凍餓之老而民不知獨是王者之功修其庠序之教又使日遷善亦不能覺知誰為之者言化遷善為之大道也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

流豈曰小補之哉君子通於聖人聖人如天過此世能化之存在此國其化如神故言與天地同

流也天地化物歲成其功豈疏孟子至之哉正義曰此

曰使人知其小補益之者哉疏章言王政皞皞與天地同

流霸王德小民人速覩是以賢者志其大者也孟子曰至小

補之哉者孟子言霸者行善政以及民以其恩澤暴見故民

補之哉者孟子言霸者行善政以及民以其恩澤暴見故民

補之哉者孟子言霸者行善政以及民以其恩澤暴見故民

補之哉者孟子言霸者行善政以及民以其恩澤暴見故民

補之哉者孟子言霸者行善政以及民以其恩澤暴見故民

補之哉者孟子言霸者行善政以及民以其恩澤暴見故民

補之哉者孟子言霸者行善政以及民以其恩澤暴見故民

補之哉者孟子言霸者行善政以及民以其恩澤暴見故民

補之哉者孟子言霸者行善政以及民以其恩澤暴見故民

補之哉者孟子言霸者行善政以及民以其恩澤暴見故民

驩虞而樂也王者道大故若天浩浩而難知難見者也故民
 皞皞然自得而已矣是以王者之功以其佚道使之故也自迹
 殺之故也利而不知為王者之功以其佚道使之故也自迹
 觀之則君子過之而不守拘其一自妙道觀之則其所感而
 遂天下之故者未嘗不有存焉故曰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
 神今夫天地之化者始乎春而終乎冬而萬物皆得以移易
 者也天地之神者始乎震而終乎艮而陰陽不可測之者是
 也然則王者之神者始乎震而終乎艮而陰陽不可測之者是
 上下同流而無間也則是天地之化亦存以神而存之豈曰使萬
 物知其有小補益哉哉王王者之化亦存以神而存之豈曰使萬
 有小補益之哉如此故王者之民所以皞皞如也蓋虞之為
 樂必待虞度無慮然後為驩虞則其樂淺皞皞如也蓋虞之為
 舒通太平自得而已故於驩虞又有以問矣孟子曰仁
 此孟子所以抑區區之為而尊崇其王者也

言不如仁聲之人人深也
雖明不如雅頌感人心之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善政使民上善教使民尚仁義心易得也

孟子曰仁聲樂聲雅頌也仁言之言也仁
 樂聲雅頌也仁言之言也仁

民財善教得民心

家之不道怠故賦役舉而財聚於一
 也

可得也命崇寬務化民愛君德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也

不若仁聲樂聲雅頌感人心之深也善政使民不違上又不
 若善教得民之易也以其善政出於法度之粗有刑威以行
 之故民有以畏之善教本人之德性有仁恩以懷之故民有
 以愛之亦以善政有九職繫萬民之德性有九兩以繫萬民九
 萬民故一曰三農以平地山澤生黍稷禾稻麻大小豆大小
 麥之九穀二曰園囿以育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
 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入材八材鄭司農云珠象玉
 石金木革羽是也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
 鄭玄云金玉曰貨布帛曰賈嬪婦人之美稱也八曰臣妾聚
 斂疏財九曰開民無常職轉移執事鄭玄云疏材百草根實
 可食者九兩繫萬民一日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
 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王
 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
 得民凡此善政為民財而已善教因民心以教之故能得民
 心矣此所以為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

之得民然而善政非不能得民但得民財而已又不若善教
所以同得民之心矣○蓋移風易俗莫大乎樂此禮之文然也孟子
其趨焉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

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不學而能性所自能良甚也

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

不知敬其兄也孩提二三歲之間在襁褓知孩笑可提

能良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仁人

知也義之心少而皆有之欲為善者無他達通也但通此親親敬長之心施之天下人也疏也○正義曰

此章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達之天下恕乎已者也孟子曰

人之所不學而至達之天下也者孟子言人之所以不學而

性自能是謂良能者也所以不待思慮而自然知者是謂良

知者也孩提襁褓之童子無有不知愛其父母及其長大無

不知欽順其兄是則厚愛其親欽順其兄是仁義也仁義即

良知良能者也言人之為善者無更於他求也但通達此親

親敬長之良能良知施之於天下耳注襁褓者正義曰釋云

襁褓負也負兒衣也織縷為之廣八寸長二尺以負兒於背

上者也是亦知孩提為二三歲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

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舜耕

也希遠也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及其聞一善

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舜雖

野人同其居處聞人一善言則從之見人一善行則疏孟

識之沛然不疑若江河之流無能禦止其所欲行也疏孟

至禦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潛隱若神龍亦能飛天亦能

潛藏同舜之謂也孟子言虞舜初起於歷山耕時居於木石

之間以其近木石故也與鹿豕遊以其鹿與豕近於人也然

而舜於此其所以有異於深山之野人不遠但能及其聞一

善言見一善行其從之若決江河之水沛然其勢莫之能禦

之文也趙注引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

不欲如此而已矣

無使人為己所不欲者每以身先之如此則己之所不欲者每以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尼之道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尼之道也

人道也。孟子言人無為其所不為以其所不為者不義也。無欲其所不欲者以其不欲為不善也人能無為不義又欲其所不欲者則人道於是足矣故曰如此也。子思子

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疾疾

人所以有德

才知者以其在於有疾疾之人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

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此即人之疾疾也自以孤微懼於危殆之患而深慮之勉

疏

孟子至故達。正義曰此章言孤孽自危故

為仁義故。至於達也。孟子言人之所以有德慧術知者常在於疾疾

之人也。疾疾人之有小疾常需在身不去者是為疾疾也。如

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常危其慮患也。常深是若疾疾也。此孟

子所以執此喻以自解也。言孤臣不得於其親者故能秉心常

危慮患常深以勉力於為道德故能顯達也。操心常危慮患

常深是人之疾疾常需在身而不去也。是孟子所以為疾疾

之人有德慧術智也。然而非謂德慧術智必繫乎有疾疾者

但常存乎疾疾之人而已。蓋有得於己謂之德述而行之謂

之術然德又以慧連術又以智連之者以其德以慧明術以

智釋耳。是則所謂智慮生於憂患豈非德慧術智存於疾疾

之意有同歟。此孟子所以有是言之而戒當時之人者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求君之意為苟容以悅君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而後為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

後行之者也

天民知道者也。可有大入者正己而

物正者也

大人大丈夫不為利害動移者也。正

疏

孟子至者

也。正義曰此章言容悅凡臣社稷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

身凡四科優劣之差者也。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

容悅者也。孟子言有人事其君以求君之意者為苟容以

忠臣為安社稷臣者也。在於安社稷而後為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言天民為之先覺者，志在於行道然而既達而在位，可以行其道於天下，然後乃行之也。以其若窮而在下，未可行其道，則亦止而不行矣。是其窮達一歸於天而已。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言有大丈夫不為利害之所移動，是則自正治其己而物後自取正於我也。凡此是其四科優劣差等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

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三樂也。天下之樂不得與此三樂之中，兄弟無故，無他故

成之以道，不愧天，又不忤人心，正無邪也。有養也，教養英才

皆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君子

重焉。一章再云者也。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至存焉者，孟子言君子有三樂，而為王天下者不得與於

其間，父母皆在，兄弟無有他故者，以其無嫌隙之事也。此乃一樂也。存誠於己而仰無以有羞愧於天，俯無以有慚忤於人，此乃二樂也。己之有德，又得天下英才大賢而推己以教而養育之，此乃三樂也。三樂如此，故孟子又重言之。然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以其有天下之樂，不若此三樂矣。故重言之，而美此三樂也。是以舜得天下而無足解憂，楊氏子云：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是亦與此同意也。

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

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

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廣土眾民，大國諸侯也。所樂不

者，所性不存，乃所謂性於仁義者也。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

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大行行之於天下，窮居不失性也。分定故不變。君子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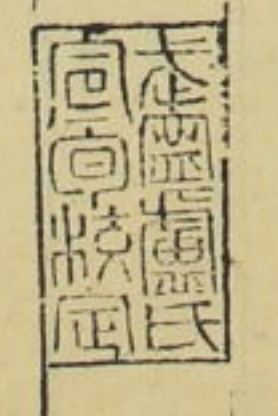
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

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四者根生於心，色見於面，晬然潤澤

之貌也。蓋視其背而可知其背。蓋蓋然盛流於四。疏曰：孟子
體四體有匡國之綱。雖口不言人自曉喻而知也。疏曰：孟子
而喻。正義曰：此章言臨蒞天下。君子民君之樂。尚不
與存仁義內外充身體履方四體不言。蟠辟用張心邪意。溺
進退無容於是之際。知其不同也。孟子曰：廣土衆民。至不
言而喻。孟子言廣土地之大。衆民人之多。以爲大國之諸侯
君子者。心欲好之。然其所樂不在此也。中天下而稟天性。不
安四海之民。是爲之王。君子者。雖樂於此。然而稟天性。不
此焉。蓋君子欲廣土衆民。以其足以行道於一國。故也。然其
所樂又在於定四海之民。而未樂於此。一國而已。雖樂在於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得行其道於天下。奈何。所性不在
此焉。是所性者。特在仁義禮智耳。故言於天下。不能加益。其
子所稟天之性。雖大而行道於天下。且不能加益。其性雖窮
居在下。且不能損滅其性。以行其所生之。初受之於天。有分
定故也。故君子所性。是仁義禮智。四者。根生於心。顯而形諸
德容。其生於色。則粹然潤澤。見於面。又有輝光乎。其前。蓋
然見於背。又有充實乎。其後。而旁溢流通乎。左右上下。四體
則一動靜一行。止固雖不言而人。以曉喻而知其所存。是其
不言仁而喻其能仁。不言義而喻其能義。以至禮也。智也。亦
若是矣。此所以故云四體不言而喻。荀子云：君子之學入乎

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又曰：君子至德默然而喻。同意。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三上



中庸精義二十天書
申中誤樓藏中

南昌縣知縣陳煦琴

孟子注疏卷十三上拔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凡四十五章

閩監毛三本同音義宋本五作七案章指當為四十七章作四十五者偽疏改疏以王子宮室章并入上章又失數莫非命也一章故為四十五章也

為精氣王

宋本王作生孔本韓本閩監毛三本作主

天之執持綱維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綱維作維綱

而衆星拱之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拱作共音義出共之云亦作拱

苟存其心

宋本苟作日

故以盡心為篇題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為篇題作題篇

言容悅凡言

補監毛本下言字作臣是也

案一首天文志云

補監毛本一首作五行不誤

故曰所以事天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此所以立命之本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章指言盡心竭性足以承天歿壽禍福秉心不違立命之道惟是為珍

但操存其心而不仁也

案仁為二譌

為受其正也已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已字

得正命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有為字足利本為作無案作無非也

畏壓溺死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死字案無者非

故曰非正命也已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已字

章指言人必趨命貴受其正巖牆之疑君子遠之

注畏壓溺死所不弔

閩監毛三本所上有禮字

章指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故孔子曰如不可求從吾所

好

常有所行矣

宋本廖本閩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監毛二本常誤當

強恕而行

廖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強作彊注同

當自強勉

岳本及各本同宋本作勉強

此最為近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章指言每必以誠恕己而行樂在其中仁之至也

無所愛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於其所愛

可推以為善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章指言人有仁端達之為道凡夫用之不知其為寶

考文古本

實也

論語曰各本同考文古本作論曰○按趙注多作論

章指言恥身無分獨無所恥斯必遠辱不為憂矣

無復有恥辱累之矣之字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

今造機變阱陷之巧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阱作

取為一切可勝敵之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

廉恥之心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

不恥不如古之聖人何有如賢人之名也廖本孔本韓本

意謂取法乎上乃得乎中也閩監毛三本聖人賢人並作

章指言不慕大人何能有恥是以隰朋愧不及黃帝佐桓

公孔本韓本考文引以有勳顏淵慕虞舜孔子孔本韓本

古本桓公作齊桓考文古本歎下有而字

正宜羞恥而無為之也正字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

何能有古聖賢之名也也字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

後齊桓得之輔佐輔字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

何獨不者所樂有所忘也補監毛本者作有是也

見且由不得亟宋九經本宋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韓本

伊尹樂道堯舜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

豈可得而臣之者乎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

章指言王公尊賢以貴下賤之義也樂道忘勢不以富貴
動心之分也各崇所向則義不虧矣

以其能樂已之樂能樂二字墨丁闕監毛三本如此

故有王公大人王字墨丁闕監毛三本如此

自得無欲之貌也闕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章指言內定常滿器器無憂可出可處故云以遊修身立
世賤不失道達善天下乃用其寶句踐好遊未得其要孟
子言之然後乃喻

孟子至天下闕監二本同毛本天上有兼善二字

故云以士士字墨丁闕監毛三本如此案此章指文也士當作遊與憂韻

窮則獨善身闕監毛三本身上有其字

無自知者也闕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自作異

故由文王之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故須文王之

若夫豪傑之才知闕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以善守其身正其行闕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二其字

章指言小人待化乃不辟邪孔本韓本君子特立不為俗

移故稱豪傑自興也

章指言人情韓本作恃富盛莫不驕矜若能欲然謂不如人非

但免過卓絕乎凡也

當其雖勞闕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其作時是也

以坐殺人故也

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坐誤生

章指言勞人欲以佚之殺人欲以生之則民無怨讟也

殺之不怨故曰殺之而不怨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下之作人廖本考文古本下之

作人下有也字孔本韓本作殺非不教故殺之不怨也

又使日遷善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又字

言化遷善為之大道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言化大也

豈曰使人知其小補益之者哉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豈曰使

成人知其小補益也

章指言王政浩浩

孔本韓本作皞皞

與天地同道霸者德小民人

速覩是以賢者志其大者也

而遂天下之故者

閩監毛三本遂下有通字是

章指言明法審令民趨君命崇寬務化民愛君德故曰移

風易俗莫善於樂

有九職繫萬民

補監毛本繫作任

無不知愛其親者

按者字古本皆同注疏本亦不誤今書塾朱子集注本者作也不可不正

施之天下人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考文古本也作而已二字孔本韓本與廖本同施作推

章指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達之天下恕乎已也

人之所不學而至達之天下也者

閩監毛三本而下有能字

居木石間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間上有之

相去豈遠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哉字

聞人一善言

各本同孔本無人字下見人同

若江河之流

各本同孔本上有辟字案此采音義也音義出辟若云下辟若同下辟若當指章指辟若神龍言故知此文上舊有辟字蒲按同

其所欲行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章指言聖人潛隱辟若神龍亦能飛天亦能小同舜之謂也

每以身先之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先作況

章指言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尼之道也

以其在於有疾疾之人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以其二字

章指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膏梁難正多用沈溺是故在

上不驕以戒諸侯也

膏梁自正

補案自字當從章指作難

以悅君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者也作而已

而後為悅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也作而後悅也

章指言容悅凡臣社稷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身凡此四科優劣之差

君子重言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君作孟

章指言保親之養兄弟無他誠不愧天育養英才賢人能之樂過萬乘孟子重焉一章再云也

此章言保親之養

此字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

吾人能之吾字墨丁閩本同監本如此毛本作賢

以其無嫌隙之事也嫌隙二字墨丁閩本同監毛二本如此

而仰無以有羞愧於天俯無以有慚忤於人仰無至天俯九字墨

丁閩本同監毛二本如此

己之有德又得天下英才大賢德又二字墨丁閩本同監毛二本如此

欲行禮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欲作樂

乃所謂性於仁義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謂性仁義也廖本無於字

行之於天下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之作政

人自曉喻而知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自作以知下有之字廖本亦有

之字足利本無

章指言臨蒞孔本韓本蒞作蒞天下君國子民君子之樂尚不與

存仁義內充身體履方四支不言蟠辟用張心邪意溺進

退無容於是之際知其不同也

仁義內外充監毛本同案章指無外字

君國子民君字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

君子之學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又曰君

子至德默然而喻同意耳著以下十行本有脫頁閩本亦闕監本毛本如此

孟子注疏卷十三上校勘記

奉新趙儀吉按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三下

盡心章句上

趙氏注

孫奭疏

孟子注疏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
 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
 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
 養老者已說於上篇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
 歸矣天下有能若文王者仁人呼復歸之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
 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
 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
 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五雞二彘八口之家畜之足以爲畜產之本也所

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

之謂也所謂無凍餒者教導之使可以疏孟子至此之謂也。正義

曰此章言王政普大教其常業各養其老使不餒之二老聞之歸身自已所謂衆鳥不羅翔鳳來集之類者也孟子曰伯夷辟紂至此之謂也已說於上篇矣此以大同小異更不復說焉然其類亦孔子所云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此亦類也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

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易治也疇一井也

也庶民治其田疇薄其稅斂不踰什一則民富矣食取其征賦以時用之以常禮不踰禮以費財也故畜積有餘財不可勝用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

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

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水火能生人有不愛

者至饒足故也菽粟饒多若是民皆輕施於人而何有不仁者也疏孟子至者乎。正義曰此章言教民之道富而節用蓄積有餘焉有不仁故曰倉廩實知禮節也孟子曰易其田疇至不可勝用也孟子言如使在下者易治其田疇而不難耕作則地無遺其利又在上者又薄其賦斂而無橫賦則民皆可令其富足也又食之以時而其用不屈用之以禮而其欲不窮則財用有餘而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至焉有不仁者乎孟子又言人民非得其水火則不能生活然而昏暮之時有敵人之門戶而求之水火無不與之者以其水火之多矣聖人如能治其天下使民有其菽粟亦如水火之多則民人孰不以有餘而補其不足而為仁者乎故曰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此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者也。注疇一井也。正義曰說孟子曰孔子登

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

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所覽大者意大觀小者志小也

水有術必觀其瀾

瀾水中大波也

日月有明容光必照

焉

容光小卻也言大明照幽微也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

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盈滿也科坎也流水滿坎乃行以喻

君子之學必至成章乃仕進者也

疏

孟子至不達正義曰此章言弘也明者無不照包聖道者成其仁也孟子

曰孔子登東山至難為言者孟子言孔子登魯國之東山而所覽者大故小其魯國以魯國莫大於東山也登太山而能小其天下亦所覽者大而天下亦莫大也於大山也如此故觀之於海者難為水也以其水所同歸於海者也是以海為百谷王遊聖人之門者難為言以其道之所同出又同歸於此者也楊子云視日月而知眾星之蔑如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亦與此同意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者孟子又言人之觀於水以其有術也有術者所謂觀水必觀其波瀾是為能觀水者也云此者以其人之觀書亦若是也言觀書亦當觀其五經而已矣五經所以載聖人之大道者也日月有明容光

必照焉者又言日月之有明凡於幾隙但有容其光者則必照之亦若道之在天下無往而不在也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至不成章不達者又言流水為物所流遇於科坎不盈滿其科坎則不流進而行也如君子之學志在於道也不成章則不達而進任以其君子於道至於成章則充實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為美之至者也此孟子所以有水為之喻焉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

跖盜跖也跖舜之分故以此別之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跖明求之常若不足君子小人各一趨也孟子曰至間也者孟子言人之雞鳴而起孳孳勤篤於為善者乃為舜之徒黨也如雞鳴而起孳孳但勤篤於為利者乃為盜跖之徒也儻言欲知舜與盜跖為君子小人之分別無他事焉特一趨於利一趨於善之間而已。注盜跖。正義曰案李奇漢書傳云盜跖乃是秦之大盜也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楊子

楊朱也為我為已也拔已一
毛以利天下之民不肯為也
天下為之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
天下為之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

也 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
也 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
也 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

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百道也 疏 孟子至百也○正義曰此章楊墨放蕩子莫
百道也 疏 孟子至百也○正義曰此章楊墨放蕩子莫

之也 孟子謂楊朱所取以為已雖拔已之一毛以利天下且
之也 孟子謂楊朱所取以為已雖拔已之一毛以利天下且

執中為近聖人之道者也如執中而不知權變但執一介
執中為近聖人之道者也如執中而不知權變但執一介

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 飢渴害其本
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 飢渴害其本

人不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
人不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

疏 孟子至憂矣○正義曰此章言飢不妄食忍情節欲賤
疏 孟子至憂矣○正義曰此章言飢不妄食忍情節欲賤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大也柳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大也柳

也 言也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大也柳
也 言也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大也柳

大之志不恥汚君不以疏正義曰此章言柳下惠不恭用

三公樂位易其大量也疏志大也無可無否以貴為賤者

也孟子言柳下惠不以三公之榮位而移易已之大志也以

其所守之介在道而已是所以不羞小官者焉今夫三公者

乃百僚之師帥也人臣之位極者也衣則服袞圭孟子曰

則執桓圭而世之所謂富貴崇顯者無以過也

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

井也有為為仁義也初八尺也雖深而不及泉疏正義

章言為仁由己必在究之九仞而較無益成功者也孟子曰

今之有為之道者譬如掘井者也掘井至九仞之深而不及

泉則止之是棄其前掘井之功者也喻為仁義之道而不及

之則止而不為是亦棄其仁義之道者也孔子曰為山未成

一簣止不為也與此同意注初八尺也正義曰案釋云七尺曰仞

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性之性好仁自然也身

也假之假仁也疏仁之體之行仁視之若身

以正諸侯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五霸而能

也也疏孟子至非有也。正義曰此章言

譬如假物久而不歸疏仁在性體而行仁本性之自然者

安知其不真有也疏仁在性體而行仁本性之自然者

也湯武利而行仁視之若身也五霸強而行仁則力假之而

已然而久假而行之而不歸止安知其非真有也楊子曰假

歸孰曰非儒也亦同其旨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

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

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

丑怪伊尹賢者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

而放其君何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

五疏卷十三下

五

如賢者有伊尹愛君之志則可以放君如無伊尹秉忠心以愛君則放君而生篡奪君位之心者也以爲不可矣

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

詩魏國伐檀之篇也無功而食則謂之素餐世之君子有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

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

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保其尊榮子弟孝悌而樂忠信不素餐之功誰大於是何爲不可以食祿

子正己以立於世世美其道君臣是貴所過者化又何素餐之謂也公孫丑問孟子曰魏國伐檀之詩有云不素餐兮言無功而食謂之素餐然而君子有不自耕而食祿者是如之何孟子對之曰君子居處此國其君任用之則安富尊榮言安國保其尊榮子弟從之則能孝悌忠信是則不素餐兮誰有大於此者言何爲而不可食祿

注魏國伐檀之篇

義曰此詩蓋刺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孟子曰尚志

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

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

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非有者爲仁義欲知其所當居者仁爲士所由者義爲貴大人之事備矣

疏王子至備矣

義曰此章言人當尚志於善也善之所由仁與義也欲使王子無過差者也王子墊問曰士何事者王子墊齊王之子名墊也問孟子曰爲士者當以何事爲尚也孟子曰尚志孟子答之曰爲士者當以志爲尚也曰何謂尚志王子又問孟子何以謂之尚志曰

仁義而已矣至大人之事備矣孟子又答之曰尚志則以仁

義而已矣言能以仁義爲尚則爲尚志也如殺一人之無罪

是爲非仁也非己之所有而取之是爲非義也如此非仁

非義者亦以所居有惡疾在於仁所行有惡疾在於義是也

如仁以爲居義以爲行則大人之事亦備矣

此孟子所以欲使王子墊於無過之地也

孟子曰仲

子名墊也問士當

何事爲事者耶

孟子曰尚志

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

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

豆羹之義也仲子陳仲子處於陵者人以為廉謂以不義而與之齊國必不受之孟子以為仲子

之義若上章所道簞食豆羹無禮則不受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也人莫大焉亡親戚

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人當以禮義為正陳

仲子避兄離母不知仁義親戚上下之敘何可以其小廉信以為大哉

有輕重行有大小以大包小可也以小信大未之聞者也孟子言陳仲子以不義雖與之齊國之大而且不受國人皆信之以為廉是為舍簞食豆羹之小義也人之所尚當以莫大

為尚焉者是其知以親戚君臣上下之敘者也今陳仲子避兄離母處於陵而不仕是棄親戚君臣上下之大分而徒取其辭受之小節而已而信廉之大又安可哉以其非義之本

耳宜孟子以是闢之。注陳仲子至受之也。正義曰此於前篇已說矣桃應問曰舜為天

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桃應孟子弟子問臯陶為士官

主執罪人瞽瞍惡暴而殺人則臯陶何如孟子曰執之而已矣孟子曰臯陶執之耳

然則舜不禁與桃應以舜為天子使有司執其父不禁止之邪曰夫舜惡得

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辭也孟子曰夫舜惡得禁之夫天下乃受之於堯當為

天理民王法不曲豈得禁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應問舜為之將如何曰舜視棄

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

訴然樂而忘天下孟子曰舜視棄天下如捐棄敝屣

終身訴然忽忘天下之為至貴也疏桃應至天下正義曰此章言奉法承

舜之道趨將若此孟子之言揆聖意者也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桃應問孟子曰舜為天子

命臯陶為士官以執罪人舜父瞽瞍殺人則臯陶之士當如何也孟子曰執之而已矣孟子答之但當執而不縱也然則

舜不禁與桃應問曰如是則舜為天子使有司執其父而不禁之耶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孟子又答之曰

夫舜豈得而禁止之哉夫以其法有所受之而已然則舜如
之何桃應問曰如是舜不敢禁止臯陶無執其父則舜將如
之何曰舜視棄天下至忘天下孟子又荅之曰舜視天下如
捐棄敝屣而不惜也必將竊負戴其父而逃循海濱而處以
逃之且終身所然樂而忘去天下是以舜
得天下不足解憂惟順父母可以解憂也 孟子自范之

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居移氣養移體大

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孟子之范見王子之

儀聲氣高涼不與人同還至齊謂諸弟子喟然嘆曰居尊則
氣高卑則氣下居之移人氣志使之高涼若供養之移人
形身使充盈也大哉居乎者言當慎所居人必居仁也凡人
與王子豈非盡人之子也王子居尊勢故儀聲如是也
疏 正義曰趙云此章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君子居仁小
人處利譬猶王子殊於眾品者也孟子嘗自范邑見齊
王之子儀體聲氣高爽不與人同乃往歸齊而於弟子之間
喟然嘆息之曰夫居足以移易人之氣所養足以移易人之
體以其王子之儀體聲氣如是者亦以所居所養之大移之
使然也大哉居乎言人當慎所居以仁為廣居凡眾之人豈

非盡人之子與言齊王之子亦人之子 孟子曰王子宮

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

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言王子宮室乘服皆人之所用之耳

然而王子若彼高涼者居勢位故也況居廣居謂行仁義仁義在身不言而喻也 魯君之宋呼

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

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埳澤宋城門名也人君之聲相似者以其俱居尊勢

故音氣同也以城門不自疏 正義曰此章宜與上章合而
肯夜開故君自發聲耳 為一不當分而為二也孟子
言王子所居宮室與車馬之乘衣服之飾是皆與人同所用
之也然而王子若彼儀體聲氣高涼者必其居勢位使之如
是與人不同耳言王所居勢位能如此而況居天下之廣居
以仁為居者乎且以魯國之君往宋乃呼於埳澤之門守者
曰此非吾君之身也何其呼聲似其呼聲似我君也言大亦
無他事異焉亦以皆居尊勢故其聲之如是相似也埳澤宋

城門之名守者監門之官也是言能以大人之所居者處已而與大人相似者也 孟子曰食而

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

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但食之而不愛若養豕也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

能敬也且恭敬者如有幣帛當以行禮而未以命將行之也

恭敬貴實如其無實何 **疏**正義曰此章言取人之道必以

可虛拘致君子之心也 **疏**恭敬恭敬貴實虛則不應實者

謂敬愛者也孟子言人之交接但欲食為備而歡意弗加者

非以愛相接者也是為豕交之也犬馬者人所愛而畜養者

也如愛誠雖至而敬心弗加者是謂愛而弗敬以為獸畜之

也然而恭敬者是幣帛之禮未行之也蓋以恭敬為先而幣

帛從之也如恭敬而無幣帛之實以將之是又君子不可以

虛拘矣以其禮不可以徒虛而行何必以恭敬修於內而為

之本幣帛以將之而為之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

未則君子交接之道畢矣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

人然後可以踐形 形謂君子體貌尊嚴也尚書洪範一

曰貌色謂婦人妖麗之容詩云顏如

舜華此皆天假施於人也踐履居之也易曰黃中通理聖人

內外文明然能以正道履居此美形不言居而言踐尊陽抑

陰之 **疏**正義曰此章言體德正容大人所履者也孟子言

義也 **疏**人天之形與色皆天所賦性所有也惟獨聖人能盡

其天性然後可以踐形而履之不為形之所累矣蓋形有道

之象色為道之容人之生也惟聖人能因形以求其性體性以

踐其形故體性以踐目之形而得於性之明踐耳之形而得

於性之聰以至於踐肝之形以為仁踐肺之形以為義踐心之

形以通於神明凡於百骸九竅五臟之形各有所踐也故能

以七尺之軀方寸之微六通四闢其運無平不在茲其所以

為聖人與然而形與色皆天性何獨踐形而不踐色何耶蓋

形則一定而不可易者色則有喜怒哀樂之變以其無常者

也又孟子之深意然也 **注**形謂君子至抑陰之義也 **正**

義曰云洪範一曰貌者蓋以五事之君子至抑陰之義也 **正**

儀也謂婦人妖麗之容詩云顏如舜華者此蓋有女同車之

篇文也 **注**云舜木槿也易曰君子黃中通理者蓋坤之卦文

也謂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

事業美之至也是亦以正道履居此美形不言居而言踐尊

九

陽而抑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菴之喪猶

愈於已乎 齊宣王以三年之喪為太長久欲減而短之因

菴年差愈於止 公孫丑使自以其意問孟子既不能三年喪以

而不行喪者也 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

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悌而已矣 紵其也孟

子言有人 疾其兄之臂為不順也而子謂之曰且徐徐云爾是豈以徐

徐之為差者乎不若教之以孝悌勿復戾其兄之臂也令欲

行其菴喪亦猶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

日徐徐之類也 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丑曰王之庶夫

人不得行其喪親之數其傅為請 之於君欲使得行數月喪如之何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

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

也 孟子曰如是王子欲終服其子禮而不能者也加益一

日則愈於止況數月乎所謂不當者謂無禁自欲短之

故譏 齊宣至者也。正義曰此章言禮斷三年孝者欲

之也 益富貴怠厭思滅其日君子正言不可阿情丑欲

菴之故譬以紵其徐徐者也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菴

之喪猶愈於已乎齊宣王欲短三年之喪公孫丑勸之以謂

菴年之喪猶勝於已而不為者矣菴年十二月也孟子曰至

而已矣者孟子言如此是若或有紵其兄之臂者子以為

之姑且徐徐然紵其兄之臂云爾但當教之以孝悌不復戾

兄之臂也今子欲勸齊王短其三年之喪而且謂為菴年之

喪亦若徐徐然之謂也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

之喪公孫丑曰若此何如也公孫丑又復問孟子曰王子有

母死之者其傅相者為之請行數月之喪如此者是如之何

也以其王子庶生之母死迫於嫡母而不敢終喪者也曰是

欲終之而不可得也至弗為者也孟子答之曰是王子欲終

之喪有所禦而不可得而為者也雖加益一日亦足勝於止

而不為者矣今齊宣王欲短三年之喪以其禮所當終之而

品 有**如時雨化之者**教之漸漬而浹洽也 有**成德者** 有**達財**

者有**荅問者** 有**私淑艾者**私獨淑善艾治也君子獨善其身人法其仁此亦與

教法之道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申言之孟子貴無差也

疏 孟子至教也。正義曰此章言教人之術莫善五者養

子之所以教者五至所以教也者孟子言君子所以教人之

道有五品也有如時雨之教者以其教人漸漬恰如時雨之

澤也是其潤之以德漸之以仁善有萌芽則誘之使敷秀性

有其材則養之使長茂凡此因其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是為

有若時雨而教者也有成德者以其因固有之德但教而成

之也是其能仁不能反者則教之以克己復禮能勇不能怯

者則教之以臨事而懼是為有成德者也有達財者以其有

財之具而不能用者則教而達之也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

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

為小人儒是為有達財之教者也有荅問者以其在於荅問

之間也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是為有荅問之教也有私淑艾者以其獨善其身使彼法之

也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不語怪力

亂神凡此之類是有私淑艾之教也故重言之曰此五者之

教乃君子之所以教者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

也論語云有教無類同 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

日孳孳也 丑以為聖人之道大高遠將若登天人不能及

也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

自勉 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

立能者從之 大匠不為新學拙工故為之改鑿廢繩墨必

正也羿不為新學拙射者變其彀率之法也

彀弩張嚮表率之正體望之極思用巧之時不可變也君子

謂於射則引弓彀弩而不發以待設偶也於道則中道德之

中不以學者不能故卑下其 疏 公孫丑至從之。正義曰

道將以須於能者往取之也 此章言曲高和寡道大難

追然而履正者不枉執德者不回故曰人能弘道丑欲下之

非也公孫丑曰至孳孳也者公孫丑問孟子謂聖人之道則

至高至美矣學者跋慕之宜如登天之難以其不可得而跋
及也何不使彼之道幾近令人可庶幾能及而使之日孳孳
自勉而至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變繩墨至能者從之
孟子答之曰大匠之師不為新學拙工改去其繩墨之正
之善射不為新學拙射更變其設率之法設率張弓嚮的正
體極思用巧之時也君子循循善誘而引人於道不以開發
者又且躍如使進而無退也是其不高不卑但於中道而立
教使賢愚智者皆能從而學之也此孟子所以譏於公孫丑
也

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殉從也天下有道得行王政道不得行以身從道守道而

道不得行以身從道守道而

疏

正義曰此章言窮達卷舒

隱不聞以正道從俗人也
下有治道之時則當以道從身以施其功實也以其身顯而
道彰也天下無治道之時則當以身從道而卷藏守伏也以
其道藏則身伏也未聞於此無道之時以道從人而
饗富貴也論語云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同意

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滕更

滕君之弟來學於孟子也言國君之弟而
樂在門人中宜答見禮而夫子不答何也

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

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一焉

挾接也接已之貴勢接已之有賢才接已長老

接已當有功勞之恩接已與師有故舊之好凡持此五者而
以學問望師之待以異意而教之皆所不當答滕更有二焉
接貴接賢**疏**公都至二焉正義曰此章言學尚虛已師誨
故不答矣
曰至何也公都子問孟子謂滕君之弟滕更者樂在門人中
宜若在所禮敬之然而有所問而夫子不答是如之何也孟
子曰挾貴而問至滕更有二焉孟子答之曰有挾已之貴勢
而問者有挾已之賢才而問者有挾已之長老而問者有挾
已有功勞之恩而問者有挾已與師友故舊之好而問者凡
持此五者而問我皆所不答也今滕更有二於此五者之中
以持已之貴勢與恃賢才我所以不答之也挾接也此孟子
於滕更所以不答者是亦不屑教之道也奈何公都子不知
以此故有**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
復而問焉

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已棄也於

義所不當棄而棄之則不可所以不可而棄之使無罪者咸恐懼也於義當厚而反薄之何不薄也不憂見薄者亦皆自安矣不審察人而過進不肖越其倫悔而退之必速矣當翔而後集慎如之何
疏孟子曰至退速賞僭及淫刑濫傷善不僭不濫詩人所紀是以季文三思而後行之者也孟子言人君於不可棄去之者而反棄去之是其餘之類無所不棄也不可棄者以其無罪之人也所以棄之者以其有罪者也故棄之使人有所懼也如堯去四凶之罪是可以棄而棄之者也其於賞當所厚者反而薄之是其餘之類亦無所不薄也所以厚賞之者以其有功故厚賞之使人有所勵也如舜舉八元八凱是所厚而厚之也其於無所不棄無所不薄之君得銳進而為仕則其被退黜亦必急速矣無他以其君不能鑒其賢否不能信任所以如是矣故詩之商頌所以於殷武之篇有云不僭不濫論語翔而後集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
凡物可以養人者也當愛育之而不加之仁若犧牲不得不殺也
於民也仁之而弗親
臨民以非

已族類故不得與親同也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先親其親戚然後仁民仁

民然後愛物用

疏

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布德各有所施事得其宜故謂之義者也孟子言君子於

凡物也但當愛育之而弗當以仁加之也若犧牲不得不殺也於民也當仁愛之而弗當親之也以愛有差等也是則先親其親而後仁愛其民先仁愛其民然後愛育其物耳是又見君子用恩有其倫序也故楊子所以事得其宜之謂義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

愛也急親賢之為務

知者知所務善也仁者務愛其賢也

堯舜之知

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

賢也

物事也堯舜不徧知百工之事不徧愛眾人不能先愛賢使治民不一自往親加恩惠也

不能

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

決是之謂不知務

尚不能行三年之喪而復察總麻小功之禮放飯大飯也流歎長歎也齒

決斷肉置其餘也於尊者前賜食大飯長歛不敬之次者齒
決小過耳言世之先務捨大譏小有若大飯長歛而問無齒
也類疏孟子至不知務。正義曰此章言君子百行先務
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至是之謂不知務者孟子言為
之智者以其多知故無所有而不知者也然而當知要務
為急耳為之仁者以其汎愛故無所有而不愛者也然而但
當急親其賢為之要務是以堯舜二帝之智不能徧知百工
之事但急於知賢之為先務也為仁不能徧愛於眾人但能
急親任其賢能使之以治民也今夫不能三年之喪為不孝
之大者也而察總小功之禮是孝之小者也如不能以知賢為
先務而務徧知百工之事為之先不能以親賢為急務而務
徧愛眾人之為急是若執親之喪不能去不孝之大者而乃
反察孝之小者食於尊者之前不能去不敬之大者而乃
責問不敬之小者也如此又安知先後之務為緩急乎蓋總
麻三月之服者小功五月之服者也荀子云若挈裘領屈三
指而頰之順者不可勝數史云網舉而網疎提其綱則衆目
張與此
同意

卷終

孟子注疏卷十三下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仁人呼復歸之矣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呼作將是也案此形近之偽

足以無飢矣

宋九經本宋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足誤可

章指言王政普大教其常業各養其老使不凍餒

考文古本作餒

之案之當二老聞之歸身自託考文古本誤記衆鳥不羅翔鳳來

集亦斯類也

歸身自己

己章指作託是也

疇一井也

按文選登樓賦注及唐釋元應衆經音義卷一皆引賈逵說一井為疇邠鄉所本也文選送應

民詩注作二井為疇二乃譌字

庶民治其田疇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庶作教

而何有不仁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而字

章指言教民之道富而節用畜

孔本作蓄積有餘焉有不仁故

曰倉廩實知禮節也

則地無遺其利又在上者

閩監毛三本其利作利其無又字

坎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坎作飲下滿坎同。按原泉章作科坎也

以喻君子之學必至成章乃仕進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

古本無之字至字者字

章指言宏大明者無不照包聖道者成其仁是故賢者志

大宜為君子

此章言宏也明者

閩監毛三本也上一字作能也作大案此章指文也作能非

包聖道者

閩監毛三本包改志案此章指文也包宋本作乞作志非

而天下亦莫大也於太山也

補案上也字誤衍

故以此別之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以此別之

章指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蹠明明求之常若不足君子小

人各一趣也

不肯為也

閩監毛三本孔本同宋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肯字

放踵

文選注引作致於踵引注致至也

不知時變也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知作得

章指言楊墨放蕩子莫執一聖人量時不取此術孔子行

止唯義所在

章指言饑孔本韓本考文引古本作飢不妄食忍情抑欲賤不失道不

為苟求能無心害夫將何憂

章指言柳下惠不恭用志大也無可無否以賤為貴也案偽

疏作以貴為賤誤也

能於中道闕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能於二字

而盡棄前行者也闕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章指言為仁由己必在究考文古本作完韓本同之九軻而輟無益

成功論之一質義與此同

五霸而能久假仁義闕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而作若足利本作方

譬如假物闕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如作若

章指言仁在性體其次假借用而己考文古本無已字實何以

易在其勉之也

人臣秉忠志若伊尹闕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疊志字

章指言憂國忘家意在出身志在寧君放惡攝政伊周有

焉凡人志異則生篡心也

公孫至篡也闕本同監毛二本孫下有丑字

則謂之素餐闕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則字

有不耕而食闕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下有者字

身安國富闕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身作君

章指言君子正己以立於世世美其道君臣是貴所過者

化何素餐之謂也

孔本韓本考文引足利本無也字

問士當何事為事者邪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者邪作也

尚貴也

十行本貴字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上

仁為士

廖本孔本韓本土作上閩監毛三本作貴

大人之事備矣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矣作也

章指言人當尚志志於善也善之所由仁與義也欲使王

子無過差也

章指言事有輕重行有大小以大包小可也以小信大未

之聞也

桃應以舜為天子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以下有為字

夫舜惡得禁之

各本同宋本夫作大

草履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履下有可踐者三字

為至貴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至字

章指言奉法承天政不可枉大孝榮父遺棄天下虞舜之

道趨將如此孟子之言揆聖意也

見王子之儀

岳本宋本廖本孔本考文古本同閩本此下劍增體字非監毛二本韓本並沿閩本之誤

高涼

按涼字與亮同古字通用亮者明也

喟然嘆曰

各本同岳本嘆上有而字

居之移人氣志

閩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監毛二本誤養

豈非盡是人之子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考文古本豈作皆孔本韓本盡作皆

章指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君子居仁小人處利譬猶王
子殊於衆品也

譬猶王子

閩監毛三本猶作如

故君自發聲耳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太韓本考文古本無耳字

章指言與服器用人用不殊尊貴居之志氣以舒是以居
仁由義盎然內優胷中正者眸子不眚也

正義曰

此上監毛二本增孟子曰至似也六字

似其呼聲似我君也

閩監毛三本刪似其呼聲四字是也

言大亦無他事異焉

閩本同監毛二本無大字

愛而不敬

石經敬諱作欽下同

章指言取人之道必以恭敬恭敬貴實虛則不應實者謂
敬愛也

正義曰

監本此上剗增孟子曰至虛拘六字毛本與監本同

天性也

注文宋本廖本分兩段形謂至人也在於此經下孔本韓本與宋本同

謂君子體貌尊嚴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尊嚴作嚴尊

顏如舜華

十行本舜字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舜案音義出舜字依說文則

舜古字舜俗字也

然能以正道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然下有後字

而言踐

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色主名是也

章指言體德正容大人所履有表無裏謂之柚梓是以聖

人乃堪踐形也

何踐之以爲異哉

閩本同監毛二本哉作或

而不行喪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亦教之孝悌而已矣

石經宋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悌作弟

是豈以徐徐之爲差者乎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不重徐字

令欲行其菴喪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令作今

欲使得行數月喪

岳本及各本同廖本使作復

章指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益富貴怠厭思減其日君子正

言不可阿情丑欲菴之故譬以紕兄徐徐也

而澹洽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澹作沾是利本也作之

有達財者

音義出達財云一本作才

此教之道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章指言教人

考文古本作之

之術莫善五者養育英才君子所珍

聖所不倦其惟誨人乎

則中道德之中

各本同考文古本德作體

章指言曲高和寡道大難追然而履正者不枉執德者不

回故曰人能宏道

考文古本作大

丑欲下之非也

章指言窮達卷舒屈伸異變變流從顧守者所慎故曰金

石獨止不徇人也

滕更滕君之弟

自此文滕君之弟起至君子之於物也章注非已族類非字止十行本缺一頁閩本

與十行本同亦缺一頁惟所缺自更字起耳監毛本不缺

○今據毛本補監毛同宋本孔本韓本當作嘗

章指言學尚虛已師誨貴平是以滕更恃二孟子弗應

章指言賞僭及淫刑濫傷善不僭不濫詩人所紀是以季

文三思何後之有

而不加之仁

監毛韓本同宋本考文古本加之作知人岳本廖本孔本作如人足利本此句作而不得

與人同

不得不殺也

監毛孔本韓本同宋本下不作而誤

用恩之次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青字

章指言君子布德各有所施事得其宜故謂之義也

務愛其賢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

不二三

宋本廖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二三作一一

親加恩惠也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無也字

有若大飯長歆而問無齒決類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有若

至齒決十一字作若此之三字

章指言振裘持領正羅維綱君子百行先務其崇是以堯

舜親賢大化以隆道爲要也

孟子注疏卷十三下按勘記

奉新趙儀吉按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四上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九章

趙氏注

孫奭疏

趙氏注

疏

正義曰此卷即趙注分上卷為之者也此卷凡三十九章言春秋撥亂時多戰爭三章言文之過實聖人不改錄其意也四章言民思明君若早望雨以仁伐暴誰不欣喜五章言規矩之法喻若典禮六章言陋窮不憫貴而思降七章言恕以行仁遠禍之端暴以殘民招咎之患八章言修理關梁譏而不征九章言率人之道躬行為首十章言務利蹈姦務德蹈仁十一章言廉貪相殊名亦卓異十二章言親賢正禮明其五教十三章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十四章言得民為君為臣重民敬祀治之所先十五章言伯夷下惠變貪厲薄去十六章言仁恩及人人能弘道十七章言孔子周流不遇則章言正己信心不患眾口二十章言以明照暗暗者以開以暗責明暗者愈迷二十一章言聖人之道學而時習仁義在身當常被服舍而不修猶茅是塞二十二章言前聖後聖所尚者同三王一體何得相踰二十三章言可為則從不可則

孟子注疏卷第十四上

止非時逆指猶若馮婦暴虎無已必有害也二十四章言尊德樂道治性勤禮二十五章言神聖以下優劣異羞樂正好善猶下二科二十六章言驅邪反正斯可矣來者不追追其前罪君子甚之以為過二十七章言養民輕斂君子道也二十八章言寶此三者以為國珍二十九章言教誨之道受之如海怨之府大雅先人福之所聚三十章言善恕仁義充其大美無受百川移流不得有拒三十一章言善恕仁義充其大美無受爾汝何施不可三十二章言道之善以心為原三十三章言君子之行動合中禮湯武之隆不是過三十四章言富貴而驕自遺谷也茅茨采椽聖堯表也以賤說貴懼有蕩心三十濁者速禍三十六章言曾參至孝思親異心羊棗之感終身不嘗三十七章言士行有科人有等級中道為上狂狷不合似是而非色厲而內荏鄉原之惡聖人所甚戒三十八章言三皇已來人倫攸敘聖人不出名世承間雖有斯限蓋有遇不遇焉是以仲尼止於獲麟孟子終於無有乎殫凡此三十九章合前四十五章是盡心篇有八十四章矣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

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梁魏都也仁者用恩於所愛之臣民王政不偏普施德教所不親愛者并蒙其恩澤也用不仁之政加於所不親愛則有災傷所親愛之臣民亦并被其害惠王好公孫丑問曰何謂也

戰殺人故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

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

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孟子言惠王貪利鄰國之土地而戰其民死亡於野骨肉糜爛而不收兵大敗而欲復戰恐士率少不能用勝故復驅其所愛近臣及子弟而以殉之殉從也其所愛從其所不愛而往趨死亡故

疏○正義曰此章言發政施仁一國被恩好戰輕民災及所親著此魏王以戒人君者也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至及其所愛也孟子言世稱不仁之人是梁惠王也仁者之君以其用恩於所愛親幸者以加及於所不親幸者是自近及遠之謂也不仁之君

以其用不仁之政加於所不親愛幸者則有災傷及其所親愛幸者也公孫丑問曰何謂也公孫丑未曉其旨乃問孟子曰及所愛之狀是何所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至及其所愛也孟子解其旨以曉公孫丑之問也言梁惠王貪利鄰國之土地而戰鬪其民戰死於野糜爛其骨肉及兵大敗將欲復戰之恐懼其不能戰勝以其士卒之少故驅率其所愛幸之親臣及親愛之子弟以從之而往趨於戰死是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者也此所以見梁惠王之不仁之甚也左傳云未陣而薄之曰敗某師大崩曰敗績今梁王之敗獨謂之大敗者以其敗某師與敗績不足言故稱爲大敗抑又言梁王不以義戰以見梁王之不仁之甚也○注梁魏都及東敗於齊長子死焉正義曰此蓋首篇說矣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

敵國不相征也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者也彼此相覺有善惡耳孔子舉毫毛之善貶

疏正義曰此章言春秋撥亂時多爭戰事實違禮以文反

國不相征也孟子言春秋之世凡兵之所起皆小役大弱役強或因怒興師或棄禮貪利未嘗有禁暴救亂之義也是以春秋無義戰然而春秋雖謂無義戰其彼國之戰有善於此國未嘗無也是以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夫征者以上伐下無有敵於我師所以正彼之罪也如抗敵之國則相爲強弱以結禍亂非上之所以伐下固有敵于我師者也其勢皆足以相抗皆出於交惡者也故曰敵國不相征也○注孔子舉毫毛至春秋也正義曰此蓋言春秋無義戰之謂也如有之則孔子必書故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

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

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書尚書經有所美言或過若康誥曰冒

聞于上帝甫刑曰皇帝清問下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人不能聞天天不能問於民萬年永保皆不可得爲書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武成之篇名言武王誅紂戰鬪殺人血流春杵孟子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單食壺漿而迎其王師何乃至於血流漂杵乎故吾

疏正義

曰此章言文之過實聖人不改錄其意也是故取於武成二
三策而已孟子言尚書之文不可盡信之也如盡信其書之
文則不若無書而已以其辭之有過適所以疑惑於人也故
孟子言我於書之武成篇特取二三策而為不盡信之而已
蓋尚書之過辭多矣所以不暇具言之故於武成但取二三
策而言耳曰仁人用兵故前徒倒戈無有敵於我師也是以
至仁之人而誅伐其至不仁之人而何其武王誅紂戰鬪殺
人乃至於血流舂梓也此孟子於武成所以執此而言書之
不可盡信矣○注書尚書至不取也○正義曰康誥曰冒聞
于上帝者蓋成王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此康誥
也云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孔安國云我西土岐
周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上聞于天也云
甫刑曰皇帝清問於下民者蓋呂侯見命為天子司寇後為
甫侯故或稱甫刑此篇蓋以穆王命作夏禹贖刑之法以布
告天下也皇帝清問下民者孔安國云堯帝詳問民患也云
梓材曰欲至于萬年又曰子孫承保民者蓋康叔為政
之道亦如梓材人治材故曰梓材言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
承保民孔注云我周家惟欲使至於萬年承奉王室又欲
以安民也餘已前說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

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

征北夷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此人欲勸

諸侯以攻戰也故謂之有罪好仁無敵西夷怨望遲願見征何謂而後我已說於上篇矣武王之伐

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

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為言正也

各欲正己也焉用戰革車兵車也虎賁武士為小臣

三百兩三百乘也武王令殷人曰無驚畏我來安止爾也百

姓歸周若崩厥角額角犀厥地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也欲

令武王來征己之疏孟子曰至焉用戰○正義曰此章言

國安用善戰陳者疏民思明君若早望雨以仁伐暴誰不

欣喜是以殷民厥角周師歌舞焉用善戰者也孟子曰有人

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至焉用戰者孟子言有人謂我善為

行陳我善為戰鬪以其是欲勸諸侯以攻戰者也是為大罪

之人也且國君好行仁政以及民人凡有所征天下無敢有

敵者也故南面而征則北夷怨東面而征則西夷怨曰奚為
後我說已在上篇矣武王之誅伐商紂有兵車三百乘虎賁
之勇士有三千人武王令告於商之人曰無驚畏我來安止
爾也故不敢抗敵之百姓皆崩摧其角若無所容頭乃稽首
拜命故征之所以言正彼之罪也百姓各欲武王來征己之
國焉用為善戰者乎此孟子所以有是而戒時君好仁以為
無敵之道而已是又戒時之臣無以戰事言於時君耳。注
革車至戰陳者。正義曰革車者以皮為飾者也牧誓言武
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孔安國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車
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虎賁勇士
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也又案太誓篇云百姓
慄慄若崩厥角孔安國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啻若崩厥角
角無所容。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
頭者也。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
人巧。梓匠輪輿之功能以規矩與人之巧在心拙者雖
得規矩之法亦不能成器也蓋喻人不能仁雖誦典
憲不能以善。疏正義曰此章言規矩之法喻若典禮人不能
以善。疏正義曰此章言規矩之法喻若典禮人不能
工能與人規矩法度而不能使人之巧以其人之巧在心如
心拙雖得規矩法度亦不能成美器也喻當時之君如心不

在仁雖誦憲籍亦不能成美政也梓匠輪輿已說於上篇矣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

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

果若固有之

糗飯乾糲也袵畫也果侍也舜耕陶之時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如是及為天子被畫

衣黼黻絺繡也鼓琴以協音律也以堯

疏正義曰此章言二女自侍亦不佚豫如固自當有之也

思降凡人所難舜降聖德所以殊者也孟言舜初於耕歷山
陶河濱之時以糗而飯以草而茹若終身如是焉及堯禪位
為之天子所被以畫衣黼黻絺繡鼓五絃之琴以堯帝二女
事之實若固自當有之也。注糗乾糲也至黼黻絺繡也。○
正義曰云糗繡也按釋名云糗乾飯屑也云袵畫也說文云
袵玄衣也孔傳云黼若斧形黻為兩已相背葛之精曰絺五
色備曰繡云果侍也按許慎謂女侍曰保今釋果為侍謂二
女之侍舜是以有感於許慎之說而遂誤歟蓋木實曰果云
果者取其實而言也。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

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

然則非自殺之也二問耳

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國以惡加人人必加之知其重也一問

者我往彼來問一人耳

疏

正義曰此章言恕以行仁遠禍與自殺其親何異哉

君子好生惡殺反諸身者也孟子言我於今然後知殺人之親之為最重者也殺彼人之父彼人亦殺己父而報之殺彼人之兄彼人亦殺己兄而報之如是則非己之殺但一間耳以其與自殺之無異也○注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國○正義曰案禮云父之讎弗與共戴天交遊之讎不同國兄弟之讎不反兵蓋所以避之也周官云父之讎避諸四海之外所謂不與其國蓋非周禮歟又周官謂人凡殺人而義者勿令勿讎則殺之而不義在邦法不可殺者必避之而曰孟

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

為暴

古之為關將以禦暴亂譏閉非常也今之為關反以征稅出入之人將以為暴虐之道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修理關梁譏而不征如以稅斂非其程式懼將為暴故譏之也孟子言古之為關譏而不稅將以禦暴亂非常之人而已今之為關乃征稅而不譏將以為暴亂之道也按周禮司關云凡四方之賓客叩關則為之告有內外之送則

以節傳出納之是以為關將以禦暴也孟子之時司關征取其稅適所以為暴此孟子所以有是言歟

孟子

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

於妻子

身不自履行道德而欲使人行道德雖妻子不肯行之言無所則效使人不順其道理不能使妻子

順之而況

疏

正義曰此章言率人之道躬行為首者也孟

他人乎
有所不行以其無所徵法者也使人如不以道理雖妻子且有不順況能行於民乎苟況云有分義則合天下而治無分義則一妻一妾而亂亦與同意論語曰其身

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亦其意也 孟子曰周

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達周

於利營苟得之利而趨生雖凶年不能殺之周
達於德身欲行之雖遭邪世不能亂其志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務利蹈姦務德蹈仁舍生取義其道不均者也孟子言人積備其利物以為周于利者則所養常厚故凶荒之年且不能殺死喻人之能盡其性以為周于德者則所守彌篤故姦邪之世不能亂其志蓋以戰國之時無富而教之之術此孟子

所以救之以此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

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好不朽之名者輕讓千乘伯

者爭簞食豆羹變色訟之致禍 鄭公

子染指鼈羹之類是也 言好不朽之名者則重名輕利故云能讓千乘之國而且不

受苟非好名之人則重利而輕名而簞食豆羹之小節且見

爭奪而變見於顏色○注伯夷季札與鄭公之類○正義

曰案史記列傳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父欲立叔齊及

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

逃之案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諡也

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諡也世家云王餘昧卒欲

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

必致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

昧之子僚為王凡此是伯夷季札之讓于乘之國也云鄭公

子染指鼈羹者案魯宣公四年左傳云楚人獻鼈於鄭靈公

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

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鼈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

及食大夫鼈召子公而弗與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

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

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故經書曰鄭公子

弑其君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

夷是也 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不親信仁賢仁賢去之國無

正尊卑則上下之敘混亂無善政以教人 農時貢賦則不入故財用有所不足故也

明其五教為政之源聖人以三者為急也 疏言親賢正禮

信仁賢則仁賢去之仁賢去則國無賢人是為空虛之國也

無禮義以正尊卑則上下之序混亂無政事以理財則財用

乏而不足蓋禮義由賢者出政事由賢者出不信仁賢則禮

義不興禮義不興則政事不行而國之財 孟子曰不仁而

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

不仁得

象封於有庠叔鮮叔度封於管蔡以親親之恩而得國也雖

有誅亡其咎有土丹朱商均天下元子以其不仁天下不與

故不得有 疏正義曰此章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桀紂幽

天下焉 厲雖得猶失不為得者也孟子曰不仁而得

天下焉

疏

正義曰此章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桀紂幽

厲雖得猶失不為得者也孟子曰不仁而得

天下焉

國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者孟子言世有不仁之者而得其國而為臣者有之矣不仁之人而得天下而為王者故未之有也是以桀紂幽厲雖得而終亦失之亦且不為者也。○注象封有庠叔鮮叔度封於管蔡與丹朱商均者正義曰云象封有庠孟子於萬章篇言之詳矣云叔鮮叔度者案世家史記云管叔鮮蔡叔度周文王子而武王之弟也武王克殷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杜預云管在滎陽京縣東北世本曰居上蔡丹朱商均者丹朱堯之子也商均舜之子也又言於上篇已詳矣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

君為輕是故得乎上民而為天子

君輕於社稷社稷輕於民上十六井

也天下上民皆樂其政則為天子殷湯周文是也

得乎天子為諸侯

得天子之心封

以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得諸侯之心諸侯能以為大夫

諸侯危社

稷則變置

諸侯為危社稷之行則變更立賢諸侯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絜

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犧牲已成肥膾梁稻

已成絜精祭祀社稷常以春秋之時然而其

疏

孟子至社稷。正義

曰此章言得民為君得君為臣論君民社稷之輕重也孟子曰至則變置社稷者孟子言民之為貴不可賤之者也社稷次之於民而君比於民猶以為輕者如此者也如此故得乎四邑之民以樂其政則為天子以為天下得乎天子之心則為諸侯以有其國得乎諸侯之心以為大夫有其家如諸侯不能保安其社稷而以危之則變更立賢其賢君是社稷有重於君也犧牲既成以肥膾粢盛既成以精絜祭祀又及春秋祈報之時然而其國尚有旱乾水溢之災則社稷無功以及民亦在所更立有功於民者為之也是民又有貴於社稷也此孟子所以自解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之敘也云社稷者蓋先王立五土之神祀以為社立五穀之神祀以為稷以古推之自顓帝以來用句龍為社柱為稷及湯之早以棄易其柱是亦知社稷之變置又有見於湯之時然也。○注君輕於社稷至於殷湯周文也。○正義曰此云丘十六井也者案司馬法云六尺為步百為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是一丘為十六井而一井為九夫之地也今云十六井蓋有一萬四千四百畝為一百四十四夫所受者也云殷湯周文者蓋引此二王皆自百里而起為

天下王是得乎民心者也。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

惠是也。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聖人之槩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

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

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

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頑，貪懦；狹，

也。百世言其遠也。興起，志意興起也。非聖人之行，何能感人？若是喻聞，尚然況於親見而薰炙之者乎？疏：孟子

猶有感激謂之聖人，美其德也。孟子曰：至而況於親炙之者

乎？此言伯夷下惠之為聖人也。言聖人之道無窮，為百世

之師法者也。伯夷、柳下惠二人是也。故千載之下，聞伯夷之

清風者，頑貪之夫化而為廉，儉懦弱之夫化而有立毅之志。

聞下惠之和風者，鄙薄之夫化而為敦厚，寬大是則二人清

和之風奮發乎百世之上，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無有不

感激而志意興起而化之也。然而非聖人其能若是使百世

之下莫不興起者，也聞而化者，尚如此，況當時有親見薰

炙之者乎？注：頑，貪至美其德，此蓋於上篇言之詳矣。孟子

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能行仁恩者，人也。人

謂之有道也。疏：正義曰：此章言仁，恩須人人能弘道也。孟子言

道也。人非仁不立，仁非人不行，合仁與人而言之，則人道盡矣。楊子云：仁以人同。孟子曰：孔子之

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

漸而行，去他國之道也。遲遲，接漸說已見上篇。疏：此章

孔子周流不遇，則去者，也其說俱見上篇。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

間，無上下之交也。君子孔子也。論語曰：君子之道，三我

道故可謂孔子為君子也。孔子所以厄於陳、蔡之疏：正義曰

之間者，其國君臣皆惡上下無所交接故厄也。此章言

孔子見厄謂君子固窮，窮不變道，上下無交，無賢援也。孟子

言孔子見厄於陳、蔡二國之間，幾不免死，以無上下之交而

言孔子見厄於陳、蔡二國之間，幾不免死，以無上下之交而

言孔子見厄於陳、蔡二國之間，幾不免死，以無上下之交而

言孔子見厄於陳、蔡二國之間，幾不免死，以無上下之交而

言孔子見厄於陳、蔡二國之間，幾不免死，以無上下之交而

已以其上無所事雖死不為諂下無所可與雖死不為瀆是
為無交接也論語衛靈公之篇云孔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
能與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
濫矣豈非窮不變道者能如是乎。注君子道者三我無能
焉所謂乎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是三者也。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姓貉
稽名仕者也為眾口所訕理賴也謂。孟子曰無傷也士
孟子曰稽大不理於口。審己之德口無傷也離於。詩云憂心悄悄
憎茲多口。凡人而任者亦益多口。詩云憂心悄悄
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殄厥問文
王也。詩邶風柏舟之篇曰憂心悄悄憂在心也慍于羣小
叔之口故曰孔子之所苦也大雅縣之篇曰肆不殄厥慍殄
絕慍怒也亦不殄厥問殄失也言文王不殄絕畎夷之慍怒
亦不能殄失文。疏。貉稽至文王也。正義曰此章言正己
王之善聲問也。信口不意眾口眾口諛諱大聖所有況
於凡品之所能禦者也貉稽自稱名問於孟子曰稽大不理於口貉稽名亦
當世之士也貉稽自稱名問於孟子曰稽大不理於口

使不謂其己者如之何孟子曰無傷也至文王也者孟子答
之以為審己之德已修雖人之口訕亦不能傷害其己之德
也以其為士者益此多口不能免人之訕也故邶風柏舟之
詩有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言憂悄悄常在心見怒于羣小
衆小人也以其孔子刪此詩亦不能免武叔之毀故曰孔子
尚如是憎多口也大雅縣之詩有云肆不殄厥慍亦不殄厥
問言不能殄絕畎夷之慍怒然亦不能殄失文王之善聲故
曰文王尚如此亦憎多口也此所以答貉稽大不理於口以
為無傷也。注邶風柏舟之篇至聲聞也。正義曰此篇蓋
言仁人不遇也注云慍怒也悄悄憂貌論語云叔孫武叔毀
仲尼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仲尼日月也人雖欲自絕其何
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云大雅縣之篇者蓋此篇言
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注肆故。孟子曰賢者以其昭
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賢者治國法
道德是所行之道可也今之治國法度昏昏亂。疏。正義曰
潰之政也身不能治而欲使人昭昭明不可得也。此章言
以明昭闇闇者以闇責明闇者愈迷賢者可遵譏今之
非也孟子曰至昭昭者孟子言有諸己然後求諸人之道也

賢者之君治國以其昭昭明己之道德然後使人昭昭今之治國者乃以昏昏不能自明己之道德而欲使他人昭昭微不可得也是亦所謂曲其表而求影

之正濁其源而求流之請同其旨 孟子謂高子曰山

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

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高子齊人也嘗學於孟子鄉

子謂之曰山徑山之領有微蹊介然人遂用之不止則蹊成

為路為間有間也謂廢而不用則茅草生而塞之不復為路

以喻高子學於仁義之道當遂行之而

反中止正若山路故曰茅塞子之心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

時習舍而弗修猶茅是塞明為善之不可倦者也孟子謂於

高子曰山嶺有微蹊其間之微小介然而已如用而行之則

蹊成大路不用而行之茅草生塞之不能成其路也喻高子

之為善止於中道而其心為利欲之所充塞亦若茅塞其路

矣故曰今茅塞子之心矣蓋高子嘗於

為詩而不通乎意思是塞其心之一端也 高子曰禹之聲

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 高子以為禹之尚聲

樂過於文王孟子難

之曰何以追蠡 高子曰禹時鐘在者追蠡也追鐘鈕也

以言之 鈕磨齧處深矣蠡欲絕之貌也文王之

鐘不然而以禹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為尚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曰是何足以為禹尚樂乎先代之樂器後王皆用之禹在文

王之前千有餘歲用鐘日久故追欲絕耳譬若城門之軌齧

其限切深者用之多耳豈兩馬之力使之然乎兩馬者

春秋外傳曰國馬足以行關公馬足以稱賦是兩馬也 疏

高子至力與。正義曰此章言前聖後聖所尚者同三王一

體何得相踰欲以追蠡未達一隅孟子言之將以啓其蒙者

也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者高子曰何以言之者

尚聲樂過於文王之聲樂也孟子曰何以言之者

非一日也兩馬即如注所謂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

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棠齊邑也孟子嘗勸齊

窮時人賴之今齊人復饑陳臻言一國之人皆以孟子曰

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

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櫻望見馮婦

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

之馮姓婦名也勇而有力能搏虎卒後也善士者以善搏

也虎依隙而怒無敢迫近者也馮婦恥不如前見虎走而迎

攘臂下車欲復搏之衆人悅其勇猛其士之黨笑其不知止

也故孟子謂陳臻今欲復使我如發棠時言疏齊饑至笑

之於君是則我為馮婦也必為知者所笑也此章言可為則從不可則止言善見用得其時也非時逆指

猶若馮婦搏虎無已必有害也齊饑陳臻曰至殆不可復者

蓋齊國之人時皆被饑孟子嘗勸齊王發粟以賑之今者復

饑而孟子不復發棠邑之粟以賑陳臻為孟子之弟子乃問

孟子言齊國之人皆以為夫子將復發棠邑之粟以賑救之

今夫子不復發棠殆為齊王不可復勸是如之何故以此問

孟子孟子曰至其為士者皆笑之者孟子乃以此馮婦之喻

而比言於陳臻也言如將復發棠是為馮婦者也馮婦能暴

虎也言晉國有馮婦之人善能搏虎後為之善士則之於野

外見有衆人逐其虎倚山嵎而怒衆人皆莫敢櫻而搏之

者望見馮婦來乃皆趨進而迎之馮婦乃下車攘臂欲復搏

之衆人皆悅其勇猛其為士之黨者知道則笑其不知止也

言今齊王恃威虐以斂民亦若虎之負嵎以難合之說述於

暴人之前又若迎而搏虎也是以孟子將復為發棠非不足

以悅衆自君子觀之亦若為士者之笑馮婦也以其不知止

矣○注棠齊邑也○正義曰案齊世家史記云棠公嬰好裴

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

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口之甘美味目

之好美色耳之

性之好美色耳之

性之好美色耳之

性之好美色耳之

樂五音鼻之喜芬香臭香也易曰其臭如蘭四體謂之四肢
四肢懈倦則思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
者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有情從欲而求可身
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為先禮節為制不以性欲而苛求之也
故君子不謂之性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

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

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禮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知知賢達善聖人得以

者得以禮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知知賢達善聖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在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仁行義修禮學知庶幾聖人壘壘不倦不但坐而聽命 **疏** 孟子曰至命也。正義曰此章故曰君子不謂命也 言尊德樂道不追佚性治性勤禮不專委命君子所能小人所病究言其事以勸戒者也孟子曰至君子不謂性也者孟子言人口之於美味目之於好色耳之於五聲鼻之於芬芳四肢之於安佚無事以勞之凡此五者皆人性所欲也然而得居於此樂者以其有命存焉

君子以為有命在所不求而不可以幸得也是所以不謂之性也仁之於父子也至君子不謂命也者孟子又言仁以恩愛施之於父子義以義理施之於君臣禮以禮敬施之於賓主知以明智施之於賢者而具四端聖人兼統四體而與於天道以王天下者也凡此五者皆歸之於命也然而有是五者皆稟乎天性也是所以其有性存焉君子以為有性在所可求而不可不勉也是所以不謂之命也孟子 **浩生不害問** 言之所以分別凡人君子以勸戒時人

曰樂正子何人也 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見孟子聞樂正子為政於魯而喜故問樂政子何等人

也 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樂正子為人有善有信也 何謂善何謂

信 不害為善信之行謂何 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

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

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

之下也 己之可欲乃使人欲之是為善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有之於己乃謂人有之是為信人不億不

信也充實善信使之不虛是為美人美德之人也充實善信而宣揚之使有光輝是為大人其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是為聖人有聖知之明其道不可得知是為神人人有是六等樂正子能善能信在二者之中四者之下也

疏 浩至下也正義曰此章言神聖以下優劣異差樂正好善應下二科是以孟子為之喜者也浩生不害問曰樂正何人也者浩生不害問孟子曰樂正子何等也以其見孟子聞樂正子為政於魯而喜故有此問之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孟子曰善之以為樂正子是善人信人者也以其有善有信故也何謂善何謂信不害又問之曰何以謂之善何以謂之信也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至四之下也者孟子又答而詳為之解之曰己之可欲使人欲之是為善有是善於己謂人亦有之是謂之信所謂善即仁義禮智也是為可欲之善矣充實其善使之不虛是為美人故謂之美充實其善而宣揚之使有光輝于外是為大人故謂之大人具此善不特充實於己而推之以化人自近以及遠自內以及外是為聖人故謂之聖以此之善又至經以萬方使人莫知其故是為神人故謂之神凡是六善而樂正子能善能信是在二之中而在美大聖神四者之下也但不能充實而至神也

注 孟子聞樂正子為政於魯正義曰此蓋經文說見上

卷終

孟子注疏卷十四上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凡三十九章

閩監毛三本同音義九作七案此當作三十八章疏亦數至三十八章又云凡此三十九章

章舛錯殊甚

得民為君為臣

閩監二本同毛本為臣上有得君二字

言伯夷下惠

閩本同監毛二本下上有柳字毛本言誤

優劣異羞

補監毛本羞作差不誤

所親愛之臣民

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宋本考古文古本無親字廖本上有加字孔本韓本作加所愛之臣民

章指言發政施仁一國被恩好戰輕民災及所親著此魏

王以戒人君也

敵國不相征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不下有得字

於三王之法

各本同考文古本三作二

皆不得其正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皆字

章指言春秋撥亂時多戰爭

孔本韓本作爭戰

事實違禮以文反

正征伐誅討不自王命故曰無義戰也

言爭或過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爭作事

皇帝清問下民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無皇字。按無者是困學記

聞所引正同

天不能問於民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於字孔本作天子不能問民孔本誤

武城之篇名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之上有逸書二字是也

而迎其王師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王字

則不取之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章指言文之有美過實聖人不改錄其意也非獨書云詩

亦有言崧高極天則百斯男

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此下有亦已過矣四字

故取於武城二三策而已

孔本韓本無是故已下十字

南面而征北夷怨

宋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夷作狄石經此字漫漶案偽疏引亦作北夷作夷是也

何謂而後我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謂作為廖本無而字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何為後我

已說於上篇矣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矣字

武王之伐殷也

石經殷諱作商

趣馬 廖本及各本同宋本作取馬音義出趣馬

額角犀厥地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額作頤犀作犀案音義云額即額字犀字音西義與棲遲同息也久也字從尸下辛或作犀牛字誤也段玉裁云丁說殊誤字當作犀从牛國語曰角犀豐盈國策曰眉目準額犀角權衡偃月今人謂之天庭古謂之犀角相書云伏犀貫頂即其理也額角犀厥地文選注引作擻地謂人叩頭似若以角發地然也說文曰厥發石也

欲令武王來征己之國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有各字

章指言民思明君若旱望雨以仁伐暴誰不欣喜是以殷民厥角周師歌舞焉用善戰故云罪也

若崩厥角 閩本下角刻去空一字監毛本無下角字

梓匠輪輿之功 宋本廖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功作工

雖得規矩之法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法二字

亦不能成器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亦不能作不以

蓋喻人不志仁雖誦典憲不能以善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十四字

章指言規矩之法喻若典禮人不志仁雖誦典憲 孔本韓本考文

不能以善善人修道公輸守繩政成器美惟 宋本憲籍

度是應得其理也 本作為

章指言阨窮不憫貴而思降凡人所難處舜獨 孔本韓本考文引古

隆聖德所以殊也 本作為

舜降聖德 案降當依章指作隆

孟言舜初於耕歷山

閩監毛三本孟下有子字

章指言恕以行仁遠禍之端暴以殘民招咎之患是以君子好生惡殺反諸身也

勿令勿讎則殺之

閩監毛三本下勿作讐

章指言修理關梁譏而不征如以稅斂非其式程懼將為暴故載之也

雖妻子不肯行之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岳本宋本廖本考文古本無雖字

而況他人乎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宋本作而況於他人者乎考文古本

章指言率人之道躬行為首

孔本韓本考文引論語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身不正雖令不從

營苟得之利

各本同毛本苟誤苟

章指言務利蹈姦務德蹈仁舍生取義其道不均也

能讓千乘之國

石經讓諱作遜

伯夷

各本同宋本作子臧

季札之類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類作疇

爭簞食豆羹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宋本岳本食作飯

鄭公子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鄭子公是也左傳作子公

染指醢羹之類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醢作鮪音義出鮪羹云左傳作鮪案此則

注文本用鮪字改為鮪非也

章指言廉貪相殊名亦卓異故聞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

也

故經書曰鄭公子弑其君夷

案子下當有嘉字

故則用有所不足故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故財用不足

章指言親賢正禮明其五教為政之源聖人以三者為急

也

謂象封於有庠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作謂若象封有庠考文古本足利本謂下有若字

故不得有天下焉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焉作也

章指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桀紂幽厲雖得猶失不以善

終不能世祀不為得也

世有不仁之者

補監毛本者作人是也

而得其國而為臣者

補監毛本臣作君

諸侯能以為大夫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能作封

而更置之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之作也

章指言得民為君得君為臣民為貴也先黜諸侯後毀社

稷君為輕也重民敬祀治之所先故列其次而言之

如諸侯不能保安其社稷

閩本同監毛二本如作而

柳下惠之和

各本同考文古本和作厚

喻聞尚然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喻作諭

況於親見而薰炙之者乎

閩監二本同毛本薰作熏乎誤子岳本無於而二字廖本作況

親見勳炙者也考文古本與廖本同勳作熏孔本作況於親見薰炙者也韓本足利本與孔本同韓本薰作勳案音

義出勳灸云字與熏同則作薰熏者並非古本也

章指言伯夷柳下惠考文古本無惠字變貪厲薄千載聞之猶有

感激謂之聖人美其德也閩本同監毛二本上增柳字下聞下

下惠之為聖人也惠之和風同

章指言仁恩須人人能宏道也

說已見上篇言矣此不復說焉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作注義見萬

章下首章考文古本無言矣已下七字

章指言孔子周流不遇則之他國遠逝惟魯斯戀篤於本

韓本考文引古本無於字父母國之義也

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音義出厄於云或作厄同

君子之道三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之道改道者

章指言君子固窮窮不變道上下無交無賢援也

如之何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

而仕者亦益多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作而為士者益多口考文引而仕者云古本作

而為仕者

亦不殞厥問宋九經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韓本頌作隕注同

不殞絕畎夷之愠怒閩監二本同毛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頌作殄

章指言正己信心不患眾口眾口諠譁大聖所有況於凡

品之所能禦故荅貉稽曰無傷也

不意眾口閩本同監毛二本意作患

法度昭明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明作昭

是躬行之道可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行作化

而欲使人昭明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人上有他字

章指言以明昭闇闇者以開以闇責明闇者愈迷賢者可

遵譏今之非也

而求流之請

補監毛本請作清

山之領

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作嶺

正若山路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正作比

章指言聖人之道學而時習仁義在身常

宋本孔本韓本足利本作當

常被服舍而弗修猶茅是塞明為善之不可倦也

禹之尚聲樂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尚下有聲字

鈕磨齧處深矣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磨作擘

蠡欲絕之貌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蠡字足利本不疊無也字

限切

段玉裁云門限亦曰門切丁氏云限迹切深偽疏單摘限字由不解切字也

是兩馬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四字

章指言前聖後聖所尚者同三王一體何得相踰欲以追

蠡未達一隅孟子言之將啟其蒙

以振貧窮

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振作賑賑乃俗字耳

將復若發棠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將字

見虎走而迎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之字

章指言可為則從不可則凶言善見用得其時也非時逆

指猶若馮婦暴虎無已必有害也

耳之樂五音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五音作音聲

四肢懈倦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懈作解音義出解倦

則思安佚不勞苦

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苦誤若

凡人則有情從欲而求可身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有作觸身作樂宋本考文

古本有作觸足利本身作樂

故君子不謂之性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知之於賢者也

宋本岳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知作智案音義出知之云音智注同則作智非也

有性焉

各本同孔本焉作也

乃得居而行之

閩本孔本韓本同監毛二本居誤君

在天而已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在作任

章指言尊德樂道不任

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追佚性治性勤禮不專

委命君子所能小人所病究言其事以勸戒也

聞樂正子為政於魯

各本同毛本聞誤問

不害為善信之行謂何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為作問

不億不信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億作意案音義出不意作億非也

使之不虛

各本同考文古本之下有意字

章指言神聖以下優劣異差樂正好善應下二科是以孟

子為之喜也

樂正何人也者

閩監毛三本

增子字

孟子注疏卷十四上拔勘記

奉新趙儀吉校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四下

盡心章句下

趙氏注

孫奭疏

奉新趙儀吉校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

之而已矣

墨翟之道兼愛無親疏之別最為違禮楊朱之

去也去邪歸正故曰歸去墨歸楊去楊歸儒則當受而安之也今之與楊墨辯者如

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苙欄也招臂也今之與楊墨辯爭道者譬

如追放逸之豕豚追而還之入欄則可又復從而非之亦云太甚疏

太甚以言去楊墨歸儒則可又復從而非之亦云太甚疏

孟子至招之。正義曰此章言驅邪反正斯可矣來者不追

追其前罪君子甚之以為過者也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至

歸斯受之而已矣者墨翟無親疏之別楊朱尚得父母生身

不敢毀傷之義儒者之道幼學所以為己壯而行之所以為

人故能兼愛無親疏之道必歸於楊朱為己逃去楊朱為己

之道必歸儒者之道也然而歸之儒道則當斯受而安之矣

孟子注疏卷十四下

一

今之與楊墨又從而招之者孟子又言今之人有與楊墨辯
爭其道者如追放逸之豕豚既還入其欄又從而習之者也
以其逃墨而歸儒則可受之而已而乃又從而習之無以異
於追放逸之豕豚既入其欄又從而習之也以其為亦太甚
矣此孟子所以比之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
之征 征賦也國有軍旅之事則橫與此三賦也布軍卒以
為衣也縷絳鎧甲之縷也粟米軍糧也力役民負荷
廩養之
也
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
其三而父子離 君子為政雖遭軍旅量其民力不並此三
二則路有餓殍若並用三則分崩不振父子離析忘禮義矣
政之善者繇役並與以致離殍養民輕斂君之道也孟子曰
有布縷之征至用其三而父子離者此所以薄稅斂之言而
有以救時之弊者矣孟子言有布縷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
役之征布所以為衣縷所以為甲縷所以為糧力役所以為
行也用其一則緩其二今夫三者之賦皆取民之類也如用

其二則有傷財而民至於餓死用其三則有害民而至於父
子離散是豈君子之為政然歟蓋征之者義也緩之者仁也
惟君子以仁是守以義是行然而充類之至而義之盡也
者君子所不為也此孟子不得不權時而救時之弊也
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
必及身 諸侯正其封疆不侵鄰國鄰國不犯寶土地也使
民以時居不離散寶人民也修其德教布其惠政
寶政事也若寶珠玉求索和氏之璧隋侯
之珠與強國爭之強國加害殃及身也
疏 正義曰此章
以為國珍寶於爭玩以殃其身諸侯如茲永無患也孟子言
諸侯之所寶者有三曰土地曰人民曰政事使鄰國無侵犯
其封疆是寶其土地也撫恤寡獨使民以時民不離散
是寶人民也修德布惠是寶政事也若不以此三者為寶而
寶珠玉者殃禍必及身矣此孟子見當時之君爭城殺人橫
賦重斂不以土地人民政事為寶所以有是言而救之耳
和氏之璧又隋侯姓祝字元暢往齊國見一蛇在沙中頭上

楚山申獻武王武王使人相之曰非也王怒則其左足後成
王即位和抱玉璞泣於楚山下成王使人琢之果得寶名曰
和氏之璧又隋侯姓祝字元暢往齊國見一蛇在沙中頭上

血出隋侯以杖挑於水中而去後回還到蛇處乃見此蛇銜珠來隋侯前隋侯意不憚是夜夢脚踏一蛇驚起乃得雙珠後人稱爲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成

姓括名也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後仕於齊孟子聞而嗟嘆曰死矣盆成括知其必死盆成括見

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門人問孟子何以知之也

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孟子答門人言括之爲人小有才慧而未知君子仁義謙順之道適足以害其身也

疏盆成括至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小智自私藏矣盆成括者盆成括嘗學於孟子未達其道而去之後仕於齊國孟子聞之乃曰死矣盆成括以其盆成括之必見死也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者言盆成括果見殺死門人乃問孟子曰夫子何以知其盆成括將見殺死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者孟子答之曰盆成括之爲人小有才慧而未聞

君子仁義謙順之大道是則足以知其將見殺其身孟子之滕館於上宮館舍也上宮樓也孟子舍止賓客所館之樓上也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

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屨也屨屨也業織之有次業而未成也置之窓牖之上客到之後求之不得有來問孟子者曰是客從者之屨屨也孟子與門徒相隨從車數十故曰侍從者所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孟子謂館人曰子以竊匿也曰殆非也館人曰殆非爲是來事夫子之設

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教人以道德也其去者亦不追呼來者亦不拒逆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受之亦不知其取之與否君子不保其異心也疏見館人殆非爲是來亦云不能保知謙以益之而已孟子至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教誨之道受之如海百川移流不得有拒雖獨竊屨非已所絕順答小人小人自咎者

也孟子之滕館於上官者孟子往至滕國乃舍止於賓客所
館之樓上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
從者之屨也者言業織之有次業而未成之屨置之於窓牖
之上自客到之後館主之人求之不得或問於孟子曰若此
屨之不見為從者之屨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者孟子
見館主乃問已以為從者之屨故來與曰殆非也館主自知
者來隨事我本為欲竊子之屨故來與曰殆非也館主自知
責已問之過也乃曰殆非為是來事夫子也夫子之設科也
至斯受之而已矣者孟子又曰夫我之設科以教人往去之
者則不追呼而還來者則不拒逆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
則斯容受之而教誨亦且不保其異心也然則不拒從者之
匿屨亦何累之有論語云不保其往有教無類其斯之謂與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
皆人所愛不忍加惡推之以通於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不愛皆令被德此仁人也 人皆有所不為達之

於其所為義也

人皆有所不喜為謂貧賤也通之於其所喜為謂富貴也抑情止欲使若所不喜

義人也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

人皆有不害人之心能充大之以為仁仁不可勝用也

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

義不可勝用也

穿牆踰屋姦利之心也人既無此心能充大之以為義義不可勝用也

人

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爾汝德行可輕賤人所爾汝者也既不見輕賤不為人所爾汝能充大而以自行所至皆可以為義也 士未可

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

不言餽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

餽取也人之為士者見尊貴者未可

與言而強與之言欲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見可與言者而
不與之言不知賢人可與之言而反欲以不言取之是失人
也是皆趨利入邪無知也
疏 孟子曰至類也○正義曰此章
之人故曰穿踰之類也
疏 言善恕行義充大其美無受爾
汝何施不可取人不知失其臧否比之穿踰之類者孟子
曰人皆不忍至是皆穿踰之類也者孟子言人皆有所憫隱
而不忍如能推之所不忍於其所忍者仁人也以其所愛及
其所不愛仁之為道如是也人皆有所不喜為謂貧賤也如

能推之所不喜為而達之於所喜為謂富貴也是為有義之
人也人能充大不欲害人之而為仁則仁道於是乎備故
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大其無穿踰姦利之心以為義則義於
是乎盡故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大其不受人爾汝之實是
不為人所輕賤故無所行而不為義者也言所為皆可以為
義矣蓋惻隱有不忍者仁之端也羞惡有不為者義也但能
充而大之則為仁義矣人之為士於尊貴者未可與言而與
之言是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以其失之諂也亦可以與之言
而不與之言是以不言取之也是失人以其失之諂也亦可以與之言
之敖也如此者是皆為穿牆踰屋趨姦利之類也 孟子曰

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

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言近指遠近言正
心遠可以事天也

守約施博約守仁義大可以施德於天下也二者可謂善言
善道也正心守仁皆在曾臆吐口而言之四體不與焉故曰
不下帶而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身正物正
天下平矣 人

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

自任者輕

芸治也田以喻身舍身不治而欲
責人治是求人大重自任太輕也

疏

孟子曰

者輕正義曰此章言道之善以心為原當求諸己而責於人
君子尤之況以妄芸言失務者也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至
所以自任者輕孟子言辭之近而指意已遠者乃為善言者
也所守簡約而所施博大者乃為善道○君子之言也不下
帶而道存焉是所謂言近而指遠也是孟子自解其旨也以
其君子於其言也皆在曾臆以其不遠於心而道存焉蓋帶
者所以服之近於人身也故取而喻之曰不下帶而道存抑
又見君子之言非特騰心說而已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
平是所謂守約而施博也是孟子又自解其旨也以其君子
之所守特在脩身而天下由是平矣是所謂正己而物正者
也且人病在舍其己之田而耕芸他人之田也是所求於人
者為重而所以自任其在己者太輕耳芸治也田所以喻人
之身也言人病在舍其己身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

武反之也

堯舜之體性自善者也殷湯周武反之
於身身安乃以施人謂加善於民也

動容

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人動作容儀周旋
中禮者盛德之至 哭死

而哀非爲生者也

死者有德 哭者哀也

經德不回非以干祿

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經行也體德之人行其節 操自不回邪非以求祿位

也庸言必信非必欲以正 行爲名也性不忍欺人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君子順性蹈德行其法度天 壽在天行命以待之而已矣

疏孟子至而已矣。正義曰

中不惑禍福脩身俟終堯舜之盛湯武之隆不是過也孟子 曰至於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者孟子言堯舜之體性自

然善也湯王武王反之於身身安乃以施人謂加善於人而 反之者也一則體性之自然一則反之於身身安乃以施人

無非是禮也故動容周旋中禮者是爲盛之至也至者以其 盛德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蓋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是

爲動容中禮也是孟子自解之旨也言哭其死而哀之者非 爲其生者也以其動容中禮德性然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

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是謂周旋中禮者也是孟子自解 之旨也言經德不回邪非欲干求爵祿而然也以其周旋中

禮德行然也言語必以正非欲以正行爲名故然也亦以周 旋中禮德言如是也君子者順性蹈德行其禮法脩身以俟

命而已然則堯舜禹湯爲 盛德之至亦不是過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

視其巍巍然

大人謂當時之尊貴者也孟子言說大人 之法心當有以輕藐之勿敢視之巍巍富

貴若此而不畏之則心 舒意展言語得盡而已

堂高數仞椽題數尺我得志

弗爲也

仞八尺也椽題屋雷也堂高數仞椽題數尺奢太 之室使我得志不居此堂也大屋無尺丈之限故

言數 仞也

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

味之饌食列於前方一丈 侍妾衆多至數百人也

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干

乘我得志弗爲也

般大也大作樂而飲酒驅騁 田獵後車干乘般于遊田也

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

彼哉

在彼貴者驕佚之事我所恥爲也在我所行皆古聖 人所制之法謂恭儉也我心何爲當畏彼人乎哉

疏

孟子至彼哉。正義曰此章言富貴而驕自遺咎。茅茨 采椽聖堯表也以賤說貴懼有蕩心心謂彼陋以寧我

神故以所不為之寶玩者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至吾
何畏彼哉者孟子言說當時之尊貴為之大人者當輕藐之
勿視其巍巍然尊貴而畏之也以其如是則心意舒展得盡
其言也又言堂高數仞而尺也至雷高數尺是為奢汰之
室也如我之得志於行道不為此室也食之前有方丈之廣
以極五味之饌而列之又有所侍之妾至數百人之衆如我
得志於行道亦不為之也大作樂而飲酒驅騁田獵有後車
千乘之多如我得志於行道亦不為之也以其在彼驕貴之
事者皆於我所恥而不為之也在我所行之事又皆是古聖
王之制度者也是皆恭儉而有禮也如是則於我何有畏於
彼之富貴乎哉是以說大人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
則藐之而勿視其巍巍然也

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養治也寡少也

欲利欲也雖有少欲而亡者謂遭橫暴若單豹臥深山而遇飢虎之類也然亦寡矣

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謂貪而不亡蒙先人德業若晉國樂曆之類也然亦少矣不存者

疏 孟子至寡矣。正義曰此章言清淨寡慾德之高者畜聚積實穢行之下廉者招福濁者速禍雖有不然

蓋非常道是以正路不可不由也孟子曰至雖有不存焉者
寡矣者孟子言此以教時人養心之術也言人之治其心莫
善於少欲也其為人也少欲則不為外物之汨喪雖有遭橫
暴而亡者蓋亦百無二三也然而未必全無也以其少也是
如單豹為人少欲獨隱處於深山而臥乃遭遇於飢虎而亡
之是也其為人也多欲則常於外物之所汨喪雖間有不亡
其德業於身者蓋亦百無二三也然而未必多有者焉以其
亦少也是如樂驥為人多貪乃為卿於晉國者是也荀子云
養心莫善於誠蓋亦與此孟子同其旨也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

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
羊棗棗名也曾子以

父嗜羊棗父沒之後唯念其親不復食羊棗故身不忍食也公孫丑怪之故問羊棗與膾炙孰美也

孟子曰

膾炙哉
言膾炙固美也

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

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

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孟子言膾炙雖美人所同

嗜獨曾子父嗜羊棗耳故曾子不忍食也譬如諱
君父之名不諱其姓與族同之名所獨也故諱
獨也。正義曰此章言曾參至孝思親異心羊棗之感終身
不嘗孟子嘉之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
曰膾炙與羊棗孰美者曾皙曾子父也曾皙為人專好羊棗
羊棗棗名也曾皙既沒而曾子常思念其親而不忍食羊棗
公孫丑怪之乃問孟子以謂膾炙與羊棗此二味孰為美孟
子曰膾炙哉言膾炙固美於羊棗也而羊棗何可比於膾炙
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公孫丑又
問孟子曰如是則曾子何為獨食於膾炙而不忍食羊棗曰
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孟子又答之曰膾炙雖美人所同好者也羊棗獨曾子好之
故曾子所以思念之而不忍食也譬如君父之名不諱其姓
者以其姓為族之所同名為君父之所獨故諱之也。注羊
棗棗名也正義曰蓋棗與棗一物也然而有二名是棗小而
棗大棗酸而棗甘耳云羊棗則羊棗之為大棗甘者也其類
則棗棗之屬也曾皙者曾子父也案史記弟子傳曰曾葢音
點字皆是也孔傳云曾參父名點。注上章稱曰豈有非義
而曾子言之者。正義曰此謂公孫丑疑曾子為非義而乃
不知膾炙所同羊棗之所獨而曾子之心言之是或一於孝

道故云
然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
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

之狂士
孔子在陳不遇賢人上下無所交蓋歎息思歸欲
見其鄉黨之士也簡大也狂者進取大道而不得

其正者也不忘其初孔子思故舊也周禮五黨為州五州為
鄉故曰吾黨之士也萬章怪孔子何為思魯之狂士者也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
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

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中道中正之大道也狂者能進
取狷者能不為不善時無中道

之人以狂狷次
善者故思之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曰人行
何如斯則可

謂之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孟子言人行如此三人者孔子謂之狂也琴張子張也子張
之為人踴躍譎詭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稱狂也又

善鼓琴號曰琴張曾皙曾參父也牧何以謂之狂也萬

皮行與二人同皆事孔子學者也問何以謂此人為狂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

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嚶嚶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夷平也考察

其行不能掩覆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絜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屑絜也不絜污穢也既不能得狂者欲得

有介之人能恥賤惡行不絜者則孔子曰過我門而不

可與言矣是獯人次於狂者也人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

也憾恨也人過孔子之門不入則孔子恨之獨鄉原不入者無恨心耳以其鄉原賊德故也曰何如

斯可謂之鄉原矣萬章問鄉原之惡如何曰何以是嚶嚶也

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

為踴踴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闢

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孟子言鄉原之人言何以嚶

則亦稱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踴踴涼涼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也鄉原者外欲慕古之人而其心曰古之人何為空

自踴踴涼涼而生於今之世無所用之乎以為生斯世但當取為人所善善人則可矣其實但為合眾之行媚愛也故闢

然大見愛於世也若然者謂之鄉原也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

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萬子即萬章也孟子

錄之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子男子之通稱也美之者欲以責之也萬子言人皆以為原善所至亦謂之善

人若是孔子以為賊德何為也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

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絜眾皆

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

之賊也

孟子言鄉原之人能匿蔽其惡非之無可舉者刺之無可刺者志同於流俗之人行合於汚亂之世

為人謀居其身若似忠信行其身若似廉潔為行矣眾皆悅美之其人自以所行為是而無仁義之實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無德而人以爲有德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

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

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

原恐其亂德也

似真而非真者孔子之所惡也莠之莖葉似苗佞人詐飾似有義者利口辯辭

似若有信鄭聲淫人之聽似若美樂紫色似朱赤也鄉原惑眾似有德者此六似者孔子之所惡也君子

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

矣

經常也反歸也君子治國家歸於常經謂以仁義禮智道化之則眾民興起而家給人足矣倉廩實而知禮節

安有爲邪疏萬章曰至斯無邪慝矣。正義曰此章言士惡之行也疏行有科人有等級中道爲上狂狷不合似是

而非色厲內荏鄉原之惡聖人所甚反經身行民化於己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之謂也萬章問曰孔子在陳至何思魯之狂士者萬章問曰孔子在陳國有尼不遇賢人上下無有交者乃歎曰盍歸乎來言我黨之爲士進取於大道而不得其在中道者也亦以不忘其初而思故舊也故問之孟子謂孔子在陳國何爲而思魯國之狂士者也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至故思其次也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者而取與之必也思其狂狷者乎狂者以其但進取於大道而不知退宿於中道狷者有所不敢爲但守節無所爲而應進退者也孔子豈不欲中道者而與之哉不可必得中道之人故思念其次於中道者爲狂狷者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萬章又問孟子曰人行當何如則斯可謂之狂矣曰琴張曾皙牧皮三人者孔子謂爲狂者也蓋論語嘗謂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琴張曾皙牧皮三者皆學於孔子進取於道而躐等者也是謂古之狂者也琴張曰君子不爲利疚我曾皙風乎舞雩詠而歸是皆有志於學亦志於仕以爲進取者也牧皮經傳並無所見大抵皆學孔子而行有同於曾皙琴張二人耳此孟子所以皆謂之狂士何以謂之狂也萬章又問何以謂此三人爲之狂士也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

至鄉原德之賊也者孟子又荅之曰其志嚶嚶然大言乃曰
古之人古之人及考驗其所行之行而未始掩覆其言焉是
言過於行爲之狂者也孔子思與狂者又不可而必得之欲
得有介之人能恥賤汚行不絜者而與之是爲狷者也是又
次於狂者也孔子有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以恨之者
其唯獨於鄉原之徒也鄉原者以其爲賊害於德者也然則
孔子如以自非鄉原而過其門而不入室者是則恨之矣此
亦見孔子自非鄉原之徒者無不與之也所以思於中道而
不可得則思其狂狷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萬章又問何
如則謂之鄉原者矣曰何以是嚶嚶也至是鄉原也孟子又
荅之曰鄉原之人其言何以是嚶嚶然若有大也以其言不
顧於行行又不顧於言則亦稱之曰古之人古之人所行之
行何爲踴踴涼涼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也是言鄉原之人
外欲慕古之人而其心乃曰古之人何爲空自踴踴涼涼而
生於今之世無所用之乎以爲生斯世也但當取爲人所善
則可矣故闡然大見媚愛之於世也者是則謂之鄉原者矣
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至何哉者萬章不解孟子之意故
問之曰如爲一鄉皆稱原人焉至何哉者萬章不解孟子之意故
孔子乃以爲有賊害於德是爲德之賊者何爲者哉曰非之
無舉也至斯無邪慝者孟子又荅之曰言鄉原之人能掩蔽

其惡使人欲非謗之則無可而非者使人欲譏刺之則無可
爲譏刺者其志則有同乎流俗之人所行又合於汚亂之世
居其身則若有忠信而實非忠信也行其身若有廉絜而實
非廉絜也衆人皆悅美之而自以爲是而無其實故不與入
堯舜之正道者也是無德而爲有德故謂之爲德之賊者也
孔子有曰惡有似真而非真者惡莠之莖葉秀茂者以其似
苗也惡利口辯辭者以其似信也惡紫之間色也惡鄭聲之
淫哇以其似美樂也惡亂於雅樂也惡紫之間色也惡鄭聲之
朱恐其有亂於朱者也惡鄉原之惑衆也以其似有德恐其有
亂於德者也凡此六者孔子所以惡之以其似是而非者也
君子者乃歸其常經而已矣云經者則義信德是也如佞口
鄉原者是不經也唯君子則反經而已矣君子去其不經以
反復乎經則其經斯適於正而不他故義以立而不爲佞亂
信以立而不爲利口亂德以立而不爲鄉原亂此庶民所以
興行又不爲兩疑之惑矣庶民既以興行斯無邪慝之行也
○注周禮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故曰吾黨之士也○正義曰
案論語云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
不知所以裁之今云周禮五黨而解其文蓋亦不案此論語
而有誤也誠如周禮五黨言之則論語何以云吾黨蓋不當

引此為證所謂黨者蓋五百家為之黨是其旨也。○注孟子言至學者也。正義曰子張之為人踴躍譎詐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者案家語有衛人琴牢字張則此與左傳所謂琴張者琴牢而已非所謂子張善鼓琴也。趙注引為顛孫師亦未審何據而琴張曰師張曰曾皙曾參之父蓋言於前矣。牧皮者未詳。○注似真而非至孔子所惡也。正義曰案論語云惡紫之奪朱惡鄭聲之亂雅樂惡利口之覆邦家其序與此不同者蓋孟子以亂義不及亂信亂信不及亂德其所主三者而已。苗莠朱紫聲樂所託以為喻者也是所以為異者也。○注色厲內荏至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者。○正義曰此蓋本論語。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

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言五百歲聖人一出

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天道之常也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歲故言有餘歲也。見而知之謂輔佐也。通於大賢次聖者亦得與在其間親見聖人之道而佐行之言易也。聞而知之者聖人相去卓遠數百歲之間變故衆多踰聞前聖所行追而遵之以致其道言難也。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

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伊尹摯也萊朱亦湯賢臣也一曰仲虺是也春

秋傳曰仲虺居薛為湯左相是則伊尹為右相故二人等德也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

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

聞而知之

太公望呂尚也號曰師尚父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尚有勇謀而為將散宜生有文德而

為相故以相配而言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

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

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至今者至今之世當孟子時也

聖人之間必有大賢名世者百有餘年適可以出未為遠而無有也。鄒魯相近傳曰魯擊柝聞於鄰近之甚也。言已足以識孔子之道能奉而行之既不遭值聖人若伊尹呂望之為輔佐猶可應備名世如傳說之中出於殷高宗也。然而世謂之無有此乃天不欲使我行道也。故重言之知天意之審也。言則亦者非實無有也則亦當使為無有也乎爾者歎而不

怨之疏孟子曰至無有乎爾。正義曰此章言天地剖判辭也。開元更始三皇以來人倫攸敘弘析道德莫貴聖人聖人不出名世承間雖有斯限蓋有遇不遇焉。是以仲尼至獲麟而止筆。孟子亦有乎爾。終於篇章者也。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至由湯至於文王，又由文王至於孔子，又至由孔子而至於今，止無有乎爾者。此孟子欲歸道於已故歷言其世代也。言自堯舜二帝至於商湯，其年數有五百餘載矣。如禹、皋陶、為堯、舜之臣，則親見而知堯舜聖人之大道而佐行之也。如湯王之去堯、舜之世，則相去有數百歲之遠，則但聞其二帝所行之道，遵而行之者也。又自商湯逮至文王，周時又有五百餘歲，如伊尹、萊朱二者，俱為湯之賢臣，則親見而知湯所行之道，而輔佐之者也。如文王之去湯，世則相去有數百歲之遠，則但聞其湯所行之道，而遵之者也。以自文王之世，至於孔子之時，又有五百餘載，如太公望、散宜生二者，為文王之臣，則親見而知文王所行之道，而輔佐之者也。如孔子之去文王，世則相去亦有數百歲之遠，則但聞其文王之道，而遵之者也。但聞其文王之道，而遵之者，亦以自文王之道，而遵之者也。故自孔子以來，逮至於今，但百有餘歲，以其去孔子之世，如此之未遠，自鄒國至于魯國，其地相去如此之甚，近然而猶可應備名世，如傳說之中，出於高宗也。然而世之以謂無有此名世，而出於間者，乃天不欲使我行。

道也。故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矣。此所以欲歸於已而歷舉世代而言之也。注伊尹至于等德也。正義曰史記云伊尹名華，號為阿衡也。為湯之相，萊朱亦湯賢臣。一日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為湯左相者，蓋魯定公元年左丘明之文也。杜預云仲虺，奚仲之後也。注太公望散宜生。正義曰太公望於前詳言之矣，散宜生在焉，散姓，宜生名曰子有，亂臣十人，馬融云十人而散宜生在焉，散姓，宜生名也。注至今者，至而無有也。正義曰云魯擊柝聞於邾者，按魯哀公七年公伐邾之文也。亦於敘言之詳矣。云傳說出殷高宗者，亦言於前篇矣。然而仲尼作春秋必至獲麟而止者也。孟子亦必止於前篇矣。然而仲尼作春秋必至獲麟而止也。聖王之嘉瑞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不與感嘉也。聖王之嘉瑞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不與感嘉也。瑞之無應，故春秋脩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孟子之書終於是言者，蓋亦憫聖道不明于世，歷三皇已來，推以世代之書，終於是言者，蓋亦憫聖道不明述仲尼之意，而作此七篇，遂以無有乎爾，然亦有遇不遇焉。故終於篇章之末，蓋亦深歎而不怨之云爾。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四下

孟子注疏卷十四

十三

盧氏
同同

而精嘉善三又處
用而謹繕藏中精

南昌縣知縣陳煦榮

孟子注疏卷十四下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欄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欄作蘭足利本作闌下入欄同音義出蘭字云與欄字同案蘭者假借字欄者俗字闌者正字也

又復從而非之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非作罪

章指言驅邪反正正斯可矣來者不綏追其前罪君子甚之以為過也

廝養之役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廝作斯音義出廝養云廝養同廝則分崩不振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宋本廖本無則字

章指言原心量力政之善者絲役並興以致離殍養民輕斂君之道也

居不離散

闕監

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居作

章指言實此三者以為國珍寶於珍

孔本韓本考文引古本作爭玩以

殃其身諸侯如茲永無患也

章指言小知自私藏怨之府大雅先人福之所聚勞謙終

吉君子道也

若是乎從者之慶也

闕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慶作慶音義出慶字云或作慶

扉屨也

十行本模糊闕監毛三本如此宋本孔本韓本屏作屏音義出屏字作屏音誤

自知問之過也

闕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無也字

夫子之設科也

闕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廖本孔本韓本子作子案注云夫我設教授之科為疏亦云夫

我之設科以教人則作子是也予子蓋字形相涉而譌

來者不拒

闕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宋九經本宋本岳本咸淳衛州本廖本拒作距

亦不拒逆

闕監毛三本韓本同廖本考文古本拒作距孔本拒逆作逆拒

君子不保其異心也

闕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

殆非為是來

闕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有言字

謙以益之而已

闕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謙以答之

章指言教誨之道受之如海百川移流不得有拒

考文引古本作

距雖獨竊屨非已所絕順答小人小人自咎所謂造次必

於是也

人能充無穿窬之心

闕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廖本孔本韓本窬作踰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

各本同廖本汝作女

人所爾汝者也

閩本孔本韓本同監毛二本汝作女毛本下爾汝亦作女

而以自行所至

閩監毛三本自作有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有作自

是以言飾之也

音義云本亦作飾。按韻書無飾字而趙注與方言正合則為飾字之誤無疑也

章指言善恕行義充大其美無受爾汝何施不可取人不

知失其臧否比之穿踰善亦遠矣

孟子曰人皆不忍

閩監毛三本皆下有有所二字

以其失之以也

閩本下以改敖監毛二本與閩本同

而道存焉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四字

自任太輕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無也字

章指言言道之善以心為原當求諸己而責於人君子尤

之況以妄芸言失務也

乃為善言者也

閩本同監毛二本刪者字

乃為善道○君子之言也

閩監毛三本○作也字

以其君子於其言也

閩本同監毛二本無上其字

非特騰心說而已

補監毛本心作口是也

盛德之至

各本同孔本下有也字

行命以待之而已矣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待命而已矣

章指言君子之行動合禮中不惑禍福修身俟終堯舜之

盛湯武之隆不是過也

是為盛之至也

閩監毛三本盛下有德字

勿視其巍巍然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巍作魏音義出魏魏丁云當作巍是經文本作魏作巍非也。按依說文本無二字

謂當時之尊貴者也岳本及各本同宋本無謂字

說大人之法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說下有此字

言語得盡而已閩監毛三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而已二字

堂高數仞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堂高作高堂

椽題數尺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椽題作振屋

奢太之室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太作汰考文古本作大

大屋無尺丈之限廖本孔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韓本屋作室

後車千乘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後作從

章指言富貴而驕自遺咎也茅茨采椽聖堯表也以賤說貴懼有蕩心心謂彼陋以寧我神故以所不為為之寶玩也

自遺咎補案咎下依章指有也字

利欲也各本同廖本利欲作欲利

若晉國樂蠶之類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晉字

不存者眾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章指言清靜孔本韓本作淨寡欲德之高者畜聚積實穢行之下

廉者招福濁者速禍雖有不然蓋非常道是以正路不可不由也

孟子至寡矣

閩監二本同毛本子下有曰字

孟子曰至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監毛本同案不字衍

故問羊棗與膾炙孰美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孰字在與字之上韓本無也字

本無也字

故諱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之也二字

章指言情理

宋本孔本韓本相扶以禮制情人所同然禮考文古本作禮

則不禁會參至孝思親異心羊棗之感終身不嘗孟子嘉

焉故上章稱曰豈有非義而曾子言之者也

獨曾子好之

閩監毛三本子改哲

譬如君父之名

閩監毛三本如下增諱字

善黨之小子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小子作士

孔子在陳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在作尼

思魯之狂士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狷者有所不為也

各本狷作猥案音義出狂猥云與狷同則經注並當作猥作狷者誤

能恥賤惡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惡作汗

以其鄉原賊德故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無鄉原二字

萬章問鄉原之惡如何

廖本孔本韓本如作云閩監毛三本如何作何如

言何以嚶嚶若有大志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以下有是字

萬子曰

按朱注本作萬章誤

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韓本脫此八字

莠之莖葉似苗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無之

色似朱朱赤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少一朱字

孔子之所惡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

歸於常經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

章指言士行有科人有等級申道為上狂獇不合似是而

非色厲內荏鄉原之惡聖人所甚反經身行民化於己子

率而

足利本作以

正孰敢不正也

如佞口鄉原者

閩監毛三本口上有利字

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音義陸本作然而無乎爾則亦有乎爾

非實無有也

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有誤者

